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校園性侵受害者受創與處置：「體制背叛」觀點分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6-2629-H-002-001-
執行期間：106年08月01日至10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主持人：王麗容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黃冠儒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劉炳勳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莊政一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15 日

中文摘要：本研究採取「體制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的結構性觀點，探討校園性侵害的現況以及校園體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一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644名大專院校學生，發現其中有34名(5.5%)有性侵害受害經驗，而性侵害造成受害者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以及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在求助行為方面，70%的受害者曾尋求非正式協助，23%曾向正式管道求助，20%從未揭露此經驗。若未來發生性侵害事件，其中女性、性侵受害者未來較不願向校方求助，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缺乏知識或是信心者也更不願向校方求助。研究二則是針對有性侵害或猥褻受害經驗的大學生進行訪談，我們發現性侵害的創傷隨著案件類型與時間不斷變化，而適當的社會支持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對校內性平體制缺乏信心與知識是造成受害者不願向校方求助的主要原因。最後，將討論本研究在理論上與實務上的貢獻，以及校園體制如何對於發生大學生身上的性暴力事件負起「體制責任」。

中文關鍵詞：體制性背叛、校園性侵害、求助行為、性別平等、性平事件

英文摘要：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and help-seeking behavior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from an institutional betrayal perspective. In the first study, 644 present or former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leted an online survey and 34 (5.5%) reported experiencing sexual assault after they entered the university. Compared to non-survivors, survivors of sexual assault reported mor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moderate level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mong the survivors, only 23% had formally reported their cases, 70% had sought help from informal resources, and 20% had never disclose their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female, survivors, and those who have less knowledge and/or confidence (regarding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future victimization to the school agency. In the second study, survivors of rape and indecent assault were interviewed and we found that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the assault were ever-changing and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s (e.g., type of the assault). Importantly, lacks of knowledge and trust of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prevented survivors from reporting their cases to the university. Final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regarding campus sexual assault are discussed.

英文關鍵詞：Institutional betrayal, Campus sexual assault, Help-seeking behaviors, Gender equity, Gender violence cases

校園性侵受害者受創與處置：「體制背叛」觀點分析

(結案報告)

-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王麗容教授

目錄

第一章 研究背景	III
一、國內校園性侵害事件的省思	1
二、國外校園人身安全調查之借鏡	2
三、研究目的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	5
一、校園性侵害盛行率、類型與心理影響	5
二、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行為	8
三、校園性平體制的影響：體制背叛理論觀點	10
四、我國現行性平法制之分析	16
五、文獻回顧小結與本次研究	19
第三章 研究一：研究方法	21
一、研究參與者	21
二、研究測量工具	23
三、研究流程	25
第四章 研究一：研究結果	26
一、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心理影響	28
二、校園性侵害的求助意願	33
三、性平體制知識、體制信心與使用意願	37
四、校園體制背叛的類型及其影響	44
第五章 研究二：研究方法	49
一、研究參與者	49

二、研究流程.....	49
第六章 研究二：研究結果	52
一、隨著脈絡與時間變化的性暴力創傷.....	52
二、揭露受害經驗的決策過程與他人的反應.....	56
三、校園性平體制的知識與信心的缺乏.....	62
第七章 研究討論及政策建議	67
一、結果摘要及討論.....	67
二、政策建議.....	71
參考資料.....	74
附錄一 研究一：問卷內容	79
附錄二 研究二：訪談大綱	92
附錄三 研究二：訪談逐字稿	93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取「體制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的結構性觀點，探討校園性侵害的現況以及校園體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一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 644 名大專院校學生，發現其中有 34 名 (5.5%) 有性侵害受害經驗，而性侵害造成受害者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以及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在求助行為方面，70% 的受害者曾尋求非正式協助，23% 曾向正式管道求助，20% 從未揭露此經驗。若未來發生性侵害事件，其中女性、性侵受害者未來較不願向校方求助，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缺乏知識或是信心者也更不願向校方求助。研究二則是針對有性侵害或猥褻受害經驗的大學生進行訪談，我們發現性侵害的創傷隨著案件類型與時間不斷變化，而適當的社會支持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對校內性平體制缺乏信心與知識是造成受害者不願向校方求助的主要原因。最後，將討論本研究在理論上與實務上的貢獻，以及校園體制如何對於發生大學生身上的性暴力事件負起「體制責任」。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and help-seeking behavior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from an institutional betrayal perspective. In the first study, 644 present or former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leted an online survey and 34 (5.5%) reported experiencing sexual assault after they entered the university. Compared to non-survivors, survivors of sexual assault reported mor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moderate level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mong the survivors, only 23% had formally reported their cases, 70% had sought help from informal resources, and 20% had never disclose their experiences. In additional, female, survivors, and those who have less knowledge and/or confidence (regarding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future victimization to the school agency. In the second study, survivors of rape and indecent assault were interviewed and we found that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the assault were ever-changing and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s (e.g., type of the assault). Importantly, lacks of knowledge and trust of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prevented survivors from reporting their cases to the university. Final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regarding campus sexual assault are discussed.

第一章 研究背景

本計劃為國內少數針對大學校園性暴力處理機制的全國性研究。本研究採取「體制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的結構性觀點，試圖捕捉性暴力受害者個人層次與校園體制之間的交互影響，探討校園體制對於校園性暴力事件的不作為或是不當作為對於個人心理症狀以及求助意願的影響，並針對如何建構更完善的性平事件處理機制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一、國內校園性侵害事件的省思

2016年，輔仁大學一名性侵害受害者友人在網路上發文，指控系上師長私下成立性平體制外的工作小組，試圖掩蓋同系學生間性侵害事件，並且在輔導的過程否定受害者經驗、許多不當言詞造成受害者二度傷害。其後，該名師長認為受害者與友人的指控不實，多次在網路、公眾媒體與系上討論會中，公開反駁指控甚至指責受害者、公開討論性侵害事件內容。直到事件逐漸受到輿論關注，輔大校方與教育部也啟動調查，先後免除該系系主任職務以及該名師長的行政職務，並持續進行調查與究責。本研究初步了解，大概有三大結構性的問題影響受害者的協助過程之基本權益：

(一)校內性平機制啟動的「應作為卻不作為」：針對上述事件，有些研究者認為該事件的主因是校方與系所並沒有及時啟動性平機制，而該系成立的「工作小組」定位不明，違反我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中輔導與調查小組應獨立的規定。也就是他們沒有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很顯然這是校園的處理機制的結構性問題。而事件爆發之後，有重要師長介入處理的言論，顯然有違專業倫理，這又是另一種體制上的傷害，造成受害同學的二度傷害(張娟芬，2016)。像這樣的事件，從專業協助觀點或是受害者人權觀點，應提升到整個性平法制的結構性問題。

(二) 性平法制實踐「洽適作為卻不當作為」：根據上述工作小組的說法，當初成立小組是因為事件雙方為同系同學，他／她們認為一旦啟動性平機制之後，重點多放在事實性的調查，可能會變成雙方對峙、人際關係的撕裂，系方想要在這個體制之外「多做一點」（林揚軼，2016）。也就是說，這個工作小組的成立是因為師長認為校園性平體制有所不足或者「做得不夠多」；針對這個事件，公民團體也曾發表聲明表示不應當作個案看待，而是應該全面檢討現行校園性平法制在實務場域的實踐與問題（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2016）。

(三) 校園實務工作者之「非故意之二度傷害作為」：相關論著也指出校園內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在處理校園性平事件時，常會遇到了一些困難與矛盾（陳靜玉，2014）。我們若從受害者的觀點出發，也可以發現儘管校園內實務工作者所提供的協助，不一定能夠滿足受害者的需求。很多時候，這些體制對於個人的二度傷害，可能並非來自體制的惡意，而是源自於對受害者需求的不理解與不重視。例如儘管師長想要為受害者「多做一點」，但受害者與友人感受到的卻是工作小組與師長主導整個處理程序，試圖掩蓋醜聞、維護系所的名譽，系所的集體利益似乎優先於個人的經驗與心理壓力，工作小組結束之後受害者的傷痛似乎並沒有得到改善（Zhu Boming，2016）。

由此可見，我們在處理校園的性別平等事件或是性侵事件，必須先了解受害者在求助過程中的認知與感受，同時也必須進一步了解這些「不當作為」或是「不作為」的體制上的問題，對於受害者的心理調適與身心復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二、國外校園人身安全調查之借鏡

這類大專院校對於校園性侵害受害者的處置狀況，並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美國政府近年來極重視校園性侵害的問題，而對於校園氣氛調查（campus climate survey）的重視就是其

中一個例子。近期幾個大規模校園事件調查也發現，許多校園體制並不能有效的處理性暴力的議題以及保障受害者的復原與人身安全。

（一）大學校園性侵之預防與保護性機制之不足：2014 年美國參議院委員會贊助的全國性研究指出，在所調查的 440 個高教機構中，出現兩大問題：首先，多數學校沒有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通報與處理校園性侵害事件。其次，多數學校未能提供受害者足夠的資源或各方面的協助，其中包含沒有提供受害者足夠的服務、相關人員缺乏訓練與知識等。因此該報告建議，高等教育必須嚴正地面對全國校園對於性暴力事件處置方式不理想的問題，並儘快提出適當的制度上與體制上的檢視與改善（*Sexual Violence on Campus*，2014）。

（二）大學校園應該對性暴力議題負起「體制責任」：有鑑於校園對於性暴力事件的處理並不理想，美國白宮於 2014 年發表了一份國家級的報告，強調針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校園氣氛調查」以及預防宣導措施的重要性，指出大學本身必須對校園性侵害事件的處置負起責任（*Not Alone*，2014）。不論是在台灣或美國校園性侵害的問題，幾乎都開始敏於結構性的校園處理機制的討論。在台灣，從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制訂至今經過了十多個的年頭，許多實務上問題也漸漸浮上檯面，為了讓大專院校對於校園內的事件有所警覺並負起適當的「體制責任」，當前針對此議題進行研究是十分迫切且必要的。

三、研究目的

從國內性平事件的結構性缺失以及國外對於性平事件「體制責任」的重視，本計劃希望了解我國校園性侵害的現況，也希望從校園性侵害受害者的觀點出發，探討她／他們在對校園內求助管道的認知與感受，並進一步探討校園內管道的求助經驗對受害者產生的影響，是否隱藏了體制背叛的問題，以及這些體制背叛狀況對受害者的傷害之情形。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在於：

- 從人身安全觀點，了解我國校園性侵害事件的盛行率
- 從結構性觀點，檢視校園性侵害的處置機制和處置氛圍之「體制背叛」狀況
- 從受害者觀點，了解校園體制背叛對於被害者的創傷之影響。

本研究希望在學術上能夠提供理解影響性侵害受害者身心調適的體制性觀點之檢視；在實務上，也希望針對校園性暴力的法治與作業流程上，提供若干以受害者需求出發的實務與修法建議。研究一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了解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侵害的盛行率、負面心理影響、求助意願，以及對校園體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二則是針對有性侵害或猥褻受害經驗的大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其願意求助或不求助的原因，以及對於校園體制的認知以及改善的建議。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

以下將從四個部分回顧文獻及討論相關的理論架構。首先，我們會先回顧國內外對於校園性侵害盛行率、類型與心理影響的文獻。其次，我們會討論性侵害受害者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求助行為，以及其中的影響因素。再者，我們討論如何用生態系統理論以及體制背叛觀點討論校園性平體制對受害者的影響。最後，我們會回顧國內現行的性別平等法制以及其中的困境與問題點。

一、校園性侵害盛行率、類型與心理影響

(一) 校園性侵害事件的普遍性

國外研究指出，大專院校的肢體脅迫型的性侵害（forcible rape）盛行率約 0.7% 到 8.6%，而受害者喪失意識的性侵害（incapacitated rape）則 1.8% 到 14.2%（Fedina, Holmes, & Backes, 2016），如果考慮猥褻行為在內的非自願性經驗（unwanted sexual experiences）則通常有高於 20% 的盛行率（Fedina、Holmes & Backes, 2016），可見在國外性侵害在大學校園是個普遍的問題。國內並沒有直接針對大學生的性侵害盛行率進行的研究，但王麗容、陳芬苓、王雲東（2012）針對所有年齡層的受試者全國性調查，也發現約有 1.0% 的人有性侵既遂、3.2% 有性侵未遂的經驗，而成年前期比起其他年紀更容易成為暴力受害者，因此很可能台灣的校園性侵害也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由於過去研究的缺乏，本研究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了解台灣大專院校性侵害的現況。

(二) 校園性侵害事件的類型

過去實徵研究對於校園性侵害的定義常常並非法律上的定義，而是研究者為了瞭解此現象所訂定的學理上定義。舉例而言，Krebs、Lindquist、Warner、Fisher 和 Martin（2007）為美國司法部所進行的校園性侵害調查的將性侵害分成兩大類：（1）「肢體脅迫型的性侵害」：

在加害者強迫或威脅下所產生的性侵害行為，受害者在事發當下有知覺意識。(2)「失去意識型的性侵害」：加害者利用受害者倂有部分或是不具意識的情況下進行性侵害，此類型的性侵害又可細分成四類型：(a)「酒精或藥物引發性侵害」(alcohol and/or other drug-enabled sexual assault)：受害者主動飲酒或服用藥物後，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被性侵害。(b)「藥物促進性侵害」(drug-facilitated sexual assault)：指受害者在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服用藥物，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被性侵害。(c)「疑似藥物促進性侵害」(suspected drug-facilitated sexual assault)：指受害者疑似在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服用藥物，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被性侵害。(d)「其他失去意識之性侵害」(other incapacitated sexual assault)：指除了上述情況，受害者在失去意識或半睡眠的狀態下被性侵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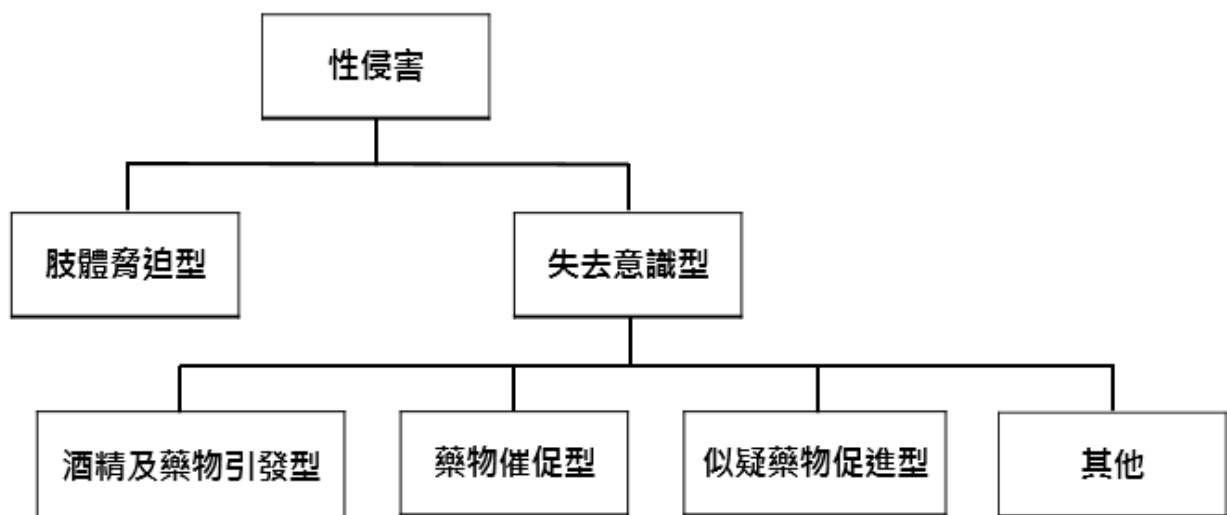


圖 2.1 不同類型的性侵害之示意圖

圖片說明：內容擷取與翻譯自 Krebs 等人 (2007)。

當然《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民法》都有明確規範性侵害定義，但是本研究經文獻檢視，這些「法治型」定義對於校園性侵害實務的運作、以及政策上修訂，不如上述「學術型」

或是「經驗型」定義之運用。上述的定義可以經由實證資料確認被害情境因子，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檢視和擬定預防性、教育性以及處置性校園性騷擾防治和處理策略的參考。

（三）性侵受害者受創的創傷程度極高

許多研究也指出的性侵害會造成嚴重負面的心理影響（如長期的憂鬱、焦慮或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藥物濫用的問題以及自殺的企圖（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Black et al., 2011）。同樣地，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暴力事件不只會造成受害者憂鬱、焦慮、創傷症狀，也可能會造成睡眠以及性方面的困擾（Smith & Freyd, 2013），也會造成受害者校園安全感的喪失（Rosenthal, Smith, & Freyd, 2016）。

除了事件本身事件後他人對於此事件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受害者的心理適應。Ahren（2006）深入訪談八位性侵害受害者，發現所有受訪者在揭露經驗後都曾身邊的人被責備，身邊的人提供的好意建議或支持也常常反而是幫倒忙。Peter-Hagene & Ullman（2014）針對1863名性侵害受害者進行問卷，利用社會反應問卷（Social Reactions Questionnaire）測量受害者揭露後所遭遇的48種正負向的反應；他們發現，負向社會反應（如：責備或汙名的言論）與不良的因應策略、PTSD症狀有中度正相關，而正向社會反應（如：情緒上的支持）除了與良好的個人或社會因應、覺知控制感有中度正相關，但也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相關。如同文後的生態系統的理论觀點提及，受害者的創傷可能不只是性侵害事件本身，不同層次的個人、體制和社會因素都影響受害者的傷害與復原的程度，其中涉及自我、他人、體制或是文化對於性侵害事件與受害者的反饋與看法（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本研究將以此系統性的觀點來理解性侵害對於受害者的負面心理影響。

二、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行為

性侵害犯罪一直以來被視為通報黑數極高的犯罪類型，主要可能有兩個層次的原因：在人際層次，受害者的受害經驗可能不願意向他人揭露自己的受害經驗，因為各種內外在此的考量而不願意讓他人知道（或是只讓少數的人知道）。在體制層次，受害者可能不想讓這個案件走進法律系統，或是對於體制沒有足夠的知識或是信心，可能跟專業人員或司法體系的性質或處置方式有關。McCart, Smith, & Sawyer (2010) 也發現性侵害與親密暴力是通報比例最低的犯罪類型，且只有在當加害人是陌生人、受害者覺知到較高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受害事件較嚴重時，受害者更容易報案。以下將從回顧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行為之相關研究，並提出可能影響求助行為的因素。

（一）性侵害受害者不願意向正式管道求助

受害者的求助行為大致可以分為「非正式揭露」（informal disclosure，向家人、朋友、配偶等尋求協助）以及「正式揭露」（formal disclosure，向醫院、警察、校方等機構尋求協助）。然而儘管性侵害造成如此嚴重的心理影響，正式求助的比例卻十分的低。過去研究發現，雖然部分的受害者會向身邊的人揭露受害經驗（「非正式揭露」），正式向校方或是警政機關通報（「正式揭露」）比例卻十分的低（Krebs et al., 2007；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4）。舉例而言，Krebs 等人（2016）的調查發現，有高於 60% 的性侵害受害者曾向家人或朋友揭露經驗，但僅有 12.5% 與 4.3% 的人正式向警方或校方求助或通報。在王麗容、陳芬苓、王雲東（2012）的全國性調查中也發現，64 位性侵害受害者中僅有 12 位（19.7%）曾尋求協助，其中 6 位曾向家人求助、5 位曾向朋友／同事求助、2 位曾向宗教團體、2 位警察單位、1 位曾向醫院、1 位曾向司法機構、1 位曾向學校單位求助。可見不管是在國內外性侵害受害者求助的比例都十分的低，造成很大的犯罪黑數。

(二) 造成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的原因

Cohn, Zinzow, Resnick, & Kilpatrick (2013) 整理出三大類受害者不願意通報意願的理由：

(1) 「怕被其他人知道」 (others knowing)：怕事件被家人或朋友知道，以及害怕他人的眼光與評價，因此確保受害者在通報程序中的保密性就十分重要，尤其在重視面子的台灣文化可能有更嚴重的影響。(2) 「自認不夠嚴重或不是性侵」 (non-acknowledgment)：不認為自己經驗夠嚴重或不算是性侵害，常常發生在失去意識型的性侵害。(3) 「對司法體系的知識或信心」 (criminal justice concern)：對司法系統的程序與過程的不瞭解，以及對於通報是否對自己有利感到不確定或不安。同樣地，Ceelen 等人 (2016) 針對 287 位荷蘭未通報者的性暴力受害者之特質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加害者是熟人、失去意識型的性侵害、事件傷害較小的事件的通報率較低。而在未通報的原因方面，許多人認為自己的事情不會被相信或是認真對待 (44.1%)、感到羞恥 (41.9%)、沒有足夠的證據 (37.1%)、認為警察不會或是無法有所作為 (36.7%)、可能會破壞自己現有的生活 (31.4%)。國內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王燦槐 (2015) 分析 195 位轉介到社福單位的少年性侵害受害者的資料，發現儘管性侵害是非告訴乃論，理論上進入社福單位通報率應該是 100%，社政人員仍可能會考量當事者的意願，通報率為 81.5%。他們將不願意通報的原因被歸類為五大類：證據力因素 (30.3%)、社會支持因素 (21.4%，尤其雙親離婚的被害人)、創傷因素 (21.4%)、關係因素 (16.0%，被害人想原諒加害人)、不覺得受害 (10%，尤其是男性)。從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性侵害犯罪的通報率很低，而在考慮是否進入法律程序的時候，除了會受到事件本身性質與強度的影響，也必須考慮受害者對於自己經驗的認知、是否願意讓身邊的人知道、以及對於司法系統的了解。

在校園性侵害方面，Spencer, Stith, Durtschi, & Toews (2017) 發現除了個人層次的因子之外 (如：與加害者的關係)，體制性的因子 (如：校園氛圍以及訓練課程) 也是預測大學生

選擇向校方求助意願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不能將受害者不願意通報歸咎為受害者個人問題，而是應該考慮校園體制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除了個人層次與體制層次的因子，本研究認為人際層次的因子也是影響受害者求助的因素。大學生受害者第一個揭露的對象常常是朋友或同學，對方的反應很可能會影響受害者的求助意願，身處同一個校園系統下的受害者與同學很可能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如果對方認為校園體制的效能不佳，很可能就不建議受害者向校方求助，集體的習得性無助可能會造成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的校園文化。因此，本研究除了測受試者本身的求助意願，也會了解他會不會建議身邊的人求助，探討是什麼因素造成個人不建議受害者向體制求助。

除了鼓勵受害者向正式管道求助，我們也必須謹慎考慮求助過程對於受害者所造成的影響。Dworkin & Schumacher (2016) 回顧性侵害受害者創傷的文獻指出，受害者是否求助於正式或非正式管道求助，未必能有效避免性暴力的負面心理影響，關鍵在於這些個人或機構所提供的協助是品質良好的。他們進一步指出，我們並不能一味鼓勵受害者求助，而沒有檢視這些求助管道的品質，負面的求助經驗很可能會加深受害者的創傷相關症狀。

三、校園性平體制的影響：體制背叛理論觀點

(一) 性侵害受害者之生態系統模型

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 提出生態學模型 (ecological model) 來理解性侵害對於受害者的負面心理影響。他們認為不只是性侵害事件本身，不同層次的個人、體制和社會因素都影響受害者的傷害與復原的程度 (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舉例而言，性侵害受害者在通報或揭露受到性侵害的經驗後，常常沒有覺得得到幫助，如果遭遇到對方的冷漠或不當對待（如：問出責備受害者的問題、否定受害者的經驗），反而會造成受害者更多的負面心理影響，形同二次傷害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或二度強暴 (secondary rape; Campbell

& Raja, 1999; Campbell, 2008)。這些負面求助經驗也可能會造成受害者不願談論自己的經驗，進而影響他們未來的求助意願 (Ahren, 2006)。Campbell、Dworkin 和 Cabral (2009) 統整過去的相關研究，主張應該用多層次的生態學模型 (Ecological model) 來理解性侵害對於受害者的負面影響。他們認為不只是性侵害事件本身，不同層次的個人和社會因素都影響受害者的傷害與復原的程度。由微觀到巨觀層次依序為：(1) 個體因素 (Individual factor) (2) 人際關係因素 (Microsystem factor) (3) 組織因素 (Meso/exosystem factor) (4) 社會文化因素 (Macrosystem factor) (5) 時間累積因素 (Chronosystem) 以及 (6) 自我責備 (Self-blame) 則是為跨層次的影響因子。以上因素的整理詳細內容請參照表 2.1 的整理。

表 2.1 性侵害受害者心理影響的生態學模型

可能的影響變項	
(1) 個體因素	受害者的類型 (年齡、種族、教育程度)、事件的類型 (與加害者的關係、有無酒精介入)、受害者因應策略、在事件中覺知到的威脅等。
(2) 人際關係因素	受害者在事件之後，周圍他人對於受害者的回應與對待方式，也就是經由非正式管道求助的經驗。
(3) 組織因素	受害者進入學校、醫療、司法系統等正式求助管道後，對於該組織的感受以及所得到的回應與對待方式，也就是在正式管道的求助經驗。
(4) 社會文化因素	受害者所處文化對於性侵害與性侵害受害者的看法，如：強暴迷思。
(5) 時間累積因素	受害者可能長期受到多次、不同種類的性暴力，進而影響其受害程度與復原歷程。
(6) 自我責備	上述五個層次都可能影響造成受害者自我責備的情形，而影響受害者的身心適應。

(二) 「體制背叛」觀點的理論架構

應用上述生態學模型，Smith & Freyd (2013, 2014) 提出「體制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 概念來理解體制與性侵受害者之間迂迴交纏的關係。他們主張，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可能因為原先所信賴或依賴的組織，對於自己受害事件的不作為、不當處置(或是機構本身就是加害者)而感受到被體制所「背叛」，因而讓暴力傷害事件的傷害更加急遽 (Smith & Freyd, 2013)。體制背叛之所以嚴重，是因為組織或代表組織的人未能回應受害者的信任，因此使得受害者對於現實失去控制感，進而產生二度傷害。實徵研究發現，經歷高體制背叛的性暴力受害有更嚴重解離與焦慮症狀 (Smith & Freyd, 2013)、創傷相關症狀 (Smith & Freyd, 2013; Smith、Cunningham, Freyd, 2016; Wright、Smith & Freyd, 2016) 以及更容易有自殺意圖 (Monteith et al., 2016)。以下將就四個面向探討體制背叛的理論內涵與形成動因：(1) 對於組織信賴的崩毀 (2) 體制背叛會造成的加重創傷 (3) 個人的認同矛盾以及解離 (4) 體制背叛具有多種類型以及雙重的向度 (單一事件／系統性作為 vs. 不作為／不當作為)。

1. 組織之於個人間的信賴關係已崩壞：研究指出，創傷事件對於受害者的二次傷害，部分來自於組織與個人間的特殊關係，也就是個人所身處的社會脈絡與權力關係。當一個組織對於個人十分重要，或是個人十分依賴、信任該組織時，當組織的不當作為，對於個人而言很可能不只是再一次的「傷害」而已，而是破壞了受害者原先對於組織的信任感以及相信的整個(組織)世界 (Smith 和 Freyd, 2013)。研究也指出，當個人失去對體制的信任，也可能會影響受害者通報和求助的意願 (Moore & Baker, 2016)。例如，當一個校園性暴力的受害者，原來因信任學校的機制、老師或機構其他人員，而願意告訴他們自己的受害經驗，但告訴之後，該事件卻沒有被重視、甚至被校方「壓」下來或者處理者或機制本身違反專業倫理。在此情況下，受害者很可能會覺得整個學校(組織)背叛了他，以及對原先信任世界也接著崩壞，造成的二度傷害會是很深很深的。

2. 體制背叛會造成獨立於原始事件之外的傷害：處理創傷事件，除了考慮事件本身的嚴重程度，我們也必須考慮創傷的社會面向——也就是說，如果加害者是受害者所信任或依賴的他人，該事件對於受害者所造成的傷害，除了事件本身，更是一種人際間的「背叛」（Freyd, 1996, 2008）。然而，更值得正視的是所有相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處置和處遇系統是否背叛了他們，包括老師、醫護人員或是警察等。機構的作為或是不作為，往往是「體制性背叛」的問題所在。受害者最所信任或依賴的組織（Institution）或是組織中的人、和組織處遇模式等，對個人的不當作為或不作為，包含未能事前妥善預防、事後處置，都可能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體制性的背叛（例如：性侵害事件不被校方重視）往往造成獨立於原始創傷事件（例如：性侵害）之外的更多或更大傷害。

3. 體制內個人的認同矛盾和解離無法妥適處理：根據體制背叛理論，這些體制的不當作為與不作為所以造成傷害，其實是來自於個人對組織的認同和解離的困難。創傷的形成過程有下列幾個和體制背叛的壓力有關：（1）首先，個體通常是信任該組織（期待組織有適當的處置），因此當組織處理不當，破壞個人對組織的信任，進入個人和組織關係的認同矛盾期，（2）接著，該組織之於個人認同通常很重要，因此事發之後，個人和該組織的關係進入認同危機期，（3）然而，有些組織是個人所依賴而生存的，個人在負面事件發生時，是難以離開這個組織而進入和組織關係的衝突期，這從 Smith 和 Freyd（2013, 2014）研究中可以窺見本研究初步歸納的創傷過程：「組織信任期」→「認同矛盾期」→「認同危機期」→到「認同衝突期」，最後因此加深了受害創傷，可見體制殺/傷人可能更勝於事件殺/傷人。對於受害者而言，最簡而易懂的是「不能說的秘密」，受害者為了組織的形象、為了體制的永續、以及為了維護自己在體制中的「依賴關係」，承載著更大和更長期的傷害。

4. 單一事件或系統化的問題、不作為或不當作為都可能導致體制背叛：在校園性暴力中的可能性非常高，類型也多元：Smith 和 Freyd（2013）曾經針對 345 女性大學生進行問卷，發

現其中 233 名（68%）曾經有過非自願的性經驗，而 46% 的受害者至少經歷過一種體制性背叛，類型和發生頻率如何？最常見的幾項為：受害經驗被不被體制（通常指學校）當成一回事（21.5%）、體制使得這種經驗更容易發生（16.7%）、體制沒有積極性的作為（10.7%）、經驗難以通報到體制（9.0%）、體制將受害事件壓下來（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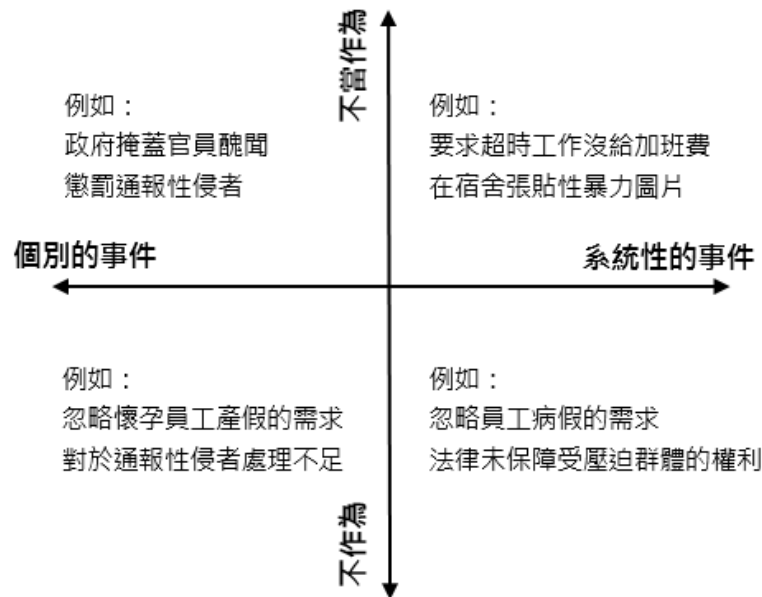


圖 2.2 體制背叛的不同面向

圖片說明：圖片擷取與翻譯自 Smith 和 Freyd（2014）。其中橫軸指出背叛可能是針對單一個人、單一事件的作為，也可能是整個組織（如：制度）的系統性問題；縱軸指出它可能是主動作了不該做的事情（即不當作為），或是沒有作應該做的事情（即不作為）。

（三）「體制背叛」觀點的實徵研究

在實證研究方面，儘管「體制性的背叛」是個相對近期發展出來的理論和研究取向，但也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這研究概念已經被應用在長期病患對醫療系統信任（Tamaian、Klest 和 Mutschler，2016）、軍隊中的性暴力創傷（Military Sexual Trauma；Monteith、Bahraini、Matarazzo、Soberay & Smith，2016）、留學時所遭遇的創傷事件（Wright、Smith 和 Freyd，2016）、大學生與研究生的性暴力受害者（Smith 和 Freyd，2013；Rosenthal、

Smidt & Freyd, 2016)、社工師對弱勢的性暴力與社工體制的反應 (Melville-Wiseman, 2016)、美國心理學會的體制性背叛 (Gómez 等人, 2016) 以及國家對於少數族群的微觀暴力 (Gómez, 2015)。也就是說, 體制性背叛運用已被用在個人對司法體系、醫療體系、校園環境、甚至是政府的結構性背叛感受上。這些受害者可能是一個在不被司法系統信任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一個被醫療體系傷害的犧牲病患、可能是性侵犯的受害者、當然也可能是不被國家重視的老兵, 隨著制度上的背叛所帶來的挫敗以及不合理的體制傷害, 他們受創本質更是惡化。

受害者越覺得高體制性背叛, 他們的受害創傷是更嚴重的、有更多的創傷相關症狀 (Smith、Cunningham 和 Freyd, 2016; Wright、Smith 和 Freyd, 2016); 研究甚至指出, 有較高體制性背叛感受的受害者, 也更容易有自殺意圖 (Smith & Freyd, 2013; Monteith et al, 2016)。另外, Rosenthal、Smidt 和 Freyd (2016) 則針對 525 名研究生進行問卷, 探討入學之後師生間性騷擾 (包含學校職員對學生)、同學間性騷擾、性侵害、親密暴力、跟蹤 (stalking) 的受害經驗, 與體制性背叛、知覺校園安全與創傷症狀之間的關連: 體制性背叛都與男性 ($r = .20$) 與女性 ($r = .34$) 的創傷症狀有正相關, 也與女性知覺的校園安全有負相關 ($r = -.32$)。此外, 利用多元迴歸式控制不同受害經驗的影響後, 只有師生間性騷擾可以預測女性的體制性背叛, 這也符合創傷背叛理論的預期, 師長為加害者的性騷擾這件事本身就足以構成組織對於個人的背叛。

Wright、Smith 和 Freyd (2016) 針對留學經驗的創傷與體制性背叛關係的研究中也發現, 有近半數在留學期間有遭遇或目睹創傷事件 (其中很多是性暴力事件)。他們發現相較於低體制性背叛者, 高體制性背叛的受試者有較多的創傷症狀, 而其中以「組織使得這種經驗更容易發生」(50%) 比例最高; 而體制性背叛預測創傷症狀似乎對於目睹者的創傷症狀更有預測力。Smith、Cunningham 和 Freyd (2016) 分析 299 名大學生的性侵害經驗、性少數身分

(含同性戀、雙性戀)、體制性背叛與負面身心影響(創傷、憂鬱症狀)關係。同樣地，他們也發現體制性背叛能夠預測受試者的創傷症狀。性少數的受試者(N=29; 佔 9.7%)相較於異性戀較容易有性侵害的經驗、較高的體制性背叛、也有較多憂鬱與創傷症狀；而性少數身分對於憂鬱與創傷症狀的關聯，會受到體制性背叛的中介——也就是說，性少數的負面身心影響很可能是因為知覺體制的不友善或不作為所造成的。

總結而言，回顧國外文獻發現性侵害受害者，很可能因為所身處的體制(學校)的不作為或是不當作為而產生負面的心理影響。而發生在校園內的校園性侵害，很可能因為校方的種種作為而造成受害者對於體制感到背叛，進而造成憂鬱、創傷等不良心理影響。過去採取體制背叛觀點的針對校園性暴力的研究，並未將體制限制在學校(而是包含所有受試者身處的體制; e.g., Smith & Freyd, 2013)，因此也未能處理在學校這個中系統中，校園體制背叛的感受與向學校求助行為之間的關聯。有鑑於此，本研究採取生態系統的觀點，試圖了解校園體制背叛對於受害者的心理影響、知覺校園安全與求助行為之間的關聯。

四、我國現行性平法制之分析

(一) 現行校園性平事件簡介與流程

根據我國 2004 年制定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校園性別平等事件(以下稱校園性平事件)意指，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另一方為學生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該法也規定各級學校應該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稱性平會)，以校長為主任委員，設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且女性委員應占二分之一以上。性平會的任務除了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與推廣、建立性別平等的安全校園空間，更重要的是被賦予調查校園性平事件的重大任務。

國內校園性侵害事件放在校園性平事件的脈絡下，並依循《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制準則》的規定進行處置。目前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理流程整理如下：

1. 發現疑似性平事件：校方人員（校長、教師、職員與工友）發現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必須立即向校內單位檢舉，受害人或法定代理人也可以主動要求學校開始調查。

2. 校方通報相關單位：接受檢舉或要求調查的收件單位必須（1）在二十四小時內向相關單位、當地主管機關通報，且通報過程不得洩漏當事人資料。（2）在三天內移交性別平等委員會進行調查，並於二十天內以書面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時必須說明理由。

3. 性平會成立調查小組：性平會成立三到五人的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惟（1）調查小組成員必須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且具備性平事件調查的專業者應占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外聘專家（2）女性人數應占二分之一以上。此外，調查小組不得同時擔任輔導工作，輔導人員也不應參與調查。參與校園性平事件的所有參與者均有保密義務。若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應有申請人或檢舉人所屬學校的人員參與。

4. 實質調查過程：調查期間當事人的資訊應該保密，且確保其受教權與工作權。調查工作不受當事人的身份改變或司法程序的進行而改變，且應於受理兩個月內結束，必要時得延長兩次，一次不得超過一個月。

5. 調查結束：調查小組結束調查工作後應撰寫調查報告，以書面向性平會提出建議處置方式交予性平會決議。行為人若為學生送交學生懲戒委員會，若為教師，則送交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方進行懲處時，得要求行為人向受害者道歉或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且若轉到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應該在知悉一個月內通報該學校。

6. 申復與救濟管道：當事人或行為人對於調查結果不滿，可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的二十天內提出書面申復。當學校主管機關發現調查過程有重大瑕疵或是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足以影響原調查結果，得要求性平會另組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二）國內性平體制的困難與反省

針對目前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置方式，實務工作者亦提出許多指出實務上的困難與矛盾。舉例而言，陳靜玉（2014）根據過去文獻與自身經驗，整理出校園性平機制施行的實務困境：首先，不同校園的資料建檔方式差異、是否具有適當的保密晤談空間、從寬處理出缺席可能間接洩漏申訴人資訊……等，都可能造成當事人身份保密上的困難；其次，很多時候學校並沒有足夠的性別專業人力，校方只能直接指派輔導老師或是校外專業人員，除了造成少數專業人力負擔過重、主導調查，也可能造成輔導與調查重疊的違法情形，或是校外人員缺乏實務調查經驗的問題。陳慧女（2016）則是智能障礙兒童的案例為例，指出性平體制期待調查小組人員進行事實調查，且法院判決時「應參酌」的調查小組的報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5條第2項），該期待已經超出校園實務工作者的專業能力；而是否重啟調查的決定權在主管機關，而主管機關與性平會兩者難以公正獨立，校園性平事件的申復與救濟機制也未必能保障雙方權益以及發揮的應有功能。

儘管上述國內相關研究，許多都有提及校園性平事件對受害者的心理影響，以及校方的不當作為可能產生的二度傷害；然而據筆者所知，支持上述論點的國內實徵研究資料十分有限，僅有少數針對性騷擾事件的研究（如：彭秀玲、黃曬莉和李仁豪，2015）。彭秀玲、黃曬莉和李仁豪（2015）發現642位大學生有480位有遭受性騷擾的經驗中，其中女性的受性騷擾的次數可以預測創傷與憂鬱症狀，而男生則沒有此預測力。而國內關於成年性侵害受害經驗與創傷關聯的研究極少（如：周雅淳，2002；施安吟，2002），也缺乏較為近期的研究；在大專院校的校園性侵害方面，更是只能依靠官方的統計資料，目前對於國內校園性侵

害的盛行率、風險因子、負面影響、加害者／受害者特質的理解，大多只能援引國外研究成果；而本研究同時關注的體制對於個人的二次傷害，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總結而言，研究者指出國內現行性平法制一些實務上的困難與矛盾，但缺乏相關的實徵研究證據佐證，本研究希望填補上述研究空缺，增進對於我國校園性侵害現況與校方處置情形的理解。

五、文獻回顧小結與本次研究

校園性侵害在國外是個普遍的問題，近年來也獲得許多研究的關注，然而國內並沒有直接針對大學生的性侵害盛行率進行的研究。許多研究也指出的性侵害會造成嚴重負面的心理影響、藥物濫用的問題以及自殺的企圖（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Black et al., 2011）。在求助行為方面，受害者可能因為各種內外在此的考量而不願意讓他人知道，或是不想讓這個案件走進法律系統，或是對於體制沒有足夠的知識或是信心，而這點可能跟專業人員或司法體系的性質或處置方式有關。

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 提出生態學模型來理解性侵害對於受害者的負面心理影響。他們認為不只是性侵害事件本身，不同層次的個人、體制和社會因素都影響受害者的傷害與復原的程度。應用上述生態學模型，Smith & Freyd (2013, 2014) 提出「體制背叛」概念來理解體制與性侵受害者之間迂迴交纏的關係。他們主張，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可能因為原先所信賴或依賴的組織，對於自己受害事件的不作為、不當處置而感受到被體制所「背叛」，因而讓暴力傷害事件的傷害更加急遽。

從國內性平事件的結構性缺失以及國外對於性平事件「體制責任」的重視，本計劃希望了解我國校園性侵害的現況，也希望從校園性侵害受害者的觀點出發，探討她／他們在對校園內求助管道的認知與感受，並進一步探討校園內管道的求助經驗對受害者產生的影響，是否隱藏了體制背叛的問題，以及這些體制背叛狀況對受害者的傷害之情形。

本計劃資料蒐集方式共包含兩個子研究：研究一利用量化研究法，研究二利用質化研究法。**研究一**預計利用網路問卷針對全國大學院校學生了解性侵害的受害情形、校方不當處置（體制背叛）、對校園安全與校內性平體制的認知以及負面身心影響之間的關聯。基於研究一的結果，**研究二**將利用半結構式的訪談了解校園性侵害受害者，（不）通報或求助的原因、對於校園通報系統和求助服務的信賴等。

第三章 研究一：研究方法

研究一針對全台灣大專院校學生進行網路問卷，以體制性的觀點探討校園性侵害在台灣
的現況。首先，本研究想了解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侵害的盛行率與負面影響。其次，
我們探討大學生求助意願及其預測因子。再者，我們探討校園體制背叛對於性侵害受害者的
負面心理症狀影響。最後，我們將討論如何用生態系統觀點詮釋本研究的結果，並提出校園
性侵害理論與實務上的建議。本研究經台灣大學倫理審查中心通過後執行。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利用網路的方式招募受試者。參與者為 644 位年滿二十歲台灣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或兩年內的畢業生，扣除年齡不符合與未提供學校資料者，共有 617 份有效樣本。其中有 340
名（55%）為男性，277 名（45%）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14 歲（SD = 2.73），其中有 410
名（66%）介於 20 到 23 歲之間，162 名（26%）介於 24 到 26 歲之間，45 名（7%）高於 26
歲。在就讀身分方面，有 487 名（79%）為大學部學生（含五專生），126 名（20%）為碩士
班學生，4 名（1%）為博士班學生。此部分參與者基本資料可參考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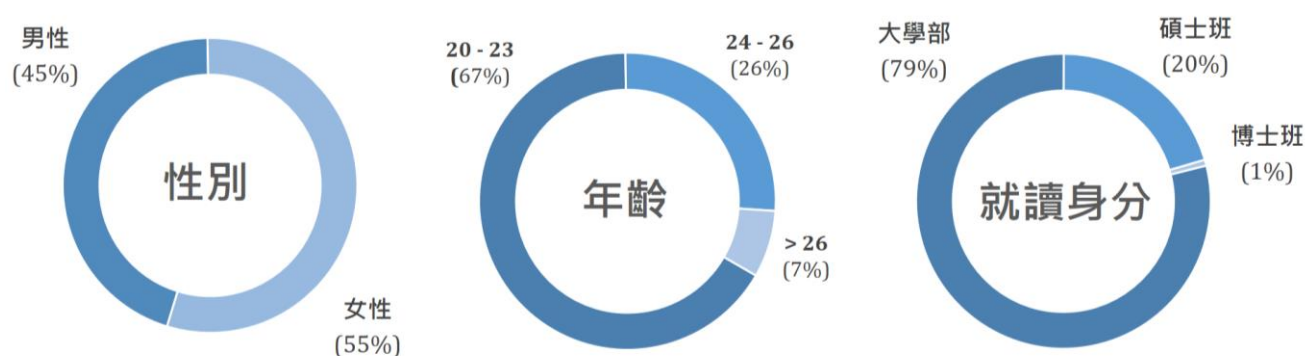


圖 3.1 參與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參與者共涵蓋 114 間大專院校（佔全台灣所有大專院校的 70%），個別學校參與者人數中位數為 4 人。其中人數較多的依序為國立台灣大學 32 人、國立中興大學 22 人、國立成功大學 21 人。學校參與者人數的分布可參照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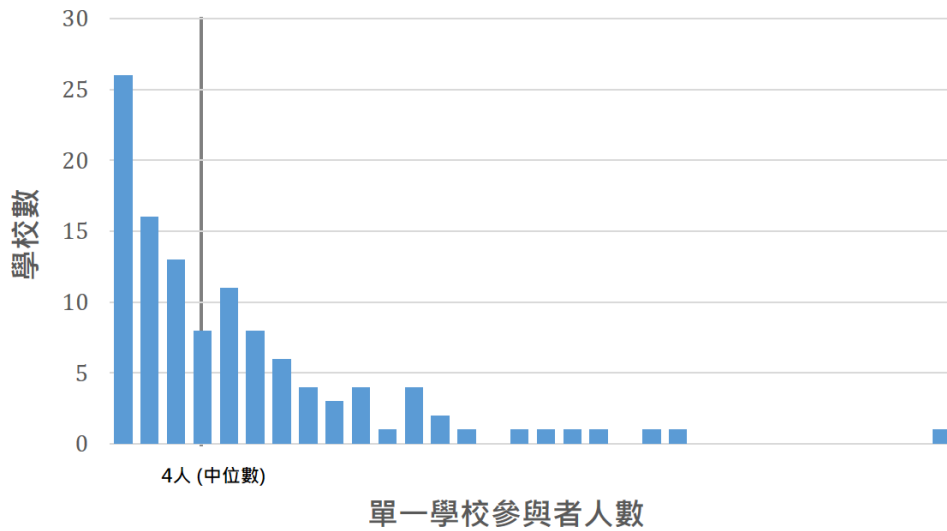


圖 3.2 個別學校參與者人數

在參與者就讀學校屬性方面，其中有 367 名（59%）為公立學校，250（41%）為私立學校。在學校類型方面，有 411 名（67%）就讀一般大專院校，166 名（27%）就讀技職學校，32 名（5%）就讀師範學校，8 名（1%）就讀軍警學校。在學校分布地區方面，有 259 名（42%）位於北部，158 名（26%）位於中部，180 名（29%）位於南部，20 名（3%）位於東部及離島地區。此部分參與者的學校資料可參考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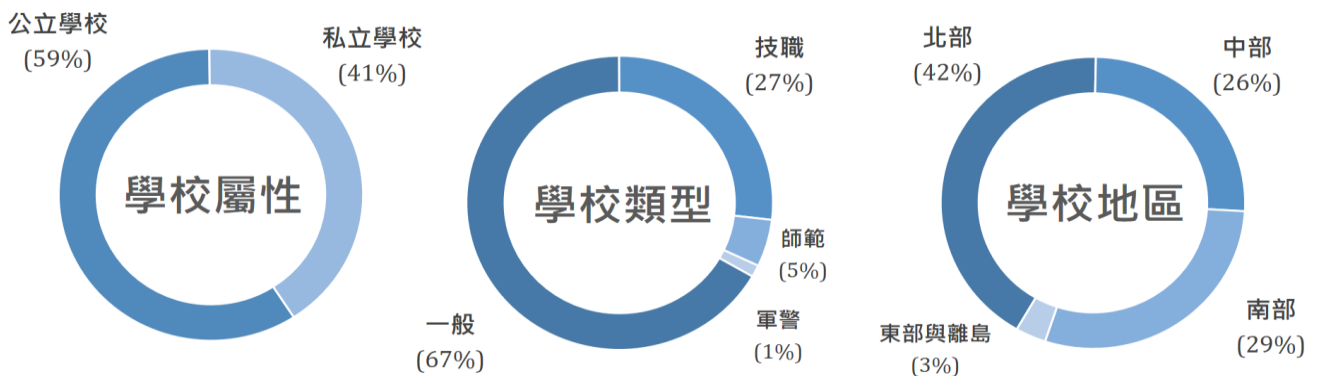


圖 3.3 參與者就讀學校分析

二、研究測量工具

(一) 性侵害受害經驗調查：本研究採用 Koss et al. (2006, 2007) 編製的 Sexual Experiences Survey - Short Form Victimization (SES - SFV) 以調查大學生性侵害受害經驗。本研究有以下修改：(1) 將原問卷將插入陰道與肛門分開的小題合併，並加入「強迫其接合」的敘述，以便同時處理不同性別可能遭遇的受害經驗(2) 將範圍限定發生在進入大專院校之後，並詢問經驗的對象是校內或是校外。修改後題目共有 28 個小題，該問卷將填答者分成非受害者 (non-victim)、性猥褻 (sexual contact)、強迫性行為 (coercion)、意圖強迫性行為 (attempted coercion)、強暴 (rape)、意圖強暴 (attempted rape)。本研究將有「強迫性行為」以及「強暴」經驗者則稱為有性侵害受害經驗。

(二) 過去不同管道的求助經驗：在通報經驗方面，本研究詢問受試者自己是否有因為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或是認識的人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是非題)。如果有性侵害受害經驗，我們會詢問他們曾經向誰揭露過受害經驗。在求助意願方面，本研究詢問受試者如果發生自己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會不會向校方或師長求助，以及如果身邊的人發生這類事件會不會向校方或師長求助 (七點量尺)。

(三) 憂鬱與焦慮症狀：本研究採用 Kroenke、Spitzer 和 Williams (2001) 編製的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來測量過去兩周內的憂鬱症狀，該量表有 9 題 (Cronbach's $\alpha = .89$)；此外，我們使用 Spitzer, Kroenke, Williams, Löwe (2006) 的 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Assessment (GAD-7) 來測量過去兩周內的焦慮症狀，該量表有 7 題 (Cronbach's $\alpha = .91$)。此二量表皆為四點量尺，包含「從來沒有」(0 分)、「偶而有」(1 分)、「有時如此」(2 分)、「經常如此」(3 分)，若加總分數為 0 - 4 分代表無症狀，5 - 9 分代表有輕度症狀，10 - 14 分代表有中度症狀，15 分以上代表有中重度到重度的症狀。

(四) 性侵害事件後的創傷後壓力徵候群：本部分採用王藝陵 (2010) 所編制的 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 Index-Short Form (PTSRI-Short Form)，來測量在性侵害經驗後所經歷的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四版 (DSM-IV) 與創傷壓力症候群有關的症狀，該量表共 16 題 (Cronbach's $\alpha = .95$)。如果在沒有性侵害受害經驗，則不用填寫這個部分。該量表為四點量尺，包含「從來沒有」(0 分)、「偶而有」(1 分)、「有時如此」(2 分)、「經常如此」(3 分)。

(五) 性侵害事件後的體制背叛：本部分採用 Rosenthal, Smidt, & Freyd (2016) 編制的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Support Questionnaire Version 1 (IBSQ.1) 測量校園非自願性經驗受害經驗後感受到學校的體制背叛。如果沒有性侵害受害經驗，則不用填寫這個部分。該問卷共有 20 題，其中體制性背叛的問題共有 12 題 (例如：有沒有否認受害者的經驗、有沒有製造一個讓受害者難以通報的環境、有沒有暗示受害者的經驗會影響學校名聲、有沒有把事件壓下來……等)，體制性支持的共有 8 題 (例如：有沒有主動提供各種資源、有沒有讓受害者在處理過程中有發言權、有沒有正視問題的嚴重性……等)。本研究除了將該量表的體制定為學校，也將選項由是非題修改為「不符合」(0 分)、「有點符合」(1 分)、「大致符合」(2 分)、「非常符合」(3 分)。若參與者在所有體制背叛與體制支持皆不符合者，表示體制對於個人無影響則為「無關體制」，體制背叛總分 (體制背叛的分數加上體制支持反向計分) 低於中位數為「低體制背叛」，高於中位數則為「高體制背叛」。

(六) 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的知識、信心及未來使用的意願：本部分詢問參與者對於自己校園的性平體制的知識與信心，以及過去使用經驗及未來使用意願。我們利用三個題項測量對性平體制的知識 (「我知道學校針對性侵害／性騷擾所做的預防、教育及推廣措施」、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知道學校有哪些管道可以求助」、
「我熟悉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功能」；Cronbach's $\alpha = .77$)，利用三個題項測量對性平體制的信心 (「我認為

學校針對性侵害／性騷擾所做的預防、教育及推廣措施是有效的」、「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認為學校能夠妥善的處理」、「整體而言，我認為學校有能力處理性侵害／性騷擾的議題」；Cronbach's $\alpha = .89$ ）。我們詢問受試者過去有無使用校內性平體制經驗（「我曾經因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或是有沒有認識的人曾經使用過這個體制（「我身邊的人曾經因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以及未來他們願不願意使用這個體制（「如果校園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會選擇向學校或師長求助」），或是會不會建議身邊的人使用（「如果校園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會建議我身邊的人向學校或師長求助」）。

我們也利用開放式問題詢問參與者認為可能會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向學校求助的原因，受試者的回應由兩名編碼者針對 20% 的回應進行分類，並由一名編碼者編碼，另一名編碼者針對 20% 進行編碼，兩人間有普通到良好的評分者信度（Mean Cronbach's $\alpha = .75$, range = 42 – 1.00），兩人間的不一致經過討論後解決。

（七）人口背景變項及其他測量：除了人口變項以及就讀的大學院校，我們也利用兩個七點量尺題項測量校園安全感（「不論白天或晚上，獨自在學校裡活動是安全的」、「我認為學校是個容易發生犯罪事件的地方」；Cronbach's $\alpha = .53$ ）。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經台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審查通過後執行。透過網路平台、各校園組織或社團等途徑發放問卷，以線上填寫的方式進行，完整問卷內容可以參考**附錄一**。所有題目若參與者不願意填寫，都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跳過。網路問卷以匿名的方式進行，研究者並無法以任何方式得知參與者身分。此外，正式問卷內容之後會說明研究二的目的與內容，如果參與者自認符合資格且有意願參加研究二，可以主動聯繫實驗者。

第四章 研究一：研究結果

在本研究 617 名參與者中，有 34 名（5.5%）有性侵害受害經驗，其中有 16 名（47.1%）性侵害加害者在校內，4 名（11.8%）加害者在校外，14 名（41.2%）校內外加者皆有。在受害者性別方面，有 18 名（52.9%）受害者為男性，有 16 名（47.1%）受害者為女性。在加害者性別方面，主要加害者為男性（19 人，55.9%），較少為女性（7 人，20.6%）或男女皆有（4 人，11.8%）。此部分可參照表 4.1 的整理。

表 4.1 大學生性侵害盛行率與受害類型

		人數(百分比)
無受害經驗		683 (94.5%)
有受害經驗		34 (5.5%)
受害者性別	男性	18 (52.9%)
	女性	16 (47.1%)
加害者類型	校內	16 (47.1%)
	校外	4 (11.8%)
	校內外皆有	14 (41.2%)
加害者性別	男性	19 (55.9%)
	女性	7 (20.6%)
	男女皆有	4 (11.8%)

進一步比較不同性別受害者的加害者性別（見圖 4.1）。在 18 名男性受害者中，6 名（33.3%）加害者為男性，6 名（33.3%）加害者為女性，3 名（16.7%）為男女皆有，3 名（16.7%）未填答。在 16 名女性受害者中，13 名（55.9%）加害者為男性，1 名（6.3%）加害

者為女性，1名（6.3%）為男女皆有，1名（6.3%）未填答。女性受害者的加害者主要為男性，而男性受害者的加害者則可能是男性或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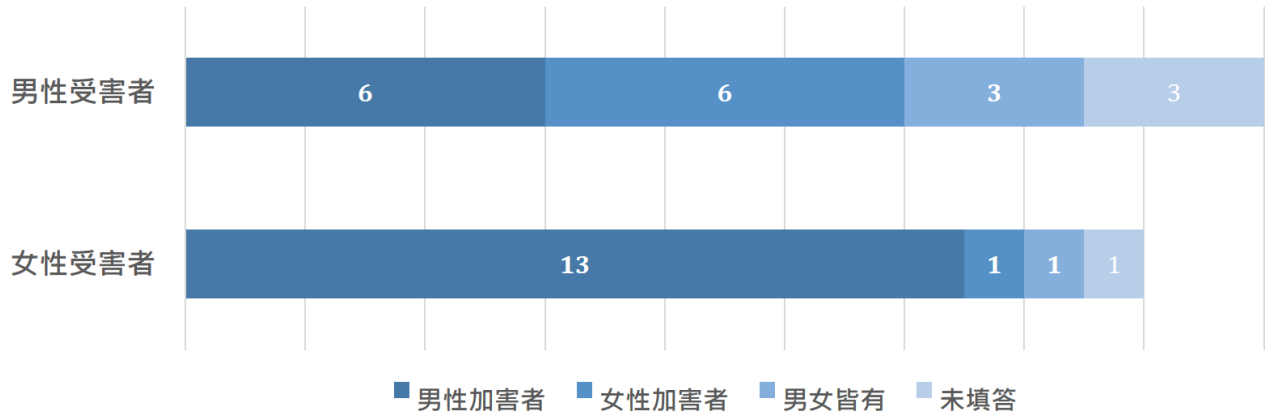


圖 4.1 不同性別受害者的加害者性別

在不同性別受害者的加害者類型方面（見圖 4.2），在 18 名男性受害者中，10 名（55.6%）加害者為校內，2 名（11.1%）加害者為校外，6 名（33.3%）為校內外皆有。在 16 名女性受害者中，6 名（37.5%）加害者為校內，2 名（12.5%）加害者為校外，8 名（50.0%）為校內外皆有。可見不論男女，大學生性侵害的加害者主要還是來自校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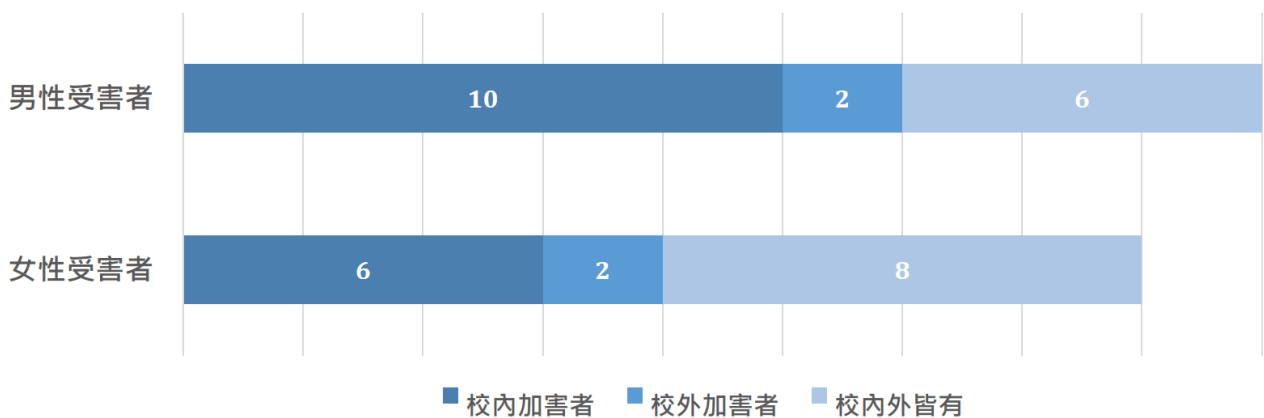


圖 4.2 不同性別受害者的加害者類型

一、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心理影響

本研究首先想了解性侵害事件對於大學生受害者的心理影響，包含憂鬱症狀、焦慮症狀、創傷後壓力徵候群、校園安全感。此外，我們也會討論不同變項之間的交互影響，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別差異。

(一) 憂鬱、焦慮以及創傷症狀

首先，有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參與者的憂鬱症狀 ($M = 5.50, SD = 5.23$) 顯著高於沒有受害經驗的參與者 ($M = 10.68, SD = 6.25$; $t(615) = 5.54, p < .001$)，有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參與者焦慮症狀 ($M = 5.55, SD = 4.67$) 也顯著高於沒有受害經驗的參與者 ($M = 9.97, SD = 5.24$; $t(615) = 5.33, p < .001$)。此部分可參照圖 4.3 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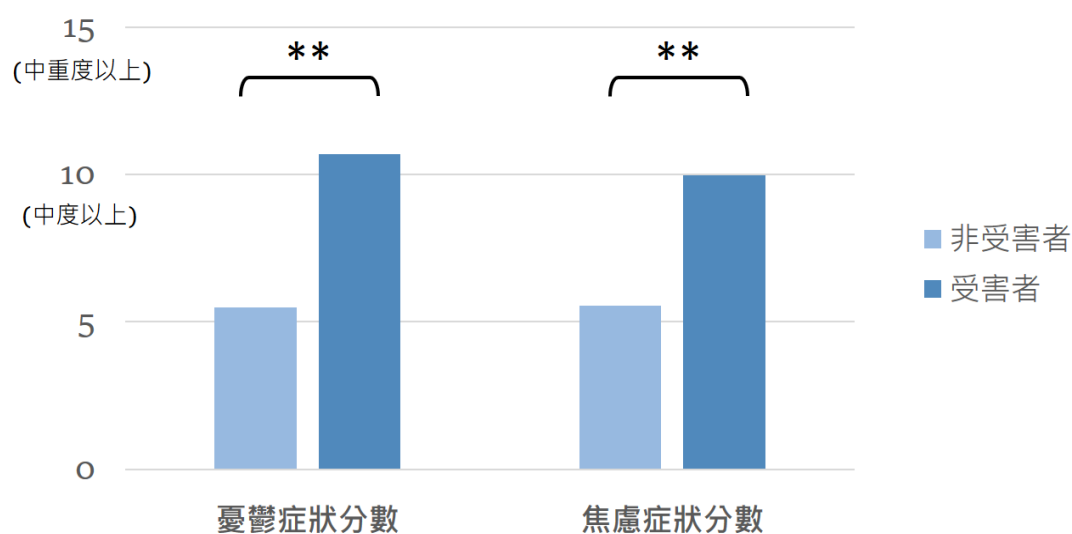


圖 4.3 性侵害受害者的憂鬱及焦慮症狀分數

若依照症狀的嚴重度區分，非受害者有 132 人 (22.7%) 有中度以上的憂鬱症狀，而受害者則有 19 人 (55.9%) 有中度以上的憂鬱症狀，此差異達到顯著 ($\chi^2(1) = 19.21, p < .001$)。同樣的，非受害者有 106 人 (18.2%) 有中度以上的焦慮症狀，而受害者有 19 人 (55.9%) 有

中度以上的焦慮症狀，此差異達到顯著 ($\chi^2(1) = 25.98, p < .001$)。也就是說，比起非受害者，性侵害受害者有較嚴重的憂鬱及焦慮症狀，甚至有高達 35.3% 及 20.6% 的受害者有中重度以上的憂鬱及焦慮症狀。此部分可參照表 4.2 的整理。

表 4.2 性侵害受害者的憂鬱及焦慮症狀（各嚴重度之人數）

	嚴重度			
	無症狀 (0-4分)	輕度 (5-9分)	中度 (10-14分)	中重度以上 (15分以上)
憂鬱症狀				
非受害者	317 (54.4%)	134 (23.0%)	93 (16.0%)	39 (6.7%)
受害者	8 (23.5%)	7 (20.6%)	7 (20.6%)	12 (35.3%)
焦慮症狀				
非受害者	279 (47.9%)	198 (34.0%)	76 (13.0%)	30 (5.1%)
受害者	5 (14.7%)	10 (29.4%)	12 (35.3%)	7 (20.6%)

說明：表格中的數字為人數，括號內為百分比。

在壓力後創傷徵候群的部分，由於要有受害經驗才會填寫這個部分，而此量表尚未有常模，無法斷定有多少可能有臨床意義上的創傷症狀。然而，若在所有創傷症狀皆填寫「偶爾有」分數為 16 分，所有皆填「有時如此」為 32 分，所有皆填「經常如此」為 48 分。在 30 名性侵害受害者（扣除 4 名未填寫此部分問卷者）中，有 10 人（33.3%）位於 0 分到 15 分之間，有 15 名（50.0%）位於 16 分到 31 分之間，有 5 名（16.7%）位於 32 分到 48 分之間。以此來看，可以想見本研究的性侵害受害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創傷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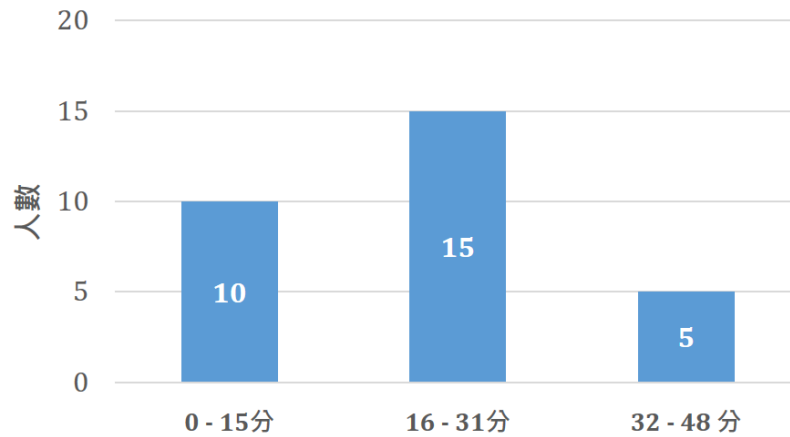


圖 4.4 性侵害受害者的創傷症狀分數分布

圖片說明：若在所有創傷症狀皆填寫「偶爾有」分數為 16 分，所有皆填「有時如此」為 32 分，所有皆填「經常如此」為 48 分。

(二) 校園安全感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利用兩個題項測量校園安全感（「不論白天或晚上，獨自在學校裡活動是安全的」、「我認為學校是個容易發生犯罪事件的地方」）。我們發現，性侵害受害者的校園安全感（ $M = 7.56, SD = 2.82$ ）也顯著低於沒有經驗的參與者（ $M = 8.66, SD = 2.60; t(615) = -2.40, p = 0.017$ ）。此部分可參照圖 4.5 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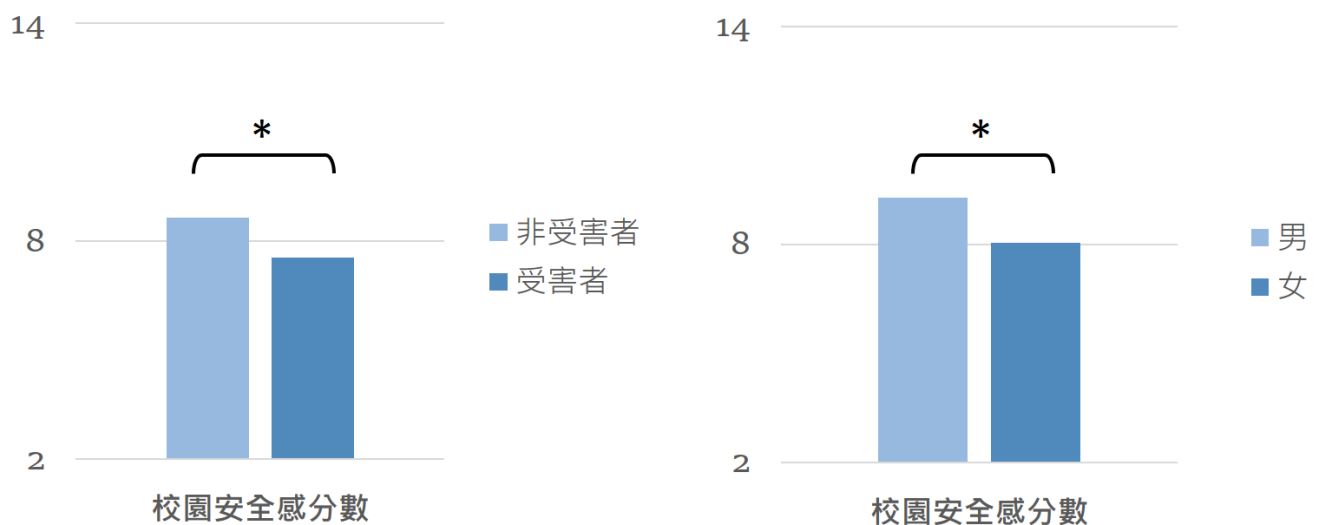


圖 4.5 性侵害受害者與不同性別的校園安全感分數

我們也發現校園安全感與憂鬱症狀 ($r = -.12, p < .01$)、焦慮症狀 ($r = -.13, p < .01$)、創傷症狀 ($r = -.39, p < .001$) 都有顯著的負相關，可見校園安全感的喪失可能在負面心理症狀扮演重要的角色。進一步的中介分析也顯示 (Hayes, 2013)，校園安全感可以部份中介性侵害對於憂鬱症狀 (*Indirect effect* = 0.25, *SE* = 0.16, 95% *CI* = [0.04, 0.68]) 與焦慮症狀 (*Indirect effect* = 0.21, *SE* = 0.13, 95% *CI* = [0.02, 0.55]) 的預測力。也就是說，校園安全感的喪失是解釋性侵害所產生負面心理影響的原因之一。此部分可參照圖 4.6 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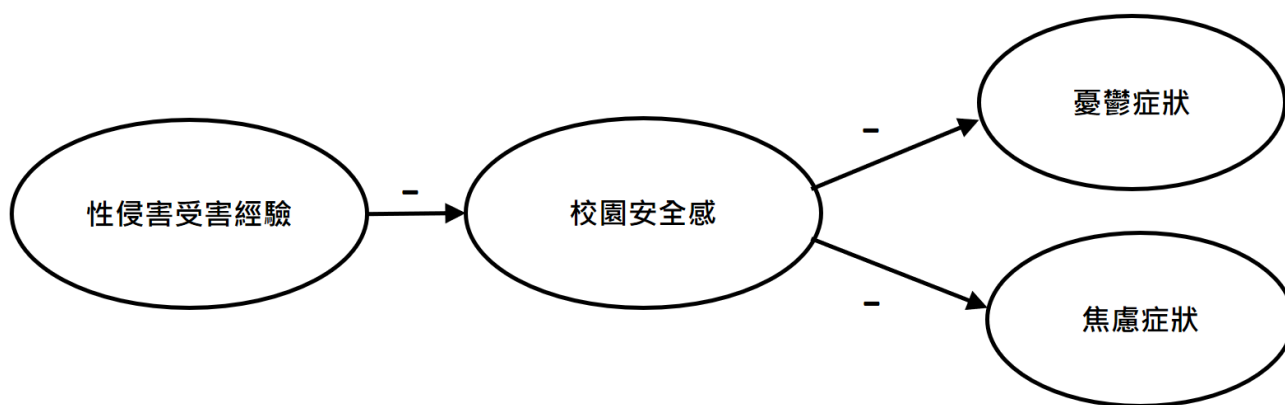


圖 4.6 校園安全感的中介效果之示意圖

(三) 負面心理影響之性別差異

為了檢驗受害經驗所帶來心理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我們針對憂鬱、焦慮與校園安全感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的主效果在校園安全感達顯著 ($F(1, 613) = 6.70, p < .001$)，顯示女性 ($M = 8.05, SD = 2.53$) 比男性 ($M = 9.28, SD = 2.57$) 更容易覺得在校園活動是不安全的 (可參照圖 4.5)，性別的主效果在憂鬱與焦慮上並未顯著 ($ps > .47$)。重要的是，受害經驗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在三個變項皆未顯著 ($ps > .61$)。此外，男性與女性受害者的創傷症狀也沒有顯著差異 ($t(28) = 0.77, p = .45$)。顯示不論男女受害經驗皆造成嚴重的心理症狀，性侵害的負面影響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此部分可參照表 4.3 的整理。

表 4.3 性侵害受害者負面心理影響之性別差異

	性別		整體
	男性	女性	
憂鬱症狀			
非受害者	5.11 (5.18)	5.81 (5.26)	5.49 (5.23)
受害者	10.72 (6.12)	10.63 (6.59)	10.67 (6.25)
焦慮症狀			
非受害者	4.98 (4.53)	6.00 (4.73)	5.54 (4.66)
受害者	9.89 (5.43)	10.06 (5.21)	9.97 (5.24)
創傷症狀			
非受害者	—	—	—
受害者	17.60 (12.02)	20.80 (10.78)	19.20 (11.34)
校園安全感			
非受害者	9.37 (2.54)	8.06 (2.67)	8.66 (2.60)
受害者	8.06 (2.67)	7.00 (2.97)	7.56 (2.82)

說明：表格中的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受害經驗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在三個變項皆未顯著 ($p_s > .61$)，男性與女性受害者的創傷症狀也沒有顯著差異 ($t(28) = 0.77, p = .45$)。

第一節結果總結：性侵害受害者有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有高達 35.3% 及 20.6% 的受害者有中重度以上的憂鬱及焦慮症狀，受害者也大多出現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我們也發現，校園安全感的喪失是解釋性侵害所產生負面心理影響的原因之一，如何重建受害者的安全感可能是未來重要的課題。最重要的是，不論男女性侵害受害經驗皆造成嚴重的心理症狀，性侵害的負面影響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二、校園性侵害的求助意願

除了了解受害者的負面心理影響，本研究也想了解受害者過去的求助經驗、非受害者與受害者未來向校方求助的意願，以及影響未來求助意願的個人層次的因素。

(一) 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經驗

在 30 名性侵害受害者（扣除 4 名未填寫此部分問卷者）中，在發生性侵害事件之後共有 21 名（70.0%）曾經尋求非正式管道的協助，有 7 名（23.3%）曾尋求非正式管道求助，有 6 名（20.0%）未曾向別人說過。在非正式管道方面，有 13 名曾向同學求助、7 名曾向校外朋友求助、5 名曾向家人求助以及 1 名曾向伴侶求助。在正式管道方面，有 4 名曾向學校師長尋求協助、2 名向心輔中心協助、1 名向家暴防治中心、1 名向醫療院所求助。由此可見，大多數人仍是傾向尋求非正式管道的協助，僅有 23 % 的受害者曾向正式管道求助，甚至有 20% 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此部分可參照表 4.4 的整理與圖 4.7 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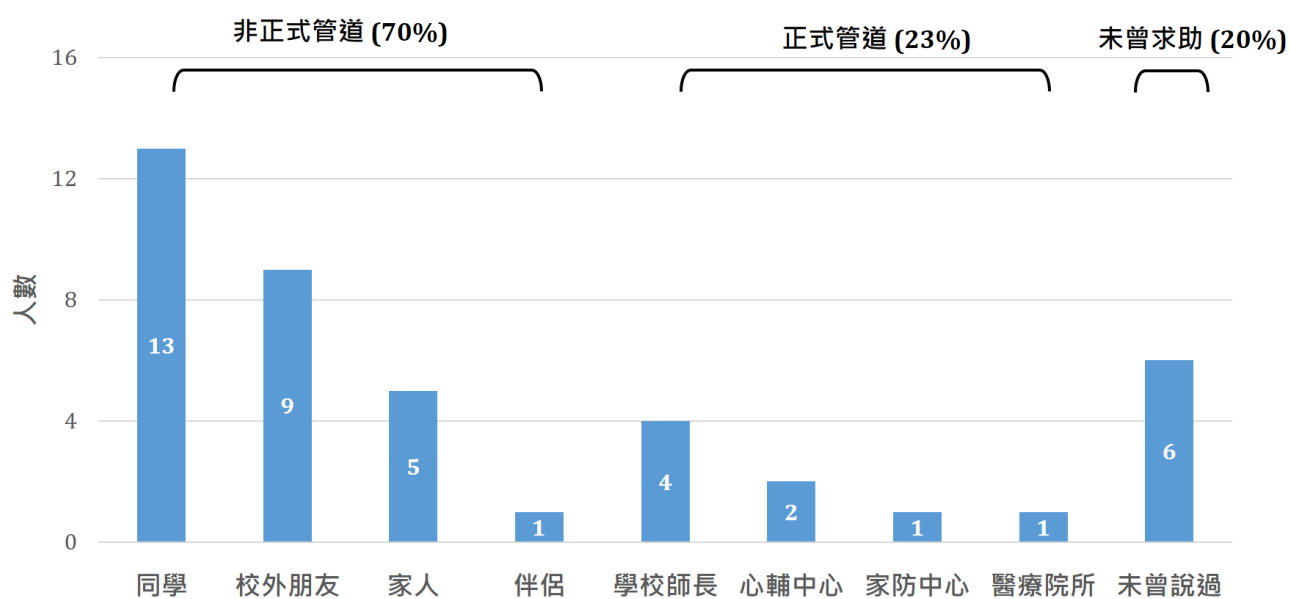


圖 4.7 性侵害受害者的過去求助經驗 (n = 30, 複選)

表 4.4 性侵害受害者的過去求助經驗 (n = 30, 複選)

	人數 (百分比)
未曾向其他人說過	6 (20.0%)
非正式管道求助	21 (70.0%)
同學	13 (43.3%)
校外朋友	7 (23.3%)
家人	5 (16.7%)
伴侶	1 (3.3%)
正式管道求助	7 (23.3%)
學校師長	4 (13.3%)
學校心輔中心	2 (6.7%)
家暴防治中心	1 (3.3%)
醫療院所	1 (3.3%)
總和	30 (100%)

在過去求助經驗方面，我們也詢問所有受試者是否曾經因為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向老師或校方求助，這個部分的問題包含本研究定義的性侵害之外的疑似性騷擾或是性侵害行為。在本研究中有 14 名 (2.3%) 參與者曾經因為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向老師或校方求助，也有 83 名 (13.5%) 身邊的人曾經向老師或校方求助。顯示實際上向學校求助的比例很低，但大家或多或少身邊都有人有這樣的求助行為。下一節會進一步分析過去與校方求助管道的接觸經驗是否會影響未來的求助意願。

(二) 影響未來求助意願的因素

在未來求助意願方面，若發生自己遭遇性暴力事件，女性 (M = 4.12, SD = 1.68) 比男性 (M = 4.66, SD = 1.65) 更不願意向校方求助 ($t(615) = 3.50, p < .001$)。此外，性侵害受害者

($M = 3.77, SD = 1.86$) 比起非受害者 ($M = 4.44, SD = 1.67$) 更不願意向校方求助 ($t(615) = -2.27, p = .02$)。如果身邊的人發生性暴力事件，女性 ($M = 4.76, SD = 1.59$) 比男性 ($M = 5.02, SD = 1.55$) 更不願意建議身邊的人向學校求助 ($t(615) = 2.07, p = .04$)。性侵害受害者 ($M = 4.27, SD = 3.77$) 相較於非受害者 ($M = 4.91, SD = 1.56$) 也傾向不會建議別人向學校求助 ($t(615) = -2.34, p = 0.19$)。若針對未來求助意願進行受害經驗與性別的 2-way ANOVA，交互作用在自身求助經驗與建議他人求助皆未達顯著 ($F_s < 0.49, p_s > .48$)。由此可見，女性或是有性侵害受害經驗的人，未來比較不願意向校方求助，可以說是讓他們處於多重弱勢的地位。此部分可參照表 4.5 的整理與圖 4.8 與圖 4.9 的呈現。

表 4.5 性侵害受害者求助意願之性別差異

	性別		整體
	男性	女性	
未來求助意願			
非受害者	4.71 (1.61)	4.22 (1.67)	4.43 (1.67)
受害者	3.94 (2.07)	3.56 (1.63)	3.77 (1.86)
整體	4.66 (1.62)	4.12 (1.68)	
建議他人求助意願			
非受害者	5.08 (1.51)	4.78 (1.58)	4.91 (1.56)
受害者	4.22 (1.90)	4.13 (1.62)	4.27 (1.75)
整體	5.02 (1.55)	4.76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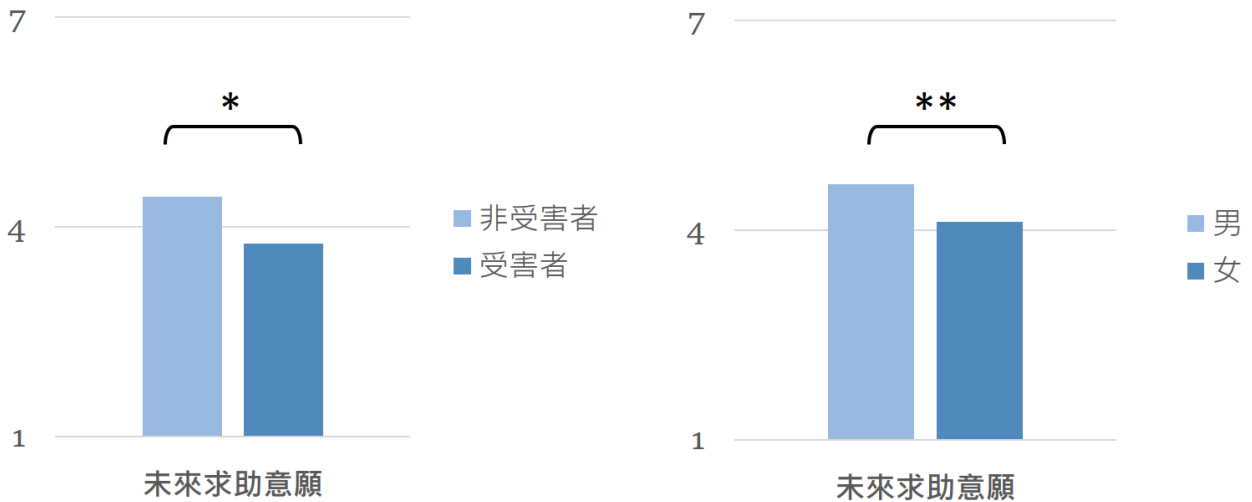


圖 4.8 性侵害受害者與不同性別的未來求助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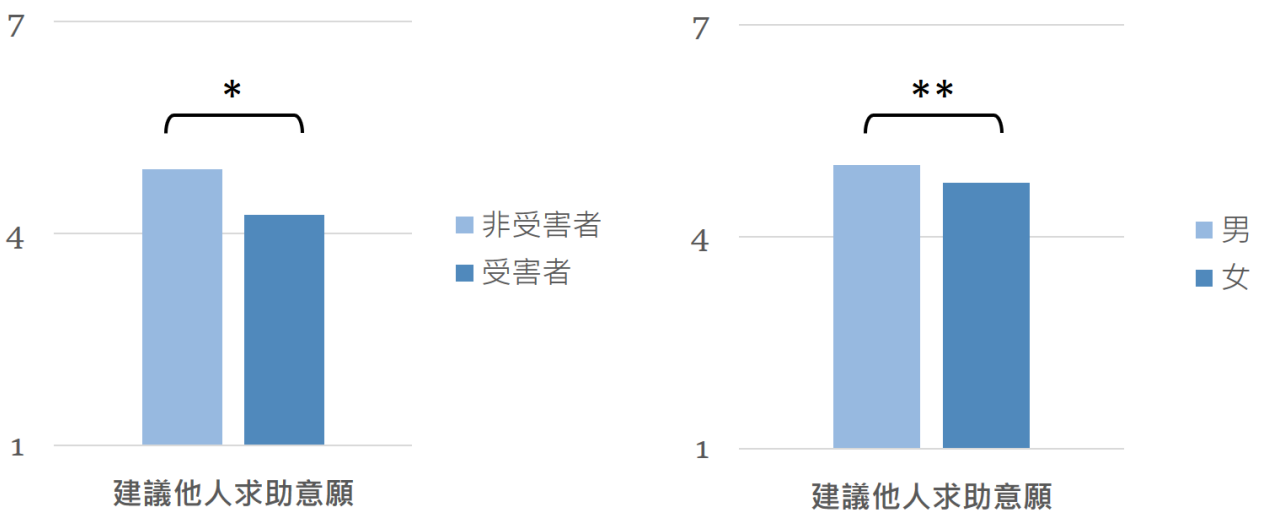


圖 4.9 性侵害受害者與不同性別的未來求助意願

我們也進一步分析過去求助經驗與未來求助意願之間的關係。不論是自身或是身邊的人的過去求助經驗，都不能預測未來的求助意願 ($ps > .21$) 以及建議他人的求助意願 ($ps > .57$)。也就是說，台灣校園的性別平等機制很可能無法滿足受害者的需求，造成曾經使用過的人對於體制沒有信心，未必會比較願意使用這個體制。

第二節結果總結：在本研究的性侵害受害者中，大多數人（70%）仍是傾向尋求非正式管道的協助，僅有 23 % 的受害者曾向正式管道求助，甚至有 20% 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女性或是有性侵害受害經驗的人，未來比較不願意向校方求助，可以說是讓他們處於多重弱勢的地位。我們也發現，台灣校園的性別平等機制很可能無法滿足受害者的需求，造成曾經使用過的人對於體制沒有信心，未必會比較願意使用這個體制。

三、性平體制知識、體制信心與使用意願

為了瞭解大學生對於自己校園內性平體制的看法與使用意願，以及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詢問所有參與者對性平體制的知識、信心以及未來使用意願。我們也透過開放式問題了解大學生認為可能影響受害者求助與否的經驗。最後我們會進行學校層次的分析，了解個別學校的氛圍與學生求助意願之間的關係。

（一）對校內性平體制知識、信心與求助意願

在性平體制知識方面，大多數的學生自認為熟悉「學校針對性侵害／性騷擾所做的預防、教育及推廣措施」（ $M = 4.31, SD = 1.47$ ）以及「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知道學校有哪些管道可以求助」（ $M = 4.73, SD = 1.45$ ），但大家相對不熟悉「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功能」（ $M = 3.61, SD = 1.55$ ）。此三個題項總和分數平均為 12.65 分（ $SD = 3.70$ ）。由此可見，大學生儘管自認為對於校內的性別暴力政策有所認識，但對於性別平等委員會具體而言有什麼功能並不一定了解。此部分可參照圖 4.10 的呈現。

在性平體制信心方面，大多數的學生對於「我認為學校針對性侵害／性騷擾所做的預防、教育及推廣措施是有效的」（ $M = 3.88, SD = 1.42$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認為學校能夠妥善的處理」（ $M = 3.90, SD = 1.54$ ）、「整體而言，我認為學校有能力處理性侵

害／性騷擾的議題」(M = 4.08, SD = 1.53) 皆位於中間值。此三個題項總和分數平均為 11.86 分 (SD = 4.06)。由此可見，大學生對於自己學校的性平體制並沒有特別有信心、也沒有特別沒信心，大部分人可能處於較為中性的態度。此部分可參照圖 4.11 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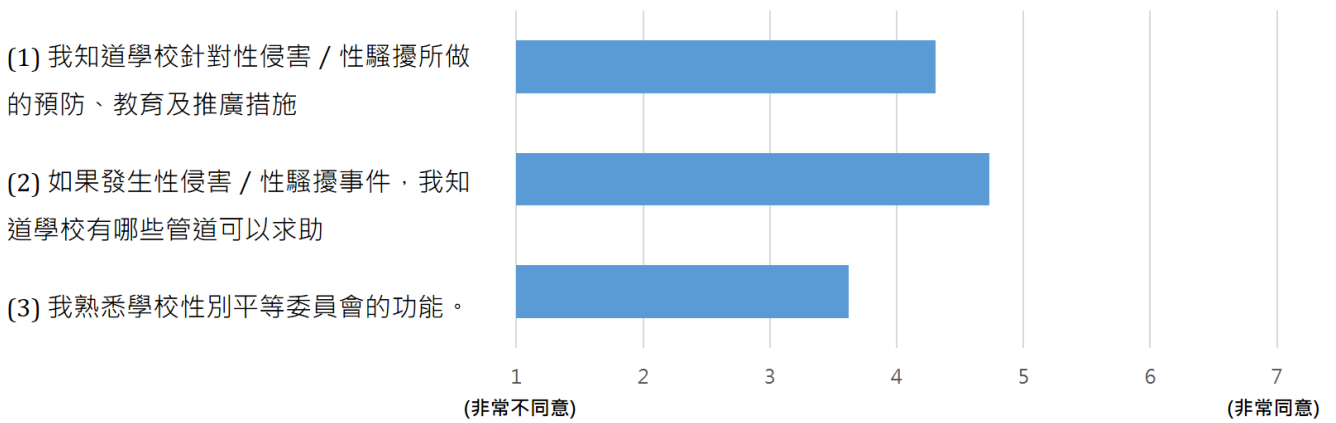


圖 4.10 大學生對於校內性平體制的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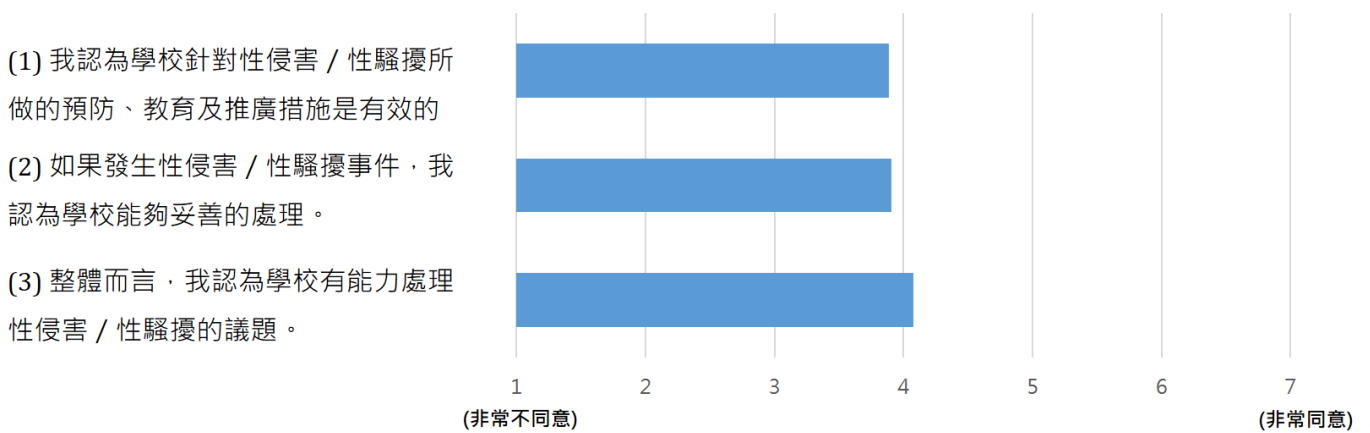


圖 4.11 大學生對於校內性平體制的信心

在未來求助意願方面，儘管兩者的平均都接近中間值，但如果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大學生自己的求助意願 (M = 4.40, SD = 1.68) 顯著低於建議他人求助的意願 (M = 4.88, SD = 1.57; $t(616) = -11.20, p < .001$)。也就是說，若性侵害發生在別人身上，大學生會建議他人向校方求助，但若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求助意願就比較低。此部分可參照圖 4.12 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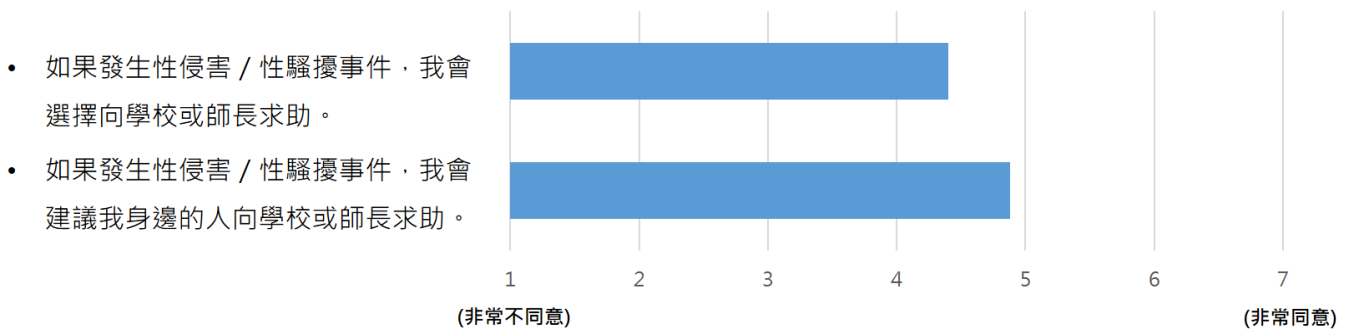


圖 4.12 大學生對於校內性平體制的使用意願

(二) 影響大學生向學校求助的因素

校內性平體制知識、信心與求助意願之間相關可以參照表 4.6 的整理。從相關矩陣可以發現，女性過去使用體制的經驗多於男性 ($r = .09, p = .02$)，但對於體制的信心 ($r = -.14, p < .001$) 以及未來使用意願 ($r = -.14, p < .001$) 都低於男性，性別對於體制的知識僅有邊界顯著 ($r = -.08, p = .06$)，女性對於體制的知識低於男性的傾向。此外，我們也發現體制知識、體制信心、未來使用意願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r_s > .38, p_s < .001$)。

表 4.6 體制知識、體制信心與未來使用意願之間的相關

	(1)	(2)	(3)	(4)	(5)
(1) 性別 (1 = 女, 0 = 男)					
(2) 過去使用經驗	.09*				
(3) 體制知識	-.08 [†]	.01			
(4) 體制信心	-.14**	.02	.60**		
(5) 未來使用意願	-.14**	.02	.38**	.54**	

為了進一步瞭解不同預測大學生未來向學校求助意願的因素，我們進行了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 ($\beta = -.07, p = .046$)、性平體制知識 ($\beta = .47, p < .001$)、性平體制信心 ($\beta = .47, p < .001$) 對於未來使用意願的預測效果達顯著，但過去使用經驗的預測效果並無顯著 ($\beta = .01, p = .64$)。也就是說，女性、對於體制較沒有知識或缺乏信心的人，未來如果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更不願意向校內管道求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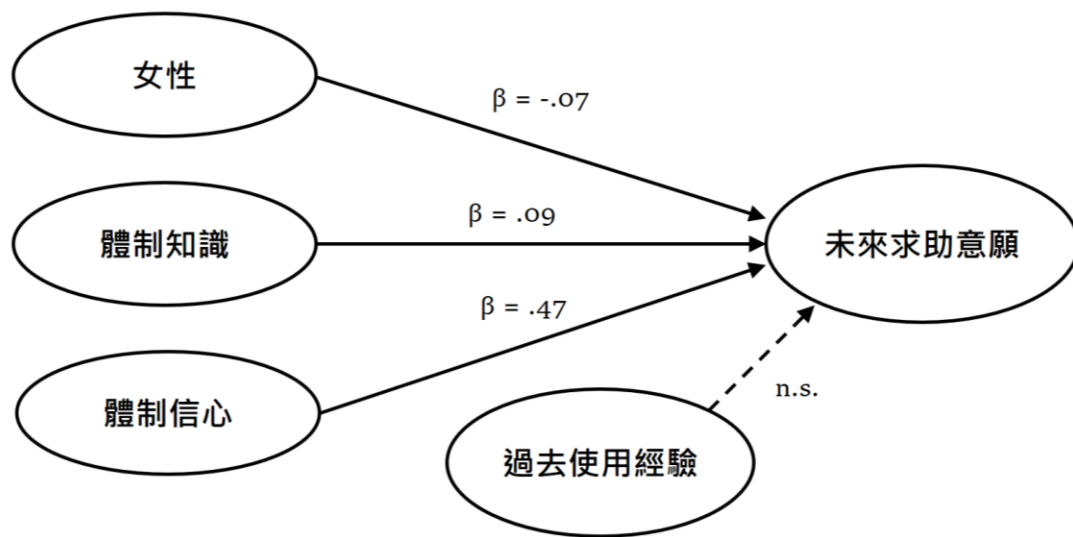


圖 4.13 未來使用性平體制意願的預測因子

我們也詢問大學生認為可能會影響性侵害受害者求助意願的原因，受試者的開放性回應與編碼後結果如表 4.7 的呈現。本研究將這些因素分成以下五大類：(1) 事件相關因素 (74 人, 12.0%)：即事件性質、事件管轄以及證據與證人的完整度 (2) 加害者相關因素 (83 人, 13.5%)：即加害人身分、加害人報復以及想保護加害人 (3) 被害人相關因素 (58 人, 9.4%)：即情緒因素、個人感受因素以及社會支持 (4) 校園通報體制因素 (307 人, 48.9%)：即學校氛圍或過去處理方式、通報體制特性、學校態度以及學校效能 (5) 關係與面子 (91 人, 14.7%)：即各種人際關係考量以及不想被他人知道的面子問題。

表 4.7 大學生認為影響受害者向學校求助的因素（開放式問題）

大類別	小類別	人數（百分比）	內容
一、事件相關	案件性質	47 (7.6%)	嚴重程度、加害方式、熟人間的性侵
	案件管轄	24 (3.9%)	發生地點（校內/校外）、優先求助警察
	證據/證人完整度	5 (0.8%)	證據/證人完整度
	總和	74 (12.0%)	
二、加害者相關	加害人身分	67 (10.9%)	加害者是本校學生、加害者是學校人員、加害者與學校特殊關係
	加害人報復	15 (2.4%)	加害者威脅報復自己/家人
	保護加害者	1 (0.2%)	保護加害者
	總和	83 (13.5%)	
三、被害人相關	情緒因素	25 (4.1%)	害怕、羞恥感/罪惡感、生氣
	個人感受因素	28 (4.5%)	覺得是私人問題、不想鬧大、自尊問題、怕不被相信
	社會支持	6 (1.0%)	有無社會支持
	總和	58 (9.4%)	
四、校園通報體制	學校氛圍/過去處理方式	34 (5.5%)	學校性暴力氛圍/見怪不怪、過去處理方式
	通報體制特性	129 (20.9%)	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
	學校態度	104 (16.9%)	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黑箱/壓下來
	學校效能	80 (13.0%)	學校能力、學校態度、是否有效/預期後果
	總和	307 (49.8%)	
五、關係與面子	人際關係	35 (5.7%)	師生關係、家庭關係、同儕關係
	他人眼光/面子	61 (9.9%)	擔心他人眼光、不想被他人知道、面子
	總和	91 (14.7%)	

說明：N = 617。同一名參與者可能提到多個因素，因此加總會超過 100%。

從表 4.7 可以發現，最多人重視的是校園通報體制的因素，有近一半的受試者提及此類別。其中又以「通報體制特性」（120 人，20.9%）最多人提及，其次是學校特性「學校態度」（104 人，16.9%）、「學校效能」（80 人，13.0%）、「學校氛圍/過去處理方式」（34 人，5.5%）。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大學生的認為校園通報體制本身是影響受害者會不會求助的因素，其中有 20.9% 在意通報體制是否能提供具有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的通報機制（通報體制特性），16.9% 會擔心通報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以及可能會被黑箱、被壓下來（學校態度），13% 會擔心學校有沒有能力、有效率地處理事件以及是否這個機制是否效果（學校效能）。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人提到「案件性質」（47 人，7.6%）以及「加害人身分」（67 人，10.9%）的重要性。前者包含事件的嚴重程度、加害方式以及是否為熟人間的性侵，後者則是加害者是否是校內人士、學校人員或是與校方有特殊的關係，這與前述國外的研究結果相似。由此可見，案件的嚴重程度與類型，以及受害者、加害者與學校三方間的關係都可能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求助。

最後，也有 91 人（14.7%）提到關係與面子的重要性，除了各種師生、家庭、人際關係的考量，許多人也害怕這件事情會曝光、擔心他人的眼光，這與前述國外的研究結果相似。但特別的是，有 14 人（2.3%）直接提及「面子」這個詞彙，可見面子這個概念對於台灣大學生仍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雖然國外的研究也提及人際關係以及害怕他人知道等因素的重要性，但台灣文化對於面子文化的重視，可能造成受害者更不願意求助。

（三）學校層次的分析

除了個體層次的分析，我們也進行學校層次的分析，了解個別學校的氛圍與學生求助意願之間的關係。針對參與者人數大於 10 的學校的體制知識、體制信心、校園體制使用意願進

行相關分析（ $N = 19$ 。與個人層次的分析結果類似，體制知識與體制信心有高度正相關（ $r = .64, p < .001$ ），而為來使用意願與體制知識（ $r = .48, p = .04$ ）以及體制信心（ $r = .71, p < .001$ ），尤其是後者有高達0.71的相關。也就是說，在學生有較高體制知識與體制信心的學校，學生普遍來說更願意使用校園性平體制。呈現如表 4.8 的呈現。

表 4.8 體制知識、體制信心與未來使用意願之間的相關（各學校平均）

	(1)	(2)	(3)
(1) 體制知識（學校）			
(2) 體制信心（學校）	.64**		
(3) 未來使用意願（學校）	.48*	.71**	

說明： $N = 19$ 。將參與者人數大於 10 的學校之分數平均，針對 19 個學校的分數進行相關分析。

我們進一步針對個別學校的體制信心分數與未來使用意願進行分析，從圖 4.14 可以看到不同學校的分布。由此可見，體制信心越高的學校，該校學生的求助意願越高，而其中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為體制信心與求助意願較高的學校，而曾經發生不當處置的輔仁大學信心的很明顯低於其他學校，且求助意願也極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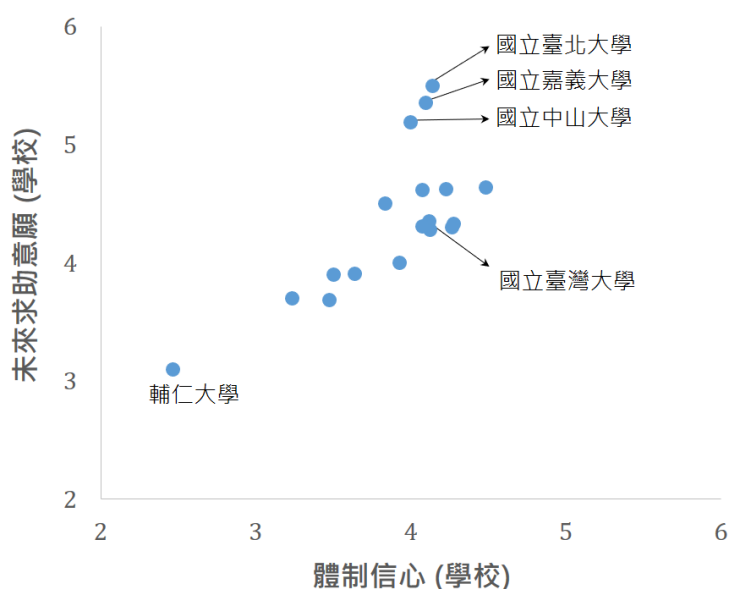


圖 4.14 各學校的體制信心與未求助意願平均分布

第三節結果總結：女性過去使用性平體制的經驗多於男性，但對於體制的信心以及未來使用意願都低於男性。進一步分析顯示，女性、對於體制較沒有知識或缺乏信心的人，未來如果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更不願意向校內管道求助。

有將近一半大學生的認為校園通報體制本身是影響受害者會不會求助的因素，其中有 20.9% 在意通報體制是否能提供具有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的通報機制，16.9% 會擔心通報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以及可能會被黑箱、被壓下來，13% 會擔心學校有沒有能力、有效率地處理事件以及是否這個機制是否效果。案件的嚴重程度與類型以及受害者、加害者與學校三方間的關係也可能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求助。台灣文化對於面子文化的重視，更可能造成受害者更不願意求助。

在學校層次分析方面，學生有較高體制知識與體制信心的學校，學生普遍來說更願意使用校園性平體制。其中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為體制信心與求助意願較高的學校，而曾經發生不當處置的輔仁大學信心明顯低於其他學校，且求助意願也極低。

四、校園體制背叛的類型及其影響

最後，本研究想了解發生在性侵害受害者身上的體制背叛類型及其影響。以下會先救性侵害受害者經驗過的體制背叛類型與程度進行分析，接著討論體制背叛與負面心理症狀之間的關聯，以了解是否有加重體制背叛創傷的狀況。

(一) 體制背叛的程度與類型

在 30 名性侵害受害者（扣除 4 名未填寫此部分問卷者）中，最常感受到學校「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 $M=1.07, SD=1.05$ ）或「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M=0.97,$

SD = 0.95) 的體制背叛，其中「不符合」為 0 分、「有點符合」為 1 分、「大致符合」為 2 分、「非常符合」為 3 分。若將「有點符合」以上的選項視為感受到此類型的體制背叛，有 60% 的受害者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有 53% 感覺學校「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 50% 感覺「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此部分可參照表 4.9 的整理。

表 4.9 性侵害受害者不同類型的體制背叛經驗

	平均值 (標準差)	比例
• 學校讓你難以通報你的經驗？	1.07 (1.05)	60.0%
• 學校事前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來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0.83 (0.95)	53.3%
• 在你通報事件後，並沒有給予足夠的回應？	0.77 (0.94)	46.7%
• 在你要求處分加害者後，並沒有適當處理你的案子？	0.77 (0.90)	46.7%
• 學校某些方面，否認你的經驗？	0.70 (0.79)	50.0%
• 使得整個環境，讓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學校一員？	0.70 (0.88)	46.7%
• 使得整個環境，讓你難以繼續待在學校裡面？	0.63 (0.81)	43.3%
• 學校把事情壓下來？	0.63 (0.81)	46.7%
• 學校製造一個大家對這類事件習以為常的環境？	0.63 (0.76)	46.7%
• 學校因為你通報事件而懲罰你？（例如：喪失原有的權益）	0.63 (0.76)	46.7%
• 學校製造一個使得這類事件更容易發生的環境？	0.60 (0.77)	43.3%
• 暗示你的經驗會影響學校的名聲？	0.50 (0.78)	36.7%

說明：N = 30。「不符合」為 0 分、「有點符合」為 1 分、「大致符合」為 2 分、「非常符合」為 3 分。比例為計算「有點符合」以上的比例。

在體制支持方面，性侵害受害者最常感受到學校「製造一個能夠安全討論這種經驗的環境」（ $M = 1.07, SD = 1.08$ ）以及「相信你的說法」（ $M = 0.97, SD = 0.96$ ）的體制支持，其中「不符合」為0分、「有點符合」為1分、「大致符合」為2分、「非常符合」為3分。若將「有點符合」以上的選項視為感受到此類型的體制背叛，有63%的受害者感受到「學校製造一個能夠正視性暴力議題嚴重性的環境」，其他體制支持也大概落在50%左右。此部分可參照表4.10的整理。

表 4.10 性侵害受害者不同類型的體制支持經驗

	平均值 (標準差)	比例
• 學校製造一個能夠安全討論這種經驗的環境？	1.07 (1.08)	56.7%
• 學校相信你的說法？	0.97 (0.96)	56.7%
• 學校製造一個能夠正視性暴力議題嚴重性的環境？	0.93 (0.87)	63.3%
• 學校讓你在事件處理的過程中具有發言權？	0.93 (0.98)	56.7%
• 學校把你被當成學校的一員慎重地對待？	0.90 (0.92)	56.7%
• 學校提供支持並滿足你身心適應的需求？	0.83 (0.91)	56.7%
• 學校有主動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的資源或協助（例如：輔導或面談諮詢、提供醫療或學業的資源）？	0.77 (1.01)	46.7%
• 學校有因為你的遭遇向你道歉？	0.63 (0.76)	46.7%

說明：N = 30。「不符合」為0分、「有點符合」為1分、「大致符合」為2分、「非常符合」為3分。比例為計算「有點符合」以上的比例。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性侵害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的差異，有一部分的人感受到體制支持、另一部分的人則是感受到體制背叛，可能受到不同層次的因素所影響。接下來我們會依照這兩個指標將受害者分成三類，以了解體制背叛與負面身心症狀之間的關係。

(二) 體制背叛的負面影響

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許多人在所有的體制背叛與體制支持的項目皆填答「不符合」，這類型的參與者我們將之分類為「無關體制」（ $N = 8$ ）。其他的受試者我們則將體制支持的題項反向計分，並與體制背叛的分數加總，計算體制背叛的分數，為了與體制無關的受試者做比較，我們將分數前 50% 的人稱為「高體制背叛」（ $N = 12$ ），分數低於 50% 的人稱為「低體制背叛」（ $N = 10$ ）。並將視視為次序變項，依序為「無關體制」、「低體制背叛」、「高體制背叛」。

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受害者的體制背叛程度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 $r_s = .37, p = .04$ ），與焦慮症狀（ $r_s = .32, p = .08$ ）相關也達到邊緣顯著，顯示體制背叛可能造成受害者更嚴重的心理影響。然而，體制背叛程度與創傷症狀之間的正相關並未達顯著（ $r_s = .30, p = .10$ ）。同樣地，體制背叛與校園安全感之間儘管有負向的關聯，但相關並未顯著（ $r_s = -.14, p = .47$ ）。也就是說，體制背叛會增加受害者的憂鬱症狀、也有增加焦慮症狀以及創傷症狀的趨勢。此部分的結果可以參考表 4.11 的整理。

表 4.11 性侵害受害者不同類型的體制支持經驗

	憂鬱症狀	焦慮症狀	創傷症狀	校園安全感
高體制背叛（ $N = 12$ ）	11.92 (4.99)	13.25 (4.39)	21.58 (8.43)	7.67 (3.11)
低體制背叛（ $N = 10$ ）	11.50 (5.17)	11.70 (7.18)	22.50 (12.75)	7.30 (2.36)

無關體制 (N = 8)	7.13 (4.48)	7.13 (5.61)	11.50 (10.90)	8.50 (3.11)
r_s	.37*	.32 [†]	.30	-.14

此外，我們也想了解體制背叛與校園求助行為的關係。結果顯示，體制背叛與求助行為之間的相關並未達顯著 ($r_s = -.10, p = .60$)，也與建議他人向校園求助的相關不顯著 ($r_s = -.25, p = .19$)。也就是說，體制背叛與未來求助意願無關，可能有其他影響受害者未來求助意願與建議他人求助的因素。

第四節結果總結：在體制背叛方面，有 60% 的受害者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有 53% 感覺學校「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 50% 感覺「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在體制支持方面，有 63% 的受害者感受到「學校製造一個能夠正視性暴力議題嚴重性的環境」，其他體制支持也大概落在 50% 左右。性侵害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的差異，有一部分的人感受到體制支持、另一部分的人則是感受到體制背叛，可能受到不同層次的因素所影響。

體制背叛會增加受害者的憂鬱症狀、也有增加焦慮症狀以及創傷症狀的趨勢，可見體制不當作為可能產生受害者長期的心理影響。然而，體制背叛與校園安全感及未來求助意願無關，可能有其他影響受害者未來求助意願與建議他人求助的因素。

第五章 研究二：研究方法

研究二的參與者為校園非自願性經驗的受害者，不論是否曾經向校方求助或是通報都可以參與研究，試圖了解校園性侵害或猥褻受害者對體制的看法以及求助的經驗。首先，本研究想了解發生在性侵害事件對受害者產生的影響及其因應策略。其次，我們也想了解受害者過去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求助經驗，包含求助的時間點以及對象。再者，會進一步詢問受害者求助或不求助的原因，以及考量是否求助的因素。最後，我們會詢問受害者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的知識、信心以及對於校園體制的完善有何建議。本研究經台灣大學倫理審查中心通過後執行。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利用網路的方式招募受試者。若是在研究一中有非自願性經驗的受害者，就會被邀請參加研究二，若有意願參加者則可以在研究一的最後留下聯絡資訊，實驗者會主動聯絡有興趣受訪的參與者。由於研究樣本較為特殊，招募上較為困難，因此研究二共招募 4 位年滿二十歲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受害者，扣除一名性侵害事件發生在國中的參與者，共有 3 名有效的受訪者。其中 2 名為男性、1 名為女性。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請參照表 5.1 的整理。

二、研究流程

訪談以當面或電話訪談進行，參與者可以自由決定訪談方式。訪談進行約 1 小時，過程全程錄音。訪談員皆由具有社會工作背景及性別平等事件調查經驗的計畫主持人擔任，如果察覺訪談過程受試者有過大的情緒反應，會立即中止訪談。當面訪談者，當場簽署知情同意書後進行訪談；若為電話訪談，知情同意書在事前以電子郵件或信件為之，並在電話訪談之前再次說明並確認參與者是否親自簽署同意書、是否真的願意接受訪談。

表 5.1 研究二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目前身分	訪談方式	非自願性經驗事件			
				當時就讀地區	當時就讀身分	行為人	事件內容
A01	男	研究生	當面訪談	南部大學	大學一/二年級	他校男學生	未經同意拔套插入
A02	女	五專畢業兩年	電話訪談	北部五專	五專二年級	同校男老師	脫去衣服、觸摸上半身
A03*	男	大三	電話訪談	—	國中一年級	同校女學生	強制使性器插入
A04	女	大學剛畢業	電話訪談	北部大學	大學一年級	租屋處警衛	觸摸大腿、胸部

* 備註：由於本研究招募時鎖定「發生在就讀大專院校期間」的非自願性經驗，然而 A3 的經驗發生在國中時期，較難理解其對於大學校園體制的看法或求助意願，因此樣本不會納入主要的分析，僅在最後附上訪談逐字稿。

訪談形式為半結構式訪談，內容主要但不限定於以下幾個部分：（1）事件後曾經告訴哪些人？曾經向哪些管道求助？（2）為什麼會選擇向這些管道求助？（3）為什麼要向／不向學校管道求助？考量的是什麼因素？（4）在這些管道中求助的經驗，以及所產生的影響？（5）在受害經驗之後的想法與需求？想要的是什麼？（6）認為怎麼樣可以讓校園在處理這類事件時，有更好的處置。詳細訪談大綱請參考附錄二。

第六章 研究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由於研究樣本較為特殊，最終樣本僅有三名受訪者，但其中依然提及許多重要的內容，以下將就訪談提及的各個部分做簡單的描述。受訪者 A01 為男性，在就讀大學期間，透過交友軟體認識的男性相約發生性行為，但對方在未經同意下拔套插入，多年之後他才向朋友揭露此次經驗，但並未向正式管道求助。受訪者 A02 為女性，在就讀五專期間在校內男性師長的辦公室打工，一次下課後被該名師長帶到停車場，用手撫摸上半身，多年之後才向心理師揭露這段經驗，也並未向正式管道求助。受訪者 A04 為女性，受到租屋處男性警衛強制撫摸大腿與胸部，事後向學長與警方求助，也正式向法院尋求協助，但最終不了了之。

一、隨著脈絡與時間變化的性暴力創傷

性暴力從來就不是一個同質的概念，不同的案件類型、加害者與受害者特質都會影響受害者的傷害與復原的程度（Campbell，2008）。在本研究中，不同的事件類型也對於受害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與傷害，其隨時間變化的復原歷程也有所差異。

（一）受害事件當下的驚嚇與不安

對於所有受訪者而言，非自願性經驗都是一個負面的感受，但每個人對於事件反應的強度與形式有所不同。其中受訪者 A02 與 A04 在事件中感受到強烈的負面情緒，當下的反應常常是驚嚇與混亂不安：

受訪者 A02：我覺得是**很驚嚇跟混亂**，會覺得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受訪者 A04：可是那時候我就**驚魂未定**，然後我就.....我就一路走，一路發呆，到家裡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我還記得那時候，**警察來的那一刻，我才.....我才哭**。

相對其他人的反應，受訪者 A01 形容自己為「非典型的受害者」，他的感受是較為模糊矛盾的。因為他本來就有進行性行為的打算，雖然並不願意發生這樣的性行為，而且在性交過程中有表現出抗拒，但他認為自己確實也感受到快感，雖然在法律上可能成立，但在情感上卻難以將自己的經驗定義為「性侵」：

受訪者 A01：我覺得有點倉促但也沒有到不能接受，但他後來就是……拔了套子之後就是又進來，所以等於是無套肛交。所以那時候我就很不能接受，因為就從那個安全性行為到風險性行為 [……] 但我自己也很……我有爽到……再說對方是性侵，好像有點得了便宜才賣乖。我知道實際上不是這樣啦，但在情感上或這是情緒上還蠻像是……那就當作跟一個不是菜的人做好了。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受訪者 A01 沒有感受到強烈的負面情緒，在事件當下心情不好，但隔天一醒來也感受到有點混亂，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與處理這樣的經驗：

受訪者 A01：那時候就是情緒很大騎回家裡，然後我就睡了大概一天。睡醒有稍微好一點。[...] 一方面也是他晚上沒有讓我好好睡啦。睡不好，然後心情也沒有很好。然後睡了整天以後就起來，好像就這樣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二）長期創傷的重新喚起與復原

性暴力創傷並非一成不變的傷害，而是會時間改變強度與樣貌，尤其是在個人事後遭遇不同的加強因子或保護因子，或者是因為一些事件重新喚起這樣的經驗，都可能讓隱藏的創傷對於個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Campbell, 2008）。

在本研究中非自願性經驗都對於受害者產生長期的影響，這些負面經驗可能在日後因為不同原因被重新喚起。受訪者 A02 提及傷害是一輩子的，她在事後就立刻離開加害

師長打工的地方，不想要跟加害師長有任何的接觸，以防自己再次回憶起被性騷擾的不愉快經驗：

受訪者 A02：對對對。就什麼都不想要跟這個老師有任何的接觸，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就是看到他就會想到那個回憶這樣。[...] 那個真的一輩子都忘不了，一輩子的印記吧我覺得……一輩子的印記，想要忘記也無法忘記這樣。

受訪者 A04 也提到日後進入司法程序後，必須重新看到行為人（雖然透過單面鏡作為屏護，對方看不見她），但這樣的接觸與對方的言行仍然讓她產生很大的情緒。向法願求助而無法得到正義的經驗也讓他在日後看到影集時，重新想起求助的不愉快經驗：

受訪者 A04：法官就是很大聲的跟那個人說，他們都別無所求了，只要你一句道歉，你到底為什麼還不道歉，所以他就說了那句，好啊，我道歉啊，對不起，還很挑釁這樣，對不起，但是我沒有錯，我沒有做那些事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開始情緒崩潰，我後面都不記得了。

受訪者 A04：我已經比以前冷靜很多了，可是我還是會有一點點激動，然後就是還是會有一些就是眼眶泛淚或什麼的，我前一陣子，甚至看那個影集，看到，看那什麼漢娜的遺言，然後就是裡面就是有橋段是被強暴什麼，那時候我看到那邊的時候[...] 他們也是到法院，然後他完全沒辦法伸張這件事情，然後我那時候就哭得很不能自己。

受訪者 A01 的經驗則是比較特別，雖然事件當下有很大的「不爽」，但其後很長一段時間他並沒有很常想起這件事情，直到多年以後進行愛滋病篩檢，才重新想起這件非自願無套肛交。等待檢驗報告結果的過程，讓這樣的經驗重新回到自己身邊，得病的可能也造成他更多的緊張與焦慮：

受訪者A01：其實很久，很久。應該一年半還兩年後才有檢查。其實這件事情我沒有印象到非常深刻，通常是可能會聊一聊對我有這樣的事情，但是檢查的那一次，那個經驗是很強烈的被喚回來。我在等七天內衛生所的報告出來，而且還要我自己打電話這樣子。所以就是那七天是很……一開始是還好吧，就是也沒有後續的反應。[...] 所以……那一次我才印象很深刻，因為很焦慮如果出來的是陽性怎麼辦？然後我才想到，對，我那次有危險性行為，然後我才比較深刻的意識到「對啦，這真的是性侵」。

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與自我的調適，受訪者漸漸從創傷中走出來，可以在訪談中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雖然這樣經驗並無法被忘卻，但受訪者漸漸學會與這些經驗共處。受訪者A04也提到，希望透過參與這個訪談重新去面對整理自己的經驗；而受訪者A01則在日後擔任加入性別團體，面對自己的經驗也協助有類似經驗的人。

第一節結果總結：在性暴力事件當下，受害者感受到的往往是不安與驚嚇，認為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而感到混亂。隨著時間的過去，該經驗可能會對他們產生長期的影響，特別是透過一些脈絡（如受害者相關的人事地物、性疾病的檢測）的重新喚起這樣的負面經驗。然而，能夠在訪談中陳述自己經驗的受訪者，往往是已經找到與自己經驗共存的方式。

二、揭露受害經驗的決策過程與他人的反應

受害者的求助行為大致可以分為「非正式揭露」（informal disclosure，向家人、朋友、配偶等尋求協助）以及「正式揭露」（formal disclosure，向醫院、警察、校方等機構尋求協助）。在本研究中，受訪者曾經向朋友／學長、家人、心理師、警察等不同管道揭露自己的經驗，除了對象的差異，揭露的時間點有些是在事件當下、有些則是要到多年後才願意說出來，受訪者也常提到在決定是否揭露經驗過程中的矛盾以及揭露之後的經驗。過去研究也發現，他人對於事件的反應會影響受害者的心理適應（Ahren, 2006）。本節將討論受害者揭露受害經驗的決策歷程，以及揭露之後他人的反應對自己產生的影響。

（一）影響受害者求助意願的因素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 A04 在發生之後立刻告訴學長，學長馬上連絡警方到場。相對的，A01 與 A02 則是要到事件後多年後才願意跟別人說。

A01 在很多年後曾向朋友暗示自己有發生這件事情，而這次的訪談是他第一次完整提到這件事情。他提到許多個當下不求助的原因：（1）不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性侵：如同前一節提到，他不確定自己的經驗可不可以算是性侵，且自己在過程中的確獲得快感，因此不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受害人。國外的文獻也提到「自認不夠嚴重或不是性侵」（non-acknowledgment），也就是不認為自己經驗夠嚴重或不算是性侵害，往往是許多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的原因（Cohn et al., 2013）。受訪者 A01 認為他這樣非典型的經驗可能導致他人不好的看法，像是「得了便宜還賣乖」。（2）同理行為人：受訪者 A01 也提到他不認為行為人是壞人，只是太衝動了，且害怕通報事件的後過可能會破壞對方的生涯。他也提到在事件後加害人的貼心舉動：

受訪者A01：隔天早上離開，他就說：「欸那我送你下樓，騎車要小心，到家再跟我說」這樣子。然後我就轉頭就把他封鎖，我就封鎖他這樣子。

受訪者 A01：我也說不出口「你性侵我」這樣子。他不壞，但他衝動。所以.....當然我知道就是衝動需要付出代價，因為他作出讓自己不受控的選擇，但我覺得這個代價會有點太大了。通報以後他要承擔的代價太大了。

也就是說，雖然他對於對方的行為感到不滿，但對於對方這個「人」並非沒有一部分的好感與同理，因此不希望傷害到對方。（3）同志身份可能會曝光：對於受訪者 A01 而言，當時他還沒或是剛出櫃，因此向他人揭露經驗也意味著自己的同志身分可能會曝光。尤其是當時家人對於他的同志身分可能有點疑慮，不希望讓家人有更多的擔心：「反正如果是出櫃也才剛剛開始出櫃，我不想要讓對我是同志的這個角色有那麼多的擔心或者是焦慮，所以我就不打算跟他們講.....」。這點也可以對應到國外文獻的研究，對於「怕被其他人知道」（others knowing）是影響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的重要原因之一（Cohn et al., 2013），尤其當受害者本身又具有受到社會汙名的認同時，揭露的代價可能是多重的汙名、代價更加的大。（4）對通報體系的不信任：最後，受訪者 A01 也表達對於正式通報體制的不信任，若是自己的事件是否能夠被公平、正義的處理的疑慮，這部分會在下一個節更深入的討論。

由於行為人是校內師長，A02 要等到畢業之後才願意跟朋友講這次的經驗。以下兩個主要原因影響他不願意揭露這次的經驗：（1）無法面對事件、也不想提起：受訪者 A02 提到事件後的情緒狀況並無法說出來，而他試圖讓自己不要想起這件事情：

訪談員：這麼長的四年還五年的時間，你都當成心裡頭最痛的秘密是不是？

受訪者 A02：就是不要想起那件事就好。

訪談員：可是如果想起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受訪者 A02：對阿，會覺得.....就是很不舒服這樣。

一直到多年後才願意向朋友與心理師講出來。(2) 接受行為人的道歉：事件之後，該名師長曾經向受訪者道歉，對方利用通訊軟體跟他道歉，他也接受對方的道歉：

受訪者：有，其實那時候事後發生之後，他有再 FB 私訊我。[...] 他私訊的目的只是說他當下做出那些行為他也覺得很不好。

訪談員：喔他有跟你道歉就對了。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那他有接受你的道歉，還是說你根本就不理他？

受訪者：我接受他的道歉。

訪談員：你就算了，接受道歉以後就算了這樣？

受訪者：對對對。

由此可見，受害者可能因為接受行為人的道歉，就認為不需要、不應該再把事情鬧大。(3)

怕揭露後不被相信，引來更多問題：受訪者也提到怕皆露之後，如果沒有好好處理反而會引來更多問題：「我覺得當下沒有處理好的話，在講那些，我覺得我很怕別人會不相信，會引來更多的問題。」。這點也於國外的研究相似，許多人會因為認為自己的事情不會被相信或是認真對待而不願意求助 (Ceelen et al., 2016)。重要的是，這也點也與她對於學校氛圍以及通報體體制的不了解與不信任有密切的關係，這點會在下一節詳細討論。

從本研究中當下未揭露經驗的受訪者身上，可以發現受害者不願意揭露的原因是十分多元的，且有不同層次的影響：有些是個人內在的（對事件的定義、還無法面對事件），有些是與行為人有關的（同理行為人、行為人道歉），有些是人際層次的（害怕他人知道、怕他人不相信），有些甚至涉及社會文化性的因子（對同志的汙名）。其中也往往涉及也會涉及下一節會討論到的體制性因子。

（二）接露之後他人的反應及其影響

在本研究中，只有受訪者 A04 在事件當下馬上打電話給學長，學長的反應給了他很多的支持。這個學長馬上通知警方並到當場協助處理，雙方隨到就到警察局做筆錄：

受訪者 A04：學長就蠻機靈的，他就說，叫我現在，叫我走下去剛剛那個地方，就是要到警衛那裡，他就說他馬上過來這樣，然後他帶我過來之後，同時他也打電話給警察。

受訪者 A04：那時候那個學長很勇，他就陪我，六點多的時候陪我回家，就是回那個租屋處，拿我的東西...

除了學長提供的支持，在警察局的經驗也算是正面，她也提及覺得警察很好心。

受訪者 A04 的家長事後察覺她神情有異，逼問之下她才告訴母親這件事情，父母親也提供很大的支持，協助她處理租屋的問題，也協助她走法律途徑。然而，在與房東交涉的過程中，有很多不愉快的經驗，因為這名警衛也被指控類似的事情，但房東也沒有積極處理，在房租的處理上不覺得自己要負責人，讓受訪者 A04 感覺非常不好：

受訪者 A04：那個房東沒有，我覺得他沒有保護（受害者），他很在乎他自己的房子租不租得出去，然後怎麼樣的。[...] 其實我沒有跟他很親近，可是他只要，就是他還是會很親切的問候我說，你最近還好嗎？什麼的。然後有什麼忙的，就是如果

關於房間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是隨時LINE他，然後他就會，他也是就是很熱心處理的那種，可是殊不知那時候就是碰到[...] 可能會有違約金那件事情，他就變得很強硬...

然而，除此之外受訪者 A04 其實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在法院的程序中雖然由於行為人持續否認、也不是很甘願道歉，而一度情緒崩潰，但法官在過程中也責備加害人，關心受害者的感受，如今她依然記得：「我記得我那時候，那個法官是女生，他聲音很溫柔，我到現在還記得」。可見旁人一點點的好意與支持，都可能對當事人產生很大的影響。儘管如此，由於最後訴訟一直沒有進展，最後當事人也是對於司法體制感到失望而放棄。

受訪者 A02 則是在事發後兩三年，開始尋求心理師的協助，這樣的經驗讓她開始能夠面對這樣的經驗，也能夠在生活中更能夠處理自己的情緒：

受訪者 A02：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窗口讓我訴說這些事，不然我會覺得心理都一直都會有一個很壓抑的感覺。[...] 去接觸心理醫師之後，我覺得聊過比較可以去面對這些事情，才能夠把這些事情講出來。不然我覺得以之前的我，是沒辦法講出這些事的。

受訪者 A01 則是曾經向朋友暗示過自己有這樣的經驗，但對方可能不夠敏感，並沒有感覺到這可能是在談論一個不愉快的性侵經驗：

受訪者 A01：我有說就是我有發生危險性行為，而且不是很開心這樣子，但是大概講類似的訊息，但是他們其實沒有意識到我在講就是可能是約到一半就被拔套。他們可能就覺得我很 open、就是什麼都可以，但是沒有。這一部分，至少在拔套這件事情是很焦慮的這樣子。但我知道就是我的朋友應該也，某一些人應該也可能意識到

我可能是在講我有被性侵的，可是他們沒有選擇動作的理由是：他們大概知道我沒有很想要特別的去做什麼。就是我不想要有人知道。

然而，由於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或沒特別希望朋友提供什麼協助，因此朋友並沒有提供特別的支持或是反應。

第二節結果總結：不同層次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揭露受害經驗：有些是個人內在的（對事件的定義、還無法面對事件），有些是與行為人有關的（同理行為人、行為人道歉），有些是人際層次的（害怕他人知道、怕他人不相信），有些甚至涉及社會文化性的因子（對同志的汙名）。其中也往往涉及也會涉及下一節會討論到的體制性因子。揭露經驗之後，不論是同學、朋友、家人、警察或法官都能夠扮演社會支持的角色，這些社會支持可能會影響受害者的復原適應以及求助行為。

三、校園性平體制的知識與信心的缺乏

本研究中的三名受訪者都沒有向學校求助，在訪談中也都提到各種影響他們不願意求助的因素。國外研究指出，體制性的因子（如：校園氛圍以及訓練課程）也是預測大學生選擇向校方求助意願的重要因素（Spencer et al., 2017），本研究的受訪者也常常提及此部分的議題。本研究整理出以下三個原因：（1）校方性平機制宣傳效果不彰（2）對於案件將如何被處理充滿不安（3）對於學校性平體制的不信任。以下將就這三個部分的因素分別討論。

（一）校方對於性平機制的宣傳效果不彰

在決定是否利用校園性平求助管道的第一步，就是受害者是否知道這個管道有基本的理解與認識，而校方的宣傳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受訪者 A01 與 A02 都提到自己學校的校園性侵害事件的求助管道並沒有很好的宣傳。

在被詢問為何不像學校求助的原因時，受訪者 A02 也坦承：「我覺得我們學校算是蠻沒有在宣傳這一塊，因為我其實也真的不太知道學校的這些機制是怎麼樣」，因此對體制的不了解是導致她沒有考慮向學校求助的原因之一。相似的，受訪者 A01 則是提及自己的學校在新生訓練的時候可能有介紹校內的求助管道，但使用的方式可能過於僵硬、制式化，無法達到應該有的宣傳效果：「我有點忘記他們有沒有講，但是當然他們都有貼那個貼紙啦。那個貼紙就很像政策宣導啦」。此外，受訪者 A03 的事件發生在國中時期，他提及自己當時並不知道性別平等委員會，但知道輔導室是可以尋求協助的管道；到了大學以後，他雖然也知道有這個求助管道，但也提到他對於其功能的理解十分有限：「其實我是知道有這個機會，但我對學校性平會的功能不太了解」。

由此可見，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大學校園的政策宣導，儘管讓多數受害者知道「性別平等委員會」這個機制的存在，但對於這個體制具體的功能或效果理解相對有限。而這很可能會影響到受害者是否願意使用這個機制。

(二) 對於案件將如何被處理充滿不安

對於受害者而言，一旦通報自己的案子，校園體制將如何處理充滿太多不確定性；而缺乏透明性與無法給予受害者控制感的機制，往往是造成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的原因。

受訪者 A01 本身有為性別研究領域的學生，對於學校的性別政策與機制有一定程度理解，但對於體制會如何處理自己的案子依然充滿著不安。他也認為，一旦受害者進入這個體制就像是進入一個龐大的機器，對於其中的過程及結果似乎不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受訪者A01：因為我自己是做性別研究，對性騷擾、性侵也有接觸，所有我有點忘記他們有沒有講。我忘記了，但這是我知道的，只要任何一方是學生，就是用校園的這一邊來處理。我有點忘記他們有沒有講，但是當然他們都有貼那個貼紙啦。那個貼紙就很像政策宣導啦，但是就很沒有一種.....就會有一種假設我去求助就會硬生生被塞到一個 SOP 流程裡面，就這樣絞絞絞.....就很像一個工廠，最後出來這樣子。所以.....恩.....也沒有特別想要求助。

受訪者 A02 也提到類似對於這個機制設計上的問題，由於行為人是學校老師，如果交由學校調查很難有公正的處理：

受訪者 A02：我們學校的話，我有去查過，我覺得那個系統很不人性化。如果你去講學校老師發生的事情，學校一定會把他壓下來阿。

由此可知，在受害者的認知中校園性平機制並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而且在過程中是否真的利大於弊是無法確定的，這樣的不安讓他們下了不願意通報的決定：

受訪者：對，因為覺得不如乾脆就自己隱瞞，決定隱瞞還比較好。

訪談員：嗯所以就是要耗出多少成本的問題，你寧願自己隱瞞，成本或許自己還能負擔。但如果你去公開、或是去尋求協助的話，負擔的成本更大。可不可以這樣說？

受訪者：對對對。

(三) 對於學校性平體制的不信任

三名受訪者也都提到對於自己校園性平機制的信任，可能會草草了事或者是被輕易的被「壓下來」，因此並沒有想要跟學校求助，最終都尋求其他管道的協助：

受訪者 A04：我知道學校有什麼教官室，還什麼那些的，可是我就是.....我完全沒有想到要去求助他們，我覺得.....我可能.....我不喜歡陌生人關愛我的眼神。[...] 而且我也不覺得他們能處理什麼，我還.....對啊，我覺得他們幫不到忙，他們可能把，嗯.....我們系上老師抓去開一輪會，我猜想的啦，然後說要積極宣導什麼的，可是這樣子，對我來說還是沒有什麼幫助啊。

同樣地，受訪者 A01 也提到對於學校的不信任，而其中的原因出了他認為自己的學校「風氣很保守」，可能對於同志或同志的性有負面態度。同時他也曾經聽聞過去學校曾經有人被性平委員二度傷害，因此認定這個體系不可信任，因而不願意求助：

受訪者 A01：坦白說，我不太相信我們學校的人 [...] 當然我不太確定那是不是我們學校的事件。我那個時候接觸資訊沒有那麼全面啦，還沒有像我後來參與社群之後那麼全面。但是我那時候主要碰到的資訊就是，還蠻負面的經驗，就是在性平的調

查的過程中，就是也有在是受到裡面的委員傷害，或者是比如說在.....在諮商裡面就丟掉了，直接被諮商師說沒辦法處理就請其他來處理，就辦辦這樣子。所以我那時就覺得這一套流程有點可怕，他的.....他太未知了。

受訪者 A02 除了表示對於學校的不信任，也指出媒體會影響他對於學校的看法。當訪談者詢問為甚麼先入為主的認為學校不能夠好好處理事件，她解釋：

訪談員：但你沒有去投訴，你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處理阿？

受訪者 A02：我覺得可能是常常看到社會新聞，就會覺得.....很多事情就是會被壓下來這樣。

訪談員：所以你不相信學校會公平處理？

受訪者 A02：對。

由此可見，學校的氛圍（是否保守）、過去處理事件的方式、電視新聞的報導都會影響受害者對於學校體制的信心，如此可能讓一次不良的處理方式變成無人願意求助的惡性循環。如何增加學生對於校園體制的信心是迫切需要的努力。

誠如研究一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對於校園體制的的不信任是造成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的主因，認為學校可能會草率處理，甚至把事情壓下來而不願意去求助。與其要說是體制背叛，不如說是他們一開始就沒有對於學校的信任，而一個沒有取得學生信任的體制是無法發揮其功能的。

第三節結果總結：本研究整理出以下影響受害者向學校求助的因素：（1）校方性平機制宣傳效果不彰；（2）對於案件將如何被處理充滿不安；（3）對於學校性平體制的不信任。首先，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大學校園的政策宣導，儘管讓多數受害者知道「性別平等委員會」這個機制的存在，但對於這個體制具體的功能或效果理解相對有限。其次，對於受害者而言，一旦通報自己的案子，校園體制將如何處理充滿太多不確定性，也往往認為自己的需求無法被體制滿足。最後，受訪者都無法信任自己的校園體制，覺得校方可能會草草了事或者是被輕易的被「壓下來」，因此並沒有想要跟學校求助，最終都尋求其他管道協助。

第七章 研究討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果摘要及討論

本研究透過兩個子研究提供理解影響性侵受害者身心調適的體制性觀點之檢視。研究一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了解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侵害的盛行率、負面心理影響、求助意願，以及對校園體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二則是針對有性侵害或猥褻受害經驗的大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其願意求助或不求助的原因，以及對於校園體制的認知以及改善的建議。研究結果與討論總結如下：

發現一：性侵害造成受害者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以及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

國外研究也指出，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暴力事件造成受害者憂鬱、焦慮、創傷症狀，也可能會造成睡眠以及性方面的困擾（Smith & Freyd, 2013），也會造成受害者校園安全感的喪失（Rosenthal, Smith, & Freyd, 2016）。過去並沒有國內研究針對校園性侵害的負面影響進行全國性的調查，本研究發現性侵害造成受害者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也有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也會造成校園安全感的喪失。可見不論國內外性侵害對於受害者都會產生長期且重大的影響。

我們也發現，不論男女都可能受到性侵害，然而加害者主要仍然是男性。重要的是，性侵害受害經驗皆造成嚴重的心理症狀，性侵害的負面影響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因此，在制定校園性暴力防治政策時，應該同時兼顧不同性別的風險以及受害者可能的需求。我們也發現，校園安全感的喪失可以部分解釋受害經驗的負面心理影響。因此，提升校園安全空間的安全、減少治安死角，或許是可以幫助受害者重新找活生活中的控制感，減少一部分的負面心理影響。此外，我們也發現女性普遍認為校園較不安全，也意味者台灣的大學校園可能並未有效地確保女性的人身安全。

發現二：70%的性侵受害者尋求非正式協助，23%曾向正式管道求助，20%從未揭露。

雖然部分的受害者會向身邊的人揭露受害經驗，正式向校方或是警政機關通報（「正式揭露」）比例卻十分的低，有很多人甚至從未向任何人說過。本研究所發現的比例與國外的研究類似，不論國內外性侵害受害者都是優先向親友或朋友協助，較少會正式求助（Krebs et al., 2007；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4）。在本研究 30 名性侵害受害者中，在發生性侵害事件之後共有 21 名（70.0%）曾經尋求非正式管道的協助，有 7 名（23.3%）曾尋求非正式管道求助，有 6 名（20.0%）未曾向別人說過。在非正式管道方面，有 13 名曾向同學求助、7 名曾向校外朋友求助、5 名曾向家人求助以及 1 名曾向伴侶求助。在正式管道方面，有 4 名曾向學校師長尋求協助、2 名向心輔中心協助、1 名向家暴防治中心、1 名向醫療院所求助。可見同學跟朋友仍然是主要的求助管道，而向學校求助的人少之又少。

研究二也發現，不同層次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揭露受害經驗：有些是個人內在的（對事件的定義、還無法面對事件），有些是與行為人有關的（同理行為人、行為人道歉），有些是人際層次的（害怕他人知道、怕他人不相信），有些甚至涉及社會文化性的因子（對同志的汙名）。因此，在了解受害者求助的決策時，應該同時考慮不同層次的因子，以及這些因子之間的交互影響。

發現三：女性、性侵受害者未來較不願向校方求助，可說是處於多重弱勢的處境。

我們發現性別與性侵害受害經驗會影響大學生自身與建議他人的求助意願。社會對於女性侵害受害者的偏見可能是造成女性不願意求助的原因，而有過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受害者可能因為過去不好的求助經驗（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而降低他們對於求助管道效能的認知。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性侵害受害者嚴重的心理後果（如憂鬱或創傷反應），可能讓他們更沒有求助的意願。此外，過去的求助經驗對於未來求助意願沒有影響，可能是由於本樣本中

過去有校園求助的比例過少（僅 14 人，2.2%），也可能是由於求助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經驗，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之。因此，要培力（empower）女性以及過去曾有受害經驗的受害者，就必須要提升他們遇到性暴力求助的意願，但誠如 Dworkin & Schumacher（2016）所說的我們並是要一味的去鼓勵受害者求助，而是應該檢討並建立一個良好的體制，讓受害者願意主動使用。

發現四：對於性平體制知識與信心的缺乏，造成大學生不願意向校方求助。

研究一發現，有將近一半大學生的認為校園通報體制本身是影響受害者會不會求助的因素，其中有 20.9% 在意通報體制是否能提供具有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的通報機制，16.9% 會擔心通報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以及可能會被黑箱、被壓下來，13% 會擔心學校有沒有能力、有效率地處理事件以及是否這個機制是否效果。

研究二發現，影響受害者向學校求助的因素：（1）校方性平機制宣傳效果不彰：（2）對於案件將如何被處理充滿不安（3）對於學校性平體制的不信任。首先，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大學校園的政策宣導，儘管讓多數受害者知道「性別平等委員會」這個機制的存在，但對於這個體制具體的功能或效果理解相對有限。其次，對於受害者而言，一旦通報自己的案子，校園體制將如何處理充滿太多不確定性，也往往認為自己的需求無法被體制滿足。最後，受訪者都無法信任自己的校園體制，覺得校方可能會草草了事或者是被輕易的被「壓下來」，因此並沒有想要跟學校求助，最終都尋求其他管道協助。

發現五：過半的受害者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的體制背叛

性侵害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的差異，有一部分的人感受到體制支持、另一部分的人則是感受到體制背叛，可能受到不同層次的因素所影響。然而，在本研究中有 60% 的受害者感受

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有 53% 感覺學校「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 50% 感覺「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可見台灣校園普遍存在對性侵害受害者的體制背叛的現象。

國外文獻發現性侵害受害者，很可能因為所身處的體制（學校）的不作為或是不當作為而產生負面的心理影響（Smith & Freyd；2013，2014）。本研究結果符合 Smith 和 Freyd 所提出的「體制背叛」觀點，對於性侵害受害者，校園的體制背叛會造成較高的憂鬱與焦慮症狀，但對於創傷症狀的影響與校園安全感的影響較小；而體制背叛與未來求助行為的負相關則未達顯著。本研究是第一個特別關注學校體制背叛的研究。與過去研究類似，體制背叛與負面心理症狀都有正相關的趨勢，也就是學校體制不作為／不當作為可能會造成性侵害受害者更嚴重的心理後果。因此大專院院校校園必須確保自己有效處理校園性侵害，負起體制責任，以保障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尤其在台灣，當校方處置不當的案例登上新聞，可能會加深未通報受害者的傷痛、也很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未來若發生類似的事件時選擇不通報。

二、政策建議

「之前聽別人的案件，就是覺得說好像真的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訴諸，然後可以幫到忙。可是自己在其中的時候，覺得真的很受限。」（受試者 A04）

本研究檢視了我國校園性侵害的現況，也從校園性侵害受害者的觀點出發，探討她／他們在對校園內求助管道的認知與感受，並進一步探討校園內管道的求助經驗對受害者產生的影響，是否隱藏了體制背叛的問題。總結以上的結果發現與討論，本研究針對校園性侵害政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建議一：有鑑於大學生對性平體制知識的缺乏，校園應該加強實體或網路的宣導。其中必須

釐清性平體制的特性，如：通報體制具有隱密性、公平性以及可能產生的後果。

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大學校園的政策宣導，儘管讓多數受害者知道「性別平等委員會」這個機制的存在，但對於這個體制具體的功能或效果理解相對有限。而這很可能會影響到受害者是否願意使用這個機制。因此，除了應該在新生訓練或其他時間進行性平宣導，也應該解釋通報體制的功能與特性（是否能提供具有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的通報機制），並且釐清通報之後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網路宣導，黃冠儒（2016）曾經檢視全國大專院校性別平等教育的網頁，發現儘管大部分都有放上相關法規以及複雜的流程圖，但很多缺乏 24 小時的通報管道，也往往無法對性平流程中的相關概念（性侵的定義、過程中的保密性、受教權的保障）進行釐清——因此就算受害者想要上網尋找資訊，也往往是無法獲得完整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建議全國大學校園應該強調實體的宣導，也應該重新檢視校園網站中的性平資訊是否完整。

建議二：除了建立良好的通報體制，校方也應該處理對於校園體制缺乏信心的問題，以增進

受害者未來的求助意願。

大學校園整體的氛圍、過去處理事件的方式、電視新聞的報導都會影響受害者對於學校體制的信心，如此的蝴蝶效應，可能讓一次不良的處理方式變成無人願意求助的惡性循環。如何增加學生對於校園體制的信心是迫切需要的努力。因此在建立良好的通報體制的同時，校方也應該處理對於校園體制缺乏信心的問題，以增進受害者未來的求助意願。尤其是在學校過去曾經有不良的處理案例時，應該更加設法取得學生的信任，而非一味的要求學生必須要求助。舉例而言，透過一些全校性的性別平等活動，不僅可能增加大家對於體制的認識，可能讓學生了解學校對於性平議題的決心。

建議三：學校不應該將性暴力視為單一個案，應負起體制責任，並重新檢討其中是否包含體

制背叛的問題。

大學校方應該講自己理解為校園性侵害的「當事人」而非「旁觀者」，沒有一個事件是個案，每個校園性暴力受害者都可能是因為校方疏於建立完善的教育環境而受害。因此，台灣校園應該應參考美國全國性報告的建議（*Sexual Violence on Campus*, 2014），負起應負的「體制責任」——亦即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嚴正地面對全國校園對於性暴力事件處置方式不理想的問題，並儘快提出適當的制度上與體制上的檢視與改善。此外，在處理性平事件的過程中，也應該注意有沒有體制背叛的發生，避免造成受害者的二度傷害。在這個脈絡下，重新檢視第一線人員對於校園疑似性平事件的敏感度，以及可能存在的偏見與迷思，是避免體制背叛的第一步，進而重新塑造減少校園性暴力的校園風氣，減少性暴力事件以及體制背叛的發生可以說是當務之急。

建議四：各大學應該進行校園內的「校園氛圍調查」，以掌握校內的性暴力現況，以及可能

存在的校園死角。

本研究也發現，每個學校性暴力的狀況以及性暴力議題的狀況都不一樣，然而單靠一個研究無法深入針對每個學校進行分析。大學校園再改善校園性平政策時，應該先了解校內的現況、進行「校園氛圍調查」（campus climate survey），特別是了解學生性暴力的現況以及對於校園體制的認知，找出校園既存的問題。唯有了解現況，才能夠對症下藥；有數據做為支持，在政策的推動上也更能夠得到多方的支持。舉例而言，本研究也發現大學生對於性平體制有很多不了解與誤解，如果能夠了解該校學生當前的認知，並針對問題點進行澄清與推廣，勢必能夠強化校園安全以及受害者的求助意願。此外，「校園氛圍調查」本身也是展示校方對於性暴力議題重視的方式，可能可以藉此增加大學生對於校方的理解與信心。

建議五：不分男女、不分對象大學生都可能成為性侵害受害經驗，應該考量不同性別的風險

以及受害者可能的需求，並檢討性暴力政策中可能存在的性別偏見。

不論性別、年齡、性傾向都可能成為性侵害的受害者，受害的經驗與強度可能會因為事件有所差異，但不應該因為事件較為「非典型」就認為其嚴重性較低。大學校園在考慮性政策時檢討自己是否強化某種受害典型，而忽略其他受害者的經驗。此外，儘管男女都可能受害，我們也發現女性受害者比起男性更不願意求助，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社會對於女性侵害受害者的偏見造成女性不願意求助，一方面也可能是男性不認為自己可能會受害，因此未來的研究與政策應該考慮不同性別之間的相似與相異之處，提出含納不同性暴力經驗的性平政策與實踐。

參考資料

- 王藝陵（2010）。乳癌婦女的創傷後成長對其安適感之影響：手術距今時間、診斷期數及人格特質可能的調節角色。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王燦槐（2015）。我國少年性侵害被害人報案因素之研究。《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11期1卷，頁113-136。
- 王麗容、陳芬苓、王雲東（2012）。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之研究期末報告。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編號：PG10007-0094），未出版。
- 周雅淳（2002）。不止是受害者—性暴力創傷經驗與自我重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施安吟（2002）。台灣地區女性性侵害受害者創傷之相關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張娟芬（2016年7月19日）。【張娟芬：輔大心理系性侵事件系列一】當尊敬已成往事——寫給夏林清、何東洪。取自：<https://writetoana.blogspot.tw/2016/07/FJU-ChangChuanFen-1.html>
- 許文耀（2000）。九二一地震災區學生的因應型態與心理症狀的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3期3卷，35-59。
- 陳浩潔（2016年6月8日）。輔大性侵事件相關記錄與評論（部落格文字資料）。取自：<https://writetoana.blogspot.tw/2016/06/blog-post8.html>
- 陳詩潔、吳麗娟，2008。大學生的共依附特質、自我感受與愛情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0期1卷，153-177。

- 陳慧女 (2016)。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報告做為性侵害案件證據之探討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報告做為性侵害案件證據之探討。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12 卷 1 期，81-106。
- 陳靜玉 (2014)。從校園實務工作談處理校園性平事件之困境與倫理議題。 **諮商與輔導**，338 期，34-37。
- 黃冠儒 (2016)。檢視台灣大學院校網站中的性侵害相關資訊。台大社工研究所「性別與暴力專題討論」，未出版之課程報告。
- 彭秀玲、黃曬莉和李仁豪 (2015)。性騷擾經驗與憂鬱之關係—創傷反應作為中介因子及性別為調節變項。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4 期，頁 105-132。
- 盧孟良、車先蕙、張尚文、沈武典 (2002)。中文版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之信度和效度。 **台灣精神醫學**，16 期 4 卷，301-310。
- Ahrens, C. E. (2006). Being silenced: The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reactions on the disclosure of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8(3-4), 31-34.
- Ahrens, C. E., Campbell, R., Ternier-Thames, N. K., Wasco, S. M., & Sefl, T. (2007). Deciding whom to tell: Expectations and outcomes of rape survivors' first disclosur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1(1), 38-49.
- Black, M. C., Basile, K. C., Breiding, M. J., Smith, S. G., Walters, M. L., Merrick, M. T., & Stevens, M. R. (2011).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 *Atlanta, GA: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9, 39-40.
- Campbell, R. (2008).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rape victi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8), 702.
- Campbell, R., & Raja, S. (1999).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of rape victims: Insights from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treat survivors of violence. *Violence and Victims*, 14(3), 261-275.

- Campbell, R., Dworkin, E., & Cabral, G. (2009). An ecolog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exual assault on women's mental health.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0*(3), 225-246.
- Ceelen, M., Dorn, T., van Huis, F. S., & Reijnders, U. J. (2016). Characteristics and post-decision attitudes of non-reporting sexual violence victim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Cohn, A. M., Zinzow, H. M., Resnick, H. S., & Kilpatrick, D. G. (2013). Correlates of reasons for not reporting rape to polic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telephone household probability sample of women with forcible or drug-or-alcohol facilitated/incapacitated rap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8*(3), 455-473.
- Dworkin, E. R., & Schumacher, J. A. (2016). Pre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related to sexual assault through early interven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doi: 10.1177/1524838016669518
- Fedina, L., Holmes, J. L., & Backes, B. L. (2018). Campus sexual assaul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evalence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15.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1), 76-93.
-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Guilford Publications.
- Koss, M. P., Abbey, A., Campbell, R., Cook, S., Norris, J., Testa, M., Ullman, S., West, C., & White, J. (2006). *The Sexual Experiences Short Form Victimization (SES-SFV)*. Tucs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 Koss, M. P., Abbey, A., Campbell, R., Cook, S; Norris, J., Testa, C., Ullman, S., West, C., & White, J. (2007). Revising the SE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to improve assessment of sexual aggression and victimizatio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1*, 357-370.
- Krebs, C. P., Lindquist, C. H., Warner, T. D., Fisher, B. S., & Martin, S. L. (2007). The campus sexual assault (CSA) study: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Krebs, C., Lindquist, C., Berzofsky, M., Shook-Sa, B., Peterson, K., Planty, M., ... & Stroop, J. (2016). Campus climate survey validation study (CCSVS) final technical report.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ies*.
- Krebs, C., Lindquist, C., Berzofsky, M., Shook-Sa, B., & Peterson, K. (2016). *Campus climate survey validation study (CCSVS) final technical report*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js.gov/content/pub/pdf/ccsvsftr.pdf>
- Kroenke, K., Spitzer, R. L., & Williams, J. B. (2001). The PHQ- 9: Validity of a brief depression severity measure.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6*(9), 606-613.
- McCart, M. R., Smith, D. W., & Sawyer, G. K. (2010). Help seeking among victims of crim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3*(2), 198-206.
- Monteith, L. L., Bahraini, N. H., Matarazzo, B. B., Soberay, K. A., & Smith, C. P. (2016). Perception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predict suicidal self-directed violence among veterans exposed to military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2*(7), 743-755.
- Peter-Hagene, L. C., & Ullman, S. E. (2015). Sexual assault-characteristics effects on PTSD and psychosocial mediators: A cluster-analysis approach to sexual assault type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7*(2), 162.
- Rosenthal, M.N., Smidt, A.M., & Freyd, J.J. (2016). Still second class: Sexual harass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0*(3), 364-377.
- Sexual violence on campus: How too man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failing to protect students. (2014). *Report prepared by the U.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Financial & Contracting Oversight—Majority Staff*.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U.S. Senator Claire McCaskill.
- Sinozich, S., & Langton, L. (2014).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age females, 1995-2013*.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3). Dangerous safe haven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acerbates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6*(1), 119-124.
-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4).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9*(6), 575.
- Smith, C. P., Cunningham, S. A., & Freyd, J. J. (2016). Sexual violence,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for LGB college students.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351.
- Spencer, C., Stith, S., Durtschi, J., & Toews, M. (2017). Factors related to college students' decisions to report sexual assaul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doi: 10.1177/0886260517717490
- Spitzer, R. L., Kroenke, K., Williams, J. B., & Löwe, B. (2006). A brief measure for assessing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the GAD-7.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6*(10), 1092-1097.
-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to Protect Students From Sexual Assault. (2014). *Not alone: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to protect students from sexual assault*.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report_0.pdf
- Wright, N. M.,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6).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Study abroad, trauma, and institutional betrayal.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1-19*.

附錄一 研究一：問卷內容

2017/10/3

大專院校學生的非自願性經驗調查

大專院校學生的非自願性經驗調查

【問卷說明】

※ 本問卷目的在於了解大專院校學生（含研究生）的非自願性經驗與對校園性別政策的看法。本研究計畫由科技部補助，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校園安全與性別政策推廣。問卷長度約 60~80 題。

※ 參與者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 (1) 年滿20歲
- (2) 正在就讀台灣大專院校（或畢業兩年內）

※ 完成本問卷將可以獲得參與抽獎，獎品包含：

- (1) 7-11超商1000元商品卡，共5名
- (2) 7-11超商500元商品卡，共10名

※參與本研究期間，我們對您有以下承諾：

1. 您可以隨時停止作答，不會因此而受到懲罰。
2. 您可以在事後撤回您的資料，請經由以下聯絡資訊與研究人員聯絡。
3. 您有權在本研究結束後知道研究結果。
4. 您可隨時經由以下聯絡資訊與研究人員聯絡，如自認權利受損，可直接聯絡台大研究倫理審查中心(02-33669956、02-33669980)。
5. 所有資料將由研究者匿名保存，並消除所有可以辨識個人身份的資訊。發表為研究成果之後三年內，原始資料將全數銷毀。

研究主持人：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王麗容教授

聯絡人：黃同學

聯絡信箱：r05227103@ntu.edu.tw

*必填

1. 本人已詳細閱讀本同意書，並同意參與研究。*

單選。

是

否 請停止填寫此表單。

第一部分：校園安全與性暴力

【問卷說明】

此部分想要理解你對於校園安全與性暴力事件的認知，請根據你就讀（或剛畢業）的學校進行回答。所有答案都沒有對與錯，請按照你真實的想法回答。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_HH-gsxpj_t_sArCRDPKvCCTIArw0pU3flrP5udw3PM/edit

1/13

我所就讀（或剛畢業）的學校.....

2. 1. 不論白天或晚上，獨自在學校裡活動是安全的*。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3. 2. 我認為學校是個容易發生犯罪事件的地方*。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4. 3. 我知道學校針對性侵害／性騷擾所做的預防、教育及推廣措施。*。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5. 4.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知道學校有哪些管道可以求助。*。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6. 5. 我熟悉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功能。*。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7. 6. 我認為學校針對性侵害／性騷擾所做的預防、教育及推廣措施是有效的。*。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8. 7.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認為學校能夠妥善的處理。*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9. 8. 整體而言，我認為學校有能力處理性侵害／性騷擾的議題。*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10. 9.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會選擇向學校或師長求助。*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11. 10.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會建議我身邊的人向學校或師長求助。*

單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同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非常同意

12. 11.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你是否向學校求助？*

13. 12. 你認為性侵害／性騷擾的受害者不願意向你的學校求助，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14. 13. 我曾經因為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

單選。

- 是
 否

15. 14. 我認識的人曾經因為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

單選。

- 是
 否

16. 15. 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之後，有校內的人（學生、老師、工友等）曾經在未經我的同意下，對我做以下行為：*

(可複選)

- (a) 以帶有性意味的眼光盯著我的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
 (b) 以帶有性意味的言語嘲弄評論我的身體或外表
 (c) 打電話或用電子郵件/網路傳(寄)給我帶有性意味或者猥褻的圖片或訊息等（注意：不包含病毒或是群組發送的色情垃圾郵件）
 (d) 對我展示色情圖片
 (e) 偷窺或偷拍我的換衣服、裸體或是進行性行為的過程
 (f) 對我展示他的私密部位、對我自慰（或模擬自慰的動作）或做帶有性意味的動作
 都沒有發生過

17. 16. 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之後，有校外的人（親戚、陌生人、校外朋友）曾經在未經我的同意下，對我做以下行為：*

(可複選)

- (a) 以帶有性意味的眼光盯著我的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
 (b) 以帶有性意味的言語嘲弄評論我的身體或外表
 (c) 打電話或用電子郵件/網路傳(寄)給我帶有性意味或者猥褻的圖片或訊息等（注意：不包含病毒或是群組發送的色情垃圾郵件）
 (d) 對我展示色情圖片
 (e) 偷窺或偷拍我的換衣服、裸體或是進行性行為的過程
 (f) 對我展示他的私密部位、對我自慰（或模擬自慰的動作）或做帶有性意味的動作
 都沒有發生過

18. 17. 請問對你做前兩題（第15題、第16題）所描述的性騷擾行為的對象為：*

單選。

- 男生
 女生
 男生、女生都有
 沒有上述經驗

第二部分：日常生活情緒與經驗

【問卷說明】

此部分想要理解你對於過去兩周的情緒與經驗。答案沒有對與錯，請按照你真實的想法回答。

19. 1. 在過去兩周內，以下的問題有多常困擾你.....*

每列請僅選取一個答案。

	完全沒有	幾天一次	一半以上的天數	幾乎每天
1. 感到緊張、焦慮或煩躁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2. 無法控制或停止憂慮。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3. 對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擔憂太多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4. 無法放鬆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5. 心情不寧以至坐立不安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6. 容易心煩或發怒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7. 感到害怕、就像要發生可怕的事情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8. 做任何事都覺得提不起勁或沒有樂趣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9. 情緒低落、抑鬱或絕望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0. 難於入睡、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1. 覺得疲倦或沒有活力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2. 食慾不振或暴飲暴食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3. 覺得自己很糟——或覺得自己很失敗、讓自己或家人失望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4. 難以專注（例如看報紙或看電視時）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5. 動作或說話緩慢到他人能察覺的程度，或因為煩躁或坐立不安、比平常更頻繁地動來動去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6. 有「不如死掉」或自殘的念頭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20. 2. 你在進入目前的學校前有被霸凌的經驗（包含肢體與言語）嗎？如果有，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可複選)

- (a) 5歲以前有被霸凌過
- (b) 6 – 8歲有被霸凌過。
- (c) 9 – 12歲有被霸凌過
- (d) 13 – 15歲有被霸凌過。
- (e) 16 – 18歲有被霸凌過。
- 沒有被霸凌過。

21. 3. 承上題，請問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以前，你被霸凌的次數為何？（若無經驗請跳過此題）

單選。

- 1 次
- 2 次
- 3 - 5 次
- 6 - 9 次
- 10 次以上

22. 4. 你是否曾經目睹別人被霸凌？又你是否曾經試圖介入？*

單選。

- 曾經目睹，但沒有試圖介入（包含直接介入或間接告訴老師或家長）
- 曾經目睹，也曾經試圖介入（包含直接介入或間接告訴老師或家長）
- 沒有目睹過霸凌。

第三部分：校園內外非自願性經驗

【問卷說明】

此部分是關於您進入目前就讀的（或剛畢業的）大專院校之後，可能遭遇過非自願的性經驗，請勾選您曾經有過的經驗。您的所有回答都會保密，且不會留下任何個人資料，請放心填答。我們會詢問非自願經驗的手段，如果同一次經驗有多個手段（如：利用(a)說謊以及(c)趁你喝醉時），請兩個地方都勾選。

再次提醒，您的所有資料都會保密處理，請放心填答。

進入目前的學校就讀之後，校內的人（學生、老師、工友等）.....

23. 1. 曾經「利用以下的手段」，撫弄、親吻、觸摸我的私密部位（胸部、胯下或臀部）或脫掉我身上一部分的衣服（但沒有試圖進行性器官插入）：*

(可複選)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 沒有發生過

24. 2. 曾經「利用以下的手段」，讓我進行口交或是被他人口交：*

(可複選)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 沒有發生過

25. 3. 曾經「利用以下的手段」，用性器官、手指或其他物體插入我的陰道或肛門，或是逼迫我插入他／她的陰道或肛門：*

(可複選)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 沒有發生過

26. 4. 曾經「試圖」利用以下的手段，使我與別人進行口交或是被他人人口交（但沒有成功）：*

(可複選)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 沒有發生過

27. 5. 曾經「試圖」利用以下的手段，用性器官、手指或其他物體插入我的陰道或肛門，或是逼迫我插入他／她的陰道或肛門（但沒有成功）：*

(可複選)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 沒有發生過

28. 6. 請問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之後，有「校外的人」（親戚、陌生人、校外朋友）對你做過 1~5 題所描述的經驗嗎？*

(可複選)

- 有過第1題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2~3題中(a)或(b)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2~3題中(c)、(d)或(e)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4~5題中(a)或(b)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4~5題中(c)、(d)或(e)選項描述的經驗
- 沒有上述經驗

29. 7. 請問上述非自願經驗對象的性別是（包含校內與校外）.....？ *

單選。

- 男生
- 女生
- 男生與女生都有
- 沒有上述經驗 完成本節最後一題後，請跳到第 35 題。

30. 8. 請問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之前」，有任何人對你做過 1~5 題所描述的經驗嗎？ *

(可複選)

- 有過第1題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2~3題中(a)或(b)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2~3題中(c)、(d)或(e)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4~5題中(a)或(b)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4~5題中(c)、(d)或(e)選項描述的經驗
- 沒有上述經驗

第四部份：非自願性經驗相關問題

【問卷說明】

在前一個部分，你填寫了一些非自願性經驗，以下將問一些與這個（些）經驗有關的問題。如果你有多次經驗，請針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回答。所有答案都沒有對與錯，請按照你真實的想法回答。

31. 一、請問你曾經跟哪些人說過上述非自願性經驗？

(可複選)

- 家人
- 同學、同儕
- 校外朋友
- 老師
- 學校其他人員
- 醫療院所
- 警察機關
- 學校健康中心
- 學校心輔中心
- 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
- 家暴防治中心
- 宗教單位
- 撥打社政單位電話（如：113）
- 沒有跟別人說過
- 其他： _____

32. 二、人們在經歷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後，有時候會出現下面所列的情形。請回想一下，經歷上述非自願性經驗之後，在最近一個月裡，您是否有下面所列的情形出現。

每列請僅選取一個答案。

	從來沒有	偶而有	有時如此	經常如此
1. 做與此經驗有關的惡夢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2. 反覆出現此經驗或其他有關的影像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3. 難以專心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4. 感到不好事情可能發生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5. 感到這樣的經驗可能又再發生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6. 與此經驗有關的不愉快念頭、想法重複出現腦海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7. 瞬間其他不愉快的記憶再現腦海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8. 感到自己沒有什麼感覺，麻木不仁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9. 感到茫然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0. 念念不忘此經驗的傷痛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1. 過度警覺或敏感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2. 容易受到驚嚇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3. 刻意逃避與此經驗有關的想法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4. 刻意逃避與此經驗有關的話題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5. 刻意逃避與此經驗有關的活動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6. 刻意逃避與此經驗有關的地點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33. 三、請問在此非自願性經驗中，「您的學校」或「代表學校的人」是否曾經.....*
每列請僅選取一個答案。

	不符合	有點符合	大致符合	完全符合
1. 主動你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的資源或協助（例如：輔導或面談諮詢、提供醫療或學業的資源）？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2. 因為你的遭遇向你道歉？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3. 相信你的說法？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4. 讓你在事件處理的過程中具有發言權？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5. 把你被當成學校的一員慎重地對待？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6. 提供支持與滿足你身心適應的需求？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7. 製造一個能夠安全討論這種經驗的環境？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8. 製造一個能夠正視性暴力議題嚴重性的環境？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9. 事前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來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0. 製造一個大家對這類事件習以為常的環境？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1. 製造一個使得這類事件更容易發生的環境？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2. 讓你難以通報你的經驗？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3. 在你通報事件後，並沒有給予足夠的回應？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4. 在你要求處分加害者後，並沒有適當處理你的案子？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5. 把事情壓下來？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6. 在某些方面，否認你的經驗？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7. 在某些方面，因為你通報事件而懲罰你？（例如：喪失原有的權益）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8. 暗示你的經驗會影響學校的名聲？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19. 使得整個環境，讓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學校一員？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20. 使得整個環境，讓你難以繼續待在學校裡面？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34. ※ 本計畫下個階段為訪談計畫，想了解非自願性經驗受害者事件後的一些經驗。如果您願意接受訪談（電話或當面訪談），請留下您的聯絡信箱或電話，我們會寄給您詳細資訊：

個人基本資料

35. 1. 性別 *

單選。

- 男
- 女
- 其他： _____

36. 2. 性傾向 *

單選。

- 我喜歡異性
- 我喜歡同性
- 我喜歡同性，也喜歡異性
- 其他： _____

37. 3. 出生年分 *

單選。

- 1977以前
- 1978
- 1979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以後

38. 4. 學校名稱 *

39. 5. 學院名稱 *

40. 6. 就讀身分 *

單選。

- 學士班一年級 (或同等學歷)
 學士班二年級 (或同等學歷)
 學士班三年級 (或同等學歷)
 學士班四年級 (或同等學歷)
 學士班五年級以上
 碩士班一年級
 碩士班二年級
 碩士班三年級以上
 博士班
 學士班 (已畢業)
 碩士班 (已畢業)
 博士班 (已畢業)
 其他：_____

41. 7. 族群背景 *

每列請僅選取一個答案。

	是	否
是否為原住民？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是否為新住民子女？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42. 8. 居住狀況 *

單選。

- 學校宿舍
 與家人同住
 與室友同住
 與伴侶同居
 獨自校外居住
 其他：_____

43. 9. 請問每年全家的總收入大約為？*

單選。

- 低於10萬元
- 10~20萬元
- 20~30萬元
- 30~40萬元
- 40~50萬元
- 50~60萬元
- 60~70萬元
- 70~80萬元
- 80~90萬元
- 90~100萬元
- 100~110萬元
- 110~120萬元
- 120~130萬元
- 130~140萬元
- 140~150萬元
- 高於150萬元

44. 10. 聯絡信箱或電話（抽獎用）

技術提供：



附錄二 研究二：訪談大綱

(一) 事件發生後曾經告訴哪些人／向哪些管道求助？為什麼會選擇告訴這些人／向這些管道求助？考量是否求助的是什麼因素？

(二) 這些人／求助管道是怎麼反應的？這些求助經驗對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三) 在受害經驗之後的想法與需求？這些管道有滿足你的需求嗎？

(四) 你認為學校或其他求助管道面對受害者時，應該要怎麼做？你認為學校或其他求助管道面對校園性暴力問題，還有什麼能夠做的？

附錄三 研究二：訪談逐字稿

受試者 A01

訪談員：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紹一下。

受訪者：生理性別是男性。我在幾個月就要二十五歲了，現在還是研究生。[南部國立大學 A]。
[...] 事件的當下應該是 19 歲或 20 歲。

訪談員：發生事情的時候嗎？

受訪者：恩。

訪談員：那時候進大學的嗎？

受訪者：進了進了。那時候應該是.....應該是下學期，大一下或大二上。

訪談員：所以已經大一下，所以已經進大學了。先問幾個問題，跟這個事件無關。在大學的時候，有沒有一個新生訓練跟大家講說，如果在校園發生性騷擾、性侵害啦，可以求助的管道。

受訪者：因為我自己是做性別研究，對性騷擾、性侵也有接觸，所有我有點忘記他們有沒有講。我忘記了，但這是我知道的，只要任何一方是學生，就是用校園的這一邊來處理。我有點忘記他們有沒有講，但是當然他們都有貼那個貼紙啦。那個貼紙就很像政策宣導啦，但是就很沒有一種.....就會有一種假設我去求助就會硬生生被塞到一個 SOP 流程裡面，就這樣絞絞.....就很像一個工廠，最後出來這樣子。所以.....恩.....也沒有特別想要求助。

訪談員：你的意思是說，即使即使你知道有什麼求助網絡，可是你覺得進去那個系統.....以後的 follow 或幫助，所謂幫助就是系統裡你會被絞絞絞.....你的感覺啦，可能不是很適合去求助系統？

受訪者：因為我自己是讀諮商的。所以我自己也知道後續事實上的流程是什麼樣子，但是我也知道要跟學生說「不行你一定要通報的時候，我沒有要丟掉你，我只是多一個人來協助你。雖然說可能會有點痛苦，但是至少你在以後的路上會比較安穩」這樣子。但雖然講一套，但是自己也是比較難……

訪談員：說服自己。

受訪者：對。但是我可以講出這些東西都是幾年後了。

訪談員：對，通常在一個療癒的過程，等到你有復原力之後，就可以再把事情講出來。所以我們也很感謝你能夠來參加我們訪談，因為我們要找同學的確是不容易。因為事情發生之後，我自己覺得有些人在訴說生命故事的過程中，有些人會變得更 healthy，有些人是覺得那個故事不想再去想，所以真的很謝謝你。你能不能先大概講一下事件發生的經過？

受訪者：比較特別的是，我不是在我自己的學校，我是在 [北部國立大學]。

訪談員：是你自己在 [北部國立大學] 嗎？

受訪者：我那時候是 [南部國立大學 B] 的學生，然後我應該是……寒假的時候，那天晚上我是用交友軟體認識的，因為我們原本就約好要在 [北部國立大學] 碰面，雖然我自己預期會有發生性行為，我其實有準備，有稍微心裡有一點底這樣。那天也是負氣離開家裡，跟家裡吵架，所以我就離開家。我是半夜騎出來的，大概 11 點多騎出來，我就跟他就在 [北部國立大學] 繞了幾圈，邊走邊散步這樣。我知道他對我有興趣，但我對他興趣沒有很高，但我沒有很介意被觸碰。其實一開始發生性行為，我覺得有點倉促但也沒有到不能接受，但他後來就是……拔了套子之後就是又進來，所以等於是無套肛交。所以那時候我就很不能接受，因為就從那個安全性行為到風險性行為，但是那時候有一個很尷尬的點是……我那個晚上沒有打算回家，就打算不回家了。其實聊一聊本來就也是，看起來的意思就是我會在他那邊過夜，但他後來就說他是住朋友家，不能過夜這樣子。就是反正就是有一點，就是做完以後我還是保持鎮定這樣子，就是一點不爽，一邊在想說「欸？他好像不是住宿？」，他是就帶我到宿舍那邊……

訪談員：[北部國立大學]的嗎？

受訪者：對，[北部國立大學]男宿那邊。然後我就想說要到房間那邊，結果他就帶我到浴室，打了砲以後就把我帶我出來，（我就想說）怎麼會要離開宿舍了。他就說他要回他們家睡了，我就有點錯愕，我就跟他說「那可以到你那邊睡嗎？」。就是一邊想說衰小還是得跟你睡阿。但是他睡覺的時候又做了很多事，因為他朋友也在，因為……呃……就是我就故意讓呻吟聲比較大聲，因為他會尷尬，所以就是驚動旁邊的人。我後來覺得好像旁邊的人除了尷尬，還有點興奮。所以要說為什麼不通報，比較像是……有點微妙，因為我知道其實他已經算性侵了，但是又……我又不那麼很典型的受害人，就游走在邊緣。就是雖然說我有說不要或者是掙扎，我可以滿足性侵在法條上的構成要件，但是我最後又去他那邊睡啦。當然一方面也是在想……生活不是很容易啦，就是我也知道他也不是壞人。

訪談員：所以你是同理對方？

受訪者：就是說如果通報的話，一方面事情會曝光，我也沒有很想要曝光，那時候不管是同志的自我認同或是被性侵這件事都不想被曝光。我也不想要讓他曝光，雖然說很不爽他。通報一次，他大概就是一輩子的事情了。所以我後來就覺得算了，就這樣了。

訪談員：那老師可不可簡單講一下，沒有通報的原因對你自己來講：第一個你很難定義這樣一個性侵過程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比較傾向符合強制性侵行為，另一方面你也覺得如果通報你會壓力很大、可能會曝光，也可能是會有其他的壓力，因為你要經過這個流程，其實每個流程都有可能是一種壓力，就向你一開始講的一直絞、絞到最後也不知道變成什麼了。所以這是你沒有通報的重要原因。另外第二部分就是你幫他想，萬一通報以後，至少他也不像壞人，心理上會覺得有點同理他。雖然你不爽，但這個流程你也覺得對他來講也不見得是……應該得到的對待。是不是？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還有沒有其他原因，你覺得？

受訪者：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我無法否認我在裡面的確獲得快感。

訪談員：但快感是兩回事啊，理論上是兩回事啊，自己快樂並不表示.....

受訪者：.....有想要。但我自己也很.....我有爽到.....再說對方是性侵，好像有點得了便宜才賣乖。我知道實際上不是這樣啦，但在情感上或這是情緒上還蠻像是.....那就當作跟一個不是菜的人做好了。我覺得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我沒有感染任何的疾病。

訪談員：你事後有去做嗎？

受訪者：其實很久，很久。應該一年半還兩年後才有檢查。其實這件事情我沒有印象到非常深刻，通常是可能會聊一聊對我有這樣的事情，但是檢查的那一次，那個經驗是很強烈的被喚回來。我在等七天內衛生所的報告出來，而且還要我自己打電話這樣子。所以就是那七天是很.....一開始是還好吧，就是也沒有後續的反應。

訪談員：我有點不太懂。其實發生事情沒有很快去接受檢查，怎麼等那麼就才去檢查？

受訪者：應該說那個檢查是篩檢 HIV，是在後來擔任那個 [同志團體 A] 的志工後，那時候他們在 [地區] 才有個駐點，然後我就也熟。然後一方面就是機構需要篩檢的人數，然後二方面是就覺得驗驗看好了。那時候是快二十一歲了或二十一了。就二十年來都沒驗過，想說來驗驗看好了。

訪談員：快二十一歲的時候？

受訪者：對。所以.....那一次我才印象很深刻，因為很焦慮如果出來的是陽性怎麼辦？然後我才想到，對，我那次有危險性行為，然後我才比較深刻的意識到「對啦，這真的是性侵」。

訪談員：對，那時候就比較清楚。我第一部分大概比較清楚。所以你後來沒有跟任何人談過這件事情？發生事情之後。

受訪者：事後的話.....如果我自己的印象沒有錯的話，這是我第一次談這個事情。

訪談員：所以你沒有尋求任何協助過，我講的是說，通常會求助會求助是心理上會焦慮或生活上的一些問題才會求助。表示那當下你沒有想要求助，還是你覺得求助是很.....

受訪者：他對我來說太遙遠了。對就是.....就是我覺得我好像離性侵沒有那麼靠近，而且我也不是典型的當事人會哭、會難過這樣子。再來是我覺得.....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要往哪裡報啦，是我的學校還是 [北部國立大學]，再來就是那個就是時空上有點複雜，後來就有點麻煩.....

訪談員：發生地又不在你們學校。

受訪者：對。然後再來就是我談這件事情，我其實不知道要別人做什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別人同情我，還是安慰我這樣子。然後我也覺得事實上這件事情沒有對我造成很大的創傷，當然之後我就變得很小心，或是我踹的時候會踹得比較大力一點.....

訪談員：意識表示得更清楚，哈。

受訪者：對阿。所以後來就比較.....我有稍微暗示我的朋友.....就譬如說恩.....我有說就是我有發生危險性行為，而且不是很開心這樣子，但是大概講類似的訊息，但是他們其實沒有意識到我在講就是可能是約到一半就被拔套。他們可能就覺得我很 open、就是什麼都可以，但是沒有。這一部分，至少在拔套這件事情是很焦慮的這樣子。但我知道就是我的朋友應該也，某一些人應該也可能意識到我可能是在講我有被性侵的，可是他們沒有選擇動作的原因是：他們大概知道我沒有很想要特別的去做什麼。就是我不想要有人知道。

訪談員：所以你跟朋友講過是事情發生多久？或者是說當時？

受訪者：應該也是一年後了。

訪談員：喔.....那麼久了。才去跟他們講。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但是他們覺得你調適的還可以，所以沒有選擇說鼓勵你去通報啊之類的。

受訪者：其實因為我在班上，是我對性侵性騷或者是性別教育的東西都比同學熟，他們也會問我比如說他有同學被性侵，那時候聽到就覺得好微妙喔。就是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然後我聽到還要跟他們說「喔你們要怎麼做喔」，然後自己就這樣子.....會很難啦。我覺得他們會相對的簡單一點，因為他們沒有那麼非典型，他們就蠻典型的就.....真的是沒有做好準備就被性侵了。我就是一個做好準備，就被性侵.....

訪談員：還是有可能，非自願的通常就是。另一個就是陌生強暴跟熟識強暴也不一樣。

受訪者：.....我跟他也要說陌生嗎？我們聊了一兩天或兩三天這樣子，所以其實稍微有一些認識。一點點認識然後，他其實後來他是想要繼續跟我聯絡的。隔天早上離開，他就說：「欸那我送你下樓，騎車要小心，到家再跟我說」這樣子。然後我就轉頭就把他封鎖，我就封鎖他這樣子。他應該也覺得很錯愕啦，他應該也會覺得到底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訪談員：你封鎖的原因是什麼？你不喜歡他這種？

受訪者：他.....他讓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充氣娃娃。在打炮的那個時候，再來是我沒有要跟他交往阿。然後.....但我不可以否認他是善良的人，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他很聰明啦，但就是在人際上有點憨、有點呆，像那時候我跟他說我不能回家，就是我吵架不想回去嘛，他就問他朋友我可不可以住這樣子。他本來就住他朋友那邊，他就很不好意思的拜託他這樣子。所以這些我都可以知道他對我有好感，或是.....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叫他負責，他也會負責這樣子啦。我也說不出口「你性侵我」這樣子。他不壞，但他衝動。所以.....當然我知道就是衝動需要付出代價，因為他作出讓自己不受控的選擇，但我覺得這個代價會有點太大了。通報以後他要承擔的代價太大了。他可能會覺得：欸我不是約了一個人聊天聊了蠻愉快，然後做愛做了一次，他就消失了，我知道他應該會覺得有點錯愕又有點失落，怎麼聊天聊得好好的然後就消失了，消失了幾個月後，然後就被人叫去性平會調查，他應該會覺得滿頭霧水。

訪談員：所以你是這個考量所以你沒有通報？

受訪者：對。就是除了剛才那些部分以外，就是這個部分我沒有通報。

訪談員：因為我們想要了解，有沒有通報不重要，我們想要了解為什麼不通報。因為很多人都認為通報是個尋求正義的管道。那聽起來你自己的狀況跟那些想要通報或曾經通報的人，就像你講的非典型的 case，其實是有一點不同。其實你也了解，你也擔心萬一走這條路的話，雙方，不只是單方的，雙方都要走過這個過程也很不喜歡，而且你可能沒有到達所謂的通報，很多人通報的意義其實就是要尋求 justice，簡單講。那個意義好像不在那條方向上，所以你就選擇沒有通報。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還是你覺得通報一後……這是另一個問題。通報有沒有什麼可能達到的成果、效果？

受訪者：我知道我們學校的風氣是很保守的……

訪談員：你那時候在念 [南部國立大學 B]，相對是比較保守的地方嘛？學校本身。

受訪者：對對。

訪談員：我自己參加過大學 [南部國立大學 B] 的 case，但是其實你如果通報，學校也會去處理。一定的，因為教育部有要求，學校要成立性平會，萬一發生一些事情就要有專案小組這樣子。

受訪者：要調查。可是其實我有點猶豫的是，我知道我系上的教授應該也會進去。

訪談員：那不一定，有些人會迴避。像其實調查小組的人的組成是很有彈性的，學校的人都有，但是誰要看姓平會決定，第二個是一定會有外面的專家學者。那我參加的時候我們台大的事件，我只是要讓你知道，或是誇校發生事情也是有可能。

受訪者：我們教授也常常會到別的學校去。

訪談員：對。如果發生的事情的兩方都是不同學校的，一般來說是行為人本身的學校要付最大的責任。所謂責任是說壓力很大，他必須要把整個流程去走完，因為你的學生被控告，那就要展開調查。所以如果發生事情的話，行為人本身的學校可能整個事情的流程就走得比較累一點，因為是自己的學生，必須要啟動那個機制。啟動完以後整個流程都要走完，兩方的學生的學生都必須要接受訪問，還不只是學生，有時候會涉及到其他的人。

受訪者：你是說朋友或……

訪談員：有時候會請朋友問看看啊……好，譬如說如果發生事情，通常不會尋求協助、會跟朋友先講，所以那個朋友是很重要的他人，在整個調查裡頭。所以老師剛剛有問你有沒有跟朋友講，不過你是一年之後才跟朋友講。這不影響到今天的訪談，只是想要讓你理解，求助的流程他其實有不同的影響因子在，有個人性的、有他人的，有行為人本身的一些重要影響因素會影響到通報或是願不願意去求助。但老師感覺是，你先定位自己有百分之多少是，假設有百分之一百，可能你只有百分之四十五覺得要不要通報，但有百分六十感覺要不通報比較好，所以你自己評估這件事情，聽起來是這樣子。

受訪者：另外一方面是，我那時候最好的朋友出國留學，其實我們很少連絡，所以我那時候就……當然一方面也是我在學校裡面，其實……我不是在哪一個小圈圈當中的人，我跟大家都不錯，反過來就是我跟誰都沒有很好。不會有人特別找我，然後我如果我特別找人的話……其實也沒有真的到那麼熟。

訪談員：……熟到可以講這件事情。另一方面也沒有想傷害那麼大，有些人傷害是大到覺得一定要找人去說。如果你自己覺得當下那個情緒似乎自己還能夠處理，你念諮商就知道，有些人處理能力是很強的，有些人就比較沒有辦法，心理上的壓力會很大。青少年裡頭我們看到最多的大概都是 peer group，比家人可能還要重要，但是有時候家人還是一個 step-in，當成主要的支持。如果老師的想法沒錯，當下你的心情以及跟家人的關係，可能也沒有想要跟家人講這件事情。

受訪者：對。那時候就是情緒很大騎回家裡，然後我就睡了大概一天。睡醒有稍微好一點。

訪談員：所以當下還是有受到很大的衝擊。

受訪者：一方面也是他晚上沒有讓我好好睡啦。睡不好，然後心情也沒有很好。然後睡了整天以後就起來，好像就這樣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如果跟家裡講的話……我有點忘記我那時候出櫃了沒……反正如果是出櫃也才剛剛開始出櫃，我不想要讓對我是同志的這個角色有那麼多的擔心或者是焦慮，所以我就不打算跟他們講……

訪談員：以下問的問題不在研究問題裡面，你可以答或不答。爸爸或媽媽你出櫃可以調適得比較好嗎？

受訪者：我在國中的時候，他後來有跟我說，我國中的老師有跟他說，我國中織了一條圍巾給很帥的同學，國中有個學長很帥這樣。所以我媽會開始試探，而且我是用我媽學校的電腦看了 G 片，然後就被教育局的網路擋下來，然後就傳回電算中心，然後就跟我媽說你的電腦怎麼會看這種？我是大二出櫃的，所以在這之間其實他都很不能接受，他自己是基督徒啦。

訪談員：他是老師嗎？

受訪者：對他是國小的老師。我知道他自己也很掙扎：他是自己的兒子，但他又同時是神不允許的 blahblahblah。然後他後來有發現我好像很知道他是什麼人，但他一點都不知道我是什麼人。然後就是有在研討會接受了一些新的資訊，他後來主動問我是不是。但……我的想法就是：別傻了，你覺得我會上當嗎？我不會讓你有藉口把我趕出家門的。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像差不多可以試試看出櫃了，所以我就一直拿我哥當擋箭牌，所以我哥很衰，他是異性戀啦。（我就跟我媽說）他分手後很久都沒有交女朋友了耶，會不會變喜歡男生。我媽就說：不知道耶，有可能不過他也沒有講。他就我問說有沒喜歡女孩子？我就說沒有。他就問我說有沒有喜歡女人，然後我雖然說迴避了，但我就覺得差不多時間。然後隔天我就出櫃了。然後出櫃的時候，因為我就問他說他希望我未來的伴侶長怎麼樣，然後他只有一個最大的期待，

然後我就打斷他：你不要說是女生，那不可能。然後他就有點錯愕，就說：那……那沒有了。反而是我自己受到驚訝，因為他有點太冷靜了。他就說他也準備七年了，也差不多就這樣了。

訪談員：所以媽媽適應，那爸爸的部分？

受訪者：他們這幾年終於離婚了，其實他們一直是分居。然後我媽就死不離婚，他怕我的生父跑來鬧事，因為他會鬧自殺，然齣他很愛面子但是又喜歡在後面做一些小動作。所以到這幾年，他覺得年紀也大了，所以就算了算了離就離一離這樣子。所以我爸不知道啦。

訪談員：你一直跟媽媽住嗎？

受訪者：對啦。所以目前就我哥哥跟我媽，還有我小姑知道。就大概這幾個。

訪談員：你覺得有壓力嗎？

受訪者：出櫃嗎？我還好，我都被公開出櫃了，因為我的資訊被公開在網路上啊。

訪談員：蛤？哪裡的網路啊？

受訪者：因為我有參與運動。所以……

訪談員：不過你另外參與運動是好的，因為你至少有另外一個 support group。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不管是你做 volunteer 也好，或是你參與他們的 program 也好。我一直覺得那個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比 family 還重要，因為有時候 family 還比較保守，可能會影響你對自己的追尋或選擇。

受訪者：我覺得我這一路走來大概就是，在這邊的社群給我……那個組織叫做 [同志團體 A]，然後他們拓的點叫做 [名稱]，然後他們接的是 [地區] 衛生局的方案，就是 LGBT 族群的 HIV 的防治方案這樣子。所以我平常就在那邊。

訪談員：好像每個縣市都有？

受訪者：每個縣市都有，但不是每個縣市營運的人都是……就是說他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但他沒有要規劃成一個特別的地方，可能就是一個抽檢的地方而已。我自己也參加 [南部公立大學 C] 的社團，還有我自己在學校也有創一個性別社團。

訪談員：[南部公立大學 C] 的社團應該男女都有吧？

受訪者：對，[社團名稱]。男生女生都有。

訪談員：那個別成立嗎？台大是很早很早就成立了？

受訪者：對，男同志社，台大 GC。對那因為早期的時候 [南部公立大學 C] 反而是拉子比較多。像我自己的社團裡面也沒什麼男同志，就是腐女們。

訪談員：真的嗎？

受訪者：對我的學妹就會說「欸學姐，你們這裡都沒有男生耶」。那我就覺得其實在參與運動的過程裡面，這個事件他比較……因為我陸陸續續會接觸到一些別人受到性侵的事件，我就會覺得雖然一點對其他人不好意思，就會覺得自己沒那麼慘、我自己還過得去、我自己經歷沒有那麼的悲慘。所以相對起來，我的情緒就沒有那麼的大。

訪談員：如果撇開你自己的話，今天如果在你的 group 裡面，可能來自學校或不是來自學校的 group，如果有人需要協助，你會做怎麼樣的建議？特別是學校發生的事情，你會做什麼建議？

受訪者：在做學生的時候嗎？因為如果是諮商師就會有責任通報。

訪談員：你會給同學做什麼建議，萬一發生性侵的話。

受訪者：當然如果對方是當事人的話，基本上我建議很慢才會給他。看他狀況，如果他急著想要找答案的話，我會先把這些資訊先告訴他，就是可以到秘書室那邊……

訪談員：不是輔導室那邊？

受訪者：就是在輔導室啦，我們會先跟他說到輔導室。我有時候也會叫他們去預約諮商，這樣至少在過程裡面，諮商師可以面對面的那一些經驗這樣子。但我覺得輔導室很討厭我啦。

訪談員：為什麼？

受訪者：因為……我現在自己在學生諮商中心跑點的時候，要不要通報這件事情壓力很大，如果對方希望通報那當然很輕鬆，就是報出去，但如果對方不要，我必須要說服他報。應該說我會告訴他我一定會報，但我又要處理他會不會覺得我背叛他，那個關係的動力會……

訪談員：所以不是由當事人作選擇？

受訪者：我們有通報的義務。但是我們的一些朋友是心理師，他們可能會壓下來，就是如果當事人選擇不想要報的話，那他們就選擇去承擔違法的風險，他就把這件事情吃下來這樣子，就是直到當事人願意的話，那如果當事人到最後還是不願意的話，他就是等於自己把炸彈背在身上。那大概就會跟來詢問的人說，過程裡面可能會說要稍微談一下自己的經驗，當中發生什麼樣的「事實」是什麼？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有可能會見到另一個人？

訪談員：意麼意思？

受訪者：就是行為人？

訪談員：我們不可以讓他遇到行為人，除非要對峙。我們也不是在做諮商，所以老師今天找你來談不是要做諮商，而是想要初步了解你們需要什麼。[...] 通常在做研究跟做諮商是兩回事，我自己的角色有點……

受訪者：欸不是啦。我是說在一個流程裡面我是不會遇到嫌疑人的，對不對。

訪談員：在所有的案子的處理裡面，一定不會碰到嫌疑人。除非要做 confrontation，那個是非常少的，那就是要面峙，但通常我們不會做這個事情，尤其是性侵害、性騷擾，我們幾乎不會讓被害人與行為人接觸，因為那個創傷是很嚴重的。也不能讓行為人有更多的報復的行為。所以調查的時候要非常小心，減少雙方的傷害，所以要非常小心。

受訪者：那是不是一旦啟動了就不能停下來？

訪談員：喔幾乎沒辦法，要到事情停止。啟動以後所有程序正義、實質正義都要確保。程序正義就是你要 follow 所有的 step，實質正義就是你要讓當事人雙方都盡可能覺得可以接受。接受的原因是什麼，就是行為人與非行為人最後都可以看到那個報告，不是我們在專案小組就可以做任何決定，還要提到性平會去做報告，當然性平會同意以後當然會有更多學校那部分的介入。所以不同層級的介入不一樣，專案小組、性平會、學校還有一個獎懲機制，這很重要的，如果這個學生是行為人應該要受到什麼樣的懲罰，像是國小國中很多學生其實都是轉學。我是不建議轉學。

受訪者：你是覺得轉學沒有實質的幫助嗎？當然他可以看不到.....

訪談員：就看你講得很好，就是看受害者本身的創傷可能很嚴重，如果用 client-centered approach 就 victim approach，你們會發現他是有權利，因為他是被害人，希望他能上學安心、安全，那是他的基本權利。所以你只要是加害者，當然第一個是要接受治療或是處遇，這是一定的。第二個就是說，什麼樣對加害者跟被害者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這個基本上是 case by case。

受訪者：有些受害者看到學校就會想起來.....

訪談員：其實你自己學諮商的就知道.....老師是建議你有很多的經驗，可以化為你將來對於這套流程、國家這套制度，可以多做一些討論。

受訪者：我有注意到這個計畫叫做體制背叛.....

訪談員：體制背叛我們講的是指學校處理的好或不好，或這是你相不相信這個機制。所以老師一直想問你相不相信……

受訪者：坦白說，我不太相信我們學校的人……

訪談員：但是這是兩回事。一個是你不太相信你沒有求助，另一個是你不相信跟你求助有沒有關係。那為什麼不相信，因為你沒有求助嗎？還是？

受訪者：當然我不太確定那是不是我們學校的事件。我那個時候接觸資訊沒有那麼全面啦，還沒有像我後來參與社群之後那麼全面。但是我那時候主要碰到的資訊就是，還蠻負面的經驗，就是在性平的調查的過程中，就是也有在是受到裡面的委員傷害，或者是比如說在……在諮商裡面就丟掉了，直接被諮商師說沒辦法處理就請其他來處理，就掰掰這樣子。所以我那時就覺得這一套流程有點可怕，他的……他太未知了。

訪談員：或許很多人不知道，流程裡面講的是怎麼樣去了解這個事實，然後從事實中了解未來怎麼樣去幫助這個受害者跟加害者。怎麼去建構他們自己之外，怎麼樣去得到應該有的正義。但是跟諮商是兩回事。我們都會鼓勵行為人去找諮商師，諮商師會怎麼處理其實跟我們調查是沒有關係的。

受訪者：我知道就是……我知道就是介入的方式，諮商是另一個事情。

訪談員：對，另外一個系統。但我們都會鼓勵在調查的過程中，在調查的過程中找諮商師，但諮商不一定在我們調查當中，我們不一定有諮商師，諮商也可另外排。因為他有權利選擇我要保護你的安全，我不揭露任何事實。

受訪者：法規有規定我們應該要保密，保密特權裡面不包含諮商師。

訪談員：理論上諮商師要保密是對的，因為他有一個衝突的角色，有時候。但如果必要，在評估裡頭就是非常非常需要諮商師，有時候他可以保留一些可以揭露不可以揭露。所以應該是兩回事，如果你擔心在諮商過程被丟包，或是諮商的過程不好。其實跟調查小組要行使的職權是不一樣的。

受訪者：我是指的我那時候接受的資訊主要就是.....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去談我受性侵，我受到的待遇不會很好.....而且也有另外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的課蠻滿的，所以如果我如果在其中一堂課消失的劃，因為我是每一堂課都會到的學生。然後我的同學一定會問我怎麼了，不知道我要怎麼去回應我的生活圈。那是一個一被貼上就再也拿不掉的標誌，即便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錯，但是我覺得一直被用「你就是受害者」的.....

訪談員：你可以你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我處理過這麼多，很多人害怕被貼標籤，所以就會擔心不想去做這一塊.....

受訪者：我有想過我自己接觸過這麼多這一塊的資訊，而且我自己難得有這樣的經驗嘛.....然後我應該自己下去走走看看，想了很久就覺得，還是沒有辦法自己下去經驗那這樣的感覺。

訪談員：就是說其實你知道，你還是不一定相信自己走完是更好的，有些人走完就覺得沒什麼改變.....有些人走完就覺得更差這樣子.....大部分來講應該是不錯的。所以說有點不相信走完會有幫助，或者說走完或走的過程中因為你擔心很多，所以乾脆就不走了。

受訪者：對，不知道他們對同志的.....

訪談員：喔對，這個很多人.....

受訪者：應該說裡面最大的，除了其他的重要因素之外.....

訪談員：調查小組他們性別刻板印象會進來，或者是很多同志的刻板印象，大概的一些調查上的迷思。這也是很擔心的。可是現在有很多訓練幫助調查人員，我們在接觸不同的 team 在調查，因為每次都是新的專案小組，你可以感受到非常具有多元性別思考能力，就比較不會做因為性別因素所帶來的歧視與判斷。當然那個專案小組不是任何人可以當，國家有一個資料庫.....

受訪者：性別人才資料庫.....

訪談員：對，你要做這個學校小組的調查，需要經過一些訓練。不是只有你的背景適不適合，還要受過訓練。包括問話的技巧也是很大的問題，很多人問不出來。你要想辦法讓他揭露自己的行為，那個 confess 的過程是要有技巧的。

受訪者：但是有些人問話本身就是帶來傷害.....

訪談員：喔這是一個問題.....

受訪者：我知道如果沒有受過訓練的話，我有朋友就是.....我知道他很熱心協助.....

訪談員：有有有，有一次就碰到那個。因為他三個人，一個是單位的人，一個是外面請來的人，一個是自己。這些人有時候組成的人是不適合做的，因為外面的專家會有專業能力介入，那個會比較好，至少三個裡面有一兩個專業的，然後其他有些是體制裡面的代表，完全沒有 sense 真的很危險。而且自己還覺得自己很有權威，都有可能。其實不對的.....我們不是法庭，不是刑法，不需要提出多少證據，要相信合理的人講的，有些人瞎掰也不行.....

受訪者：因為性侵是非告訴乃論，所以當我走了這一個調查之後，就要會被提上法院嗎？

訪談員：喔，學校不處理這一塊。學校會跟當事人說要做什麼建議，但是有關刑事的部分.....

受訪者：所以不會主動去.....就是.....如果就只是學校內部的處分，就跟我一開始擔心就沒有這麼多，會不會對他的傷害太大。

訪談員：刑事案件就是這樣，你是受害人，那是你自己有權力去做。因為那是受害者自己做的選擇。有些人不想那麼複雜，你講了一個不是告訴乃論的問題，你要走民法或是刑法，這就不是再我們調查小組的問題。

受訪者：但我覺得像是民法或是刑法是不是在調查小組裡面會觸及的，這個我就很確定新生訓練沒有講。

訪談員：他不會講那麼多。他只會說學校有這樣的訊息，你可以來尋求這樣的協助，學校就是一個協助你的地方，但你要走民法刑法，這個我們不會公開……也有可能學校會鼓勵，學校可能說傷害太大怎麼可能不走刑法，只是決定權都在當事人，或者學校會找律師來幫你。但都不是在調查小組的，但學校會請諮商或什麼的，那是另一個系統。這不是調查小組在做事實認定的時候有的權限。那通常是在校園發生的話，如果行為人跟被行為人通常是學生，那學生在校園發生事情對兩筆我們都會來提出。如果在這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相關法制的部分，就需要另一個系統來協助。謝謝。

受試者 A02

訪談員：我們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了解到底學生在校園裡面得到什麼樣的協助，那曾經發生過什麼事？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你能不能先自我介紹一下？

受訪者：大概要介紹什麼……

訪談員：就是你現在是大學生嗎？還是畢業了？或是在那個時候發生之前。

受訪者：我是五專生，我現在已經畢業了這樣。

訪談員：在大幾的時候發生？

受訪者：我是五專生，大概是專二的時候發生的。

訪談員：喔喔，專三的時候。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專三的時候，你還要再念兩年才畢業嘛。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不可以講一下專三的時候是怎麼發生的？

受訪者：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在幫老師做一些工讀。那時候就是比較沒有人的時候。

訪談員：在學校嗎？

受訪者：在停車場那邊。

訪談員：然後你去停車場嗎，還是？

受訪者：老師請我去拿東西，然後去停車場。

訪談員：一起去停車場？

受訪者：對。

訪談員：然後呢？

受訪者：老師就是做了一些比較……碰觸到我的身體，讓我覺得不舒服的一些動作。

訪談員：所以那是老師要去開車嗎？

受訪者：就是老師請我去幫她拿一些東西這樣。

訪談員：所以老師在停車場？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你去的時候是在車子裡面還是外面發生事情？

受訪者：就在停車場那邊，車子旁邊這樣。

訪談員：他已經出來了，就在車子外面就對了？

受訪者：嗯。對對對。

訪談員：那你當下有沒有反應，跟他說我不喜歡？

受訪者：有，我就說：你做出的行為已經讓我覺得很不舒服了。這樣。

訪談員：那他還繼續嗎？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讓你覺得很想逃開，後來有逃成功嗎？

受訪者：對。其實當下自己真的嚇到了，而且覺得很混亂這樣。就是有逃開這樣。

訪談員：逃開了。所以他的動作是什麼樣的動作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嗎？

受訪者：……就是已經……嗯怎麼說……就是已經……

訪談員：就把身上的衣服什麼都弄掉嗎？還是說沒有……

受訪者：沒有。就只是衣服弄掉，但沒有到整個弄掉。

訪談員：所以他就是強迫你，強制你，讓你很不舒服。那他還有沒有進一步怎樣，除了衣服以外……

受訪者：……沒有沒有沒有，就到這邊而已。然後我就跑開了。

訪談員：所以他目的就只是強制性的觸摸就對了。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是上半身，還下半身？

受訪者：上半身。

訪談員：所以你就用力脫逃就對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他事後怎麼對你？或是你事後有沒有離開他？

受訪者：你是說事後之後……

訪談員：你有沒有繼續當工讀生，還是……

受訪者：沒有沒有。就沒有當了，就沒當了。

訪談員：就沒有當了。所以你當下覺得很不舒服，就離開這個工作了？

受訪者：對對對。就什麼都不想要跟這個老師有任何的接觸，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就是看到他就會想到那個回憶這樣。

訪談員：那個事情。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那個創傷……如果我們叫他「創傷」好了，那個不舒服的感受一直留在身上？

受訪者：對。那個真的一輩子都忘不了，一輩子的印記吧我覺得……一輩子的印記，想要忘記也無法忘記這樣。

訪談員：你覺得很不舒服。那我另外問一個問題，離開工作之後，他會不會來找你？

受訪者：有，其實那時候事後發生之後，他有再 FB 私訊我。

訪談員：是喔，阿你有回他？還是說他私訊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受訪者：他私訊的目的只是說他當下做出那些行為他也覺得很不好。

訪談員：喔他有跟你道歉就對了。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那他有接受你的道歉，還是說你根本就不理他？

受訪者：我接受他的道歉。

訪談員：你接受他的道歉就對了。他就跟你道歉。之後就斷掉了嗎？還是說還是有一些私訊。

受訪者：沒有沒有，之後就斷掉了。

訪談員：你就算了，接受道歉以後就算了這樣？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老師問另一個問題喔，這個事情發生以後你有沒有去求助於別人？或是跟朋友談到這些事？

受訪者：當下是沒有。我是等到畢業之後，我才有告訴跟我一起就讀的朋友。

訪談員：所以畢業以後，要兩三年後才敢跟同學講、跟朋友講？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所以在學校那幾年你講都不敢講？

受訪者：對。

訪談員：在學校壓力好大，一想到……為什麼會不敢講，怕嗎？

受訪者：就是因為……我覺得當下沒有處理好的話，在講那些，我覺得我很怕別人會不相信，會引來更多的問題。

訪談員：所以你怕第一個別人不相信，第二個問題可能會更大、壓力就更大，所以寧可不要講。是不是這樣子。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第三個老師想要問，你有沒有想過學校有求助的系統嗎？

受訪者：嗯……我們學校的話，我有去查過，我覺得那個系統很不人性化。如果你去講學校老師發生的事情，學校一定會把他壓下來阿。

訪談員：是是，所以你覺得講也沒有用就對了？

受訪者：對對。

訪談員：但你沒有去投訴，你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處理阿。

受訪者：我覺得可能是常常看到社會新聞，就會覺得……很多事情就是會被壓下來這樣。

訪談員：所以你不相信學校會公平處理？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還怕學校如果沒處理好，還變成另一種壓力的來源這樣？

受訪者：對，因為覺得不如乾脆就自己隱瞞，決定隱瞞還比較好。

訪談員：嗯所以就是要耗出多少成本的問題，你寧願自己隱瞞，成本或許自己還能負擔。但如果你去公開、或是去尋求協助的話，負擔的成本更大。可不可以這樣說？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那個老師是學校的……年紀大概幾歲？或者進學校多久？

受訪者：他大概年紀四十到五十歲左右。

訪談員：有結婚嗎？

受訪者：結婚了。

訪談員：有小孩了？

受訪者：有小孩了。

訪談員：你有注意到他發生這件事情之前有怪怪的行為嗎？

受訪者：就是會有一些……如果是事後回想起來，就是在幫他工讀的時候，其實多少會有一些不經意的觸摸，可是其實當下真的不會覺得，可是事後回想起來，會覺得是有一連貫的。

訪談員：是喔。所以是一連貫的，可能就是他一開始不太那個，到後來越來越……

受訪者：越來越過分。越來越過分才發現變成這樣。

訪談員：他所謂輕微的大概是觸摸哪裡？或是用什麼方式碰觸你？

受訪者：就是會摸手，可能是輕微的碰觸到。就是那時候我們關係還不錯，就是每天都在工讀，所以會覺得蠻信任老師的這樣，就會覺得那些動作可能只是一般的……關係好的行為。

訪談員：所以你也沒有刻意去迴避阿，沒有刻意去提起來。

受訪者：就是會去躲，但也沒有直接說我不喜歡這樣。

訪談員：他大概碰觸那些地方？手之外還有嗎？

受訪者：就手。就碰手、抓手這樣。

訪談員：抓手、抓你的手就對了。就當下不感覺沒有特別，但回想起來就有一連串越來越嚴重這樣子？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那工讀的環境是怎麼樣的環境？

受訪者：工讀的環境，就只是一般的行政……老師辦公室在旁邊幫他打一些資料這樣。

訪談員：就在老師的辦公室裡面？

受訪者：對。

訪談員：每天都要去打資料？

受訪者：嗯。

訪談員：基本上就是在老師的 office 裡面就對了。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他是一個密閉的空間嗎？就是老師通常是會把門關起來？

受訪者：有時候會把門關起來，他是一個獨立的空間這樣。

訪談員：喔是老師獨立的辦公室，不是跟人家 share 就對了。

受訪者：沒有沒有。

訪談員：所以老師進來他可能就是門也有可能打開、也有可能關起來。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你工讀的時間有固定嗎？一個禮拜多少小時？

受訪者：大概每天會一到兩個小時。就進去工作這樣。

訪談員：你就拿著老師的鑰匙進去？

受訪者：嗯。

訪談員：自由進出就對了？

受訪者：嗯。

訪談員：然後有時候老師在有時候老師不在？

受訪者：嗯。

訪談員：所以碰你的手阿，抓你的手阿，其實都是在 office 裡面嗎？

受訪者：沒有阿，其實有時候在工作的時候，有時候是在幫忙老師的時候這樣。幫他拿東西啊，或者是……

訪談員：喔……靠近他的時候，不一定是在辦公室。

受訪者：對，不一定是在辦公室。

訪談員：所以你把他當作因為老師是工作的關係碰到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那一天就比較特別，不是簡單的碰而已，因為他叫你去拿東西嘛？

受訪者：對。

訪談員：他已經到車外就對了，不是在車裡面？

受訪者：在車外。

訪談員：站在車外等你？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有拿到東西嗎？

受訪者：有。

訪談員：但是你也跑掉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如果當下你回憶你來是很驚嚇的感覺？

受訪者：就是……我覺得是很驚嚇跟混亂，會覺得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訪談員：所以到現在為止你還是覺得很不舒服就對了？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老師想問一下，你剛剛有提到不會向學校求助嘛。那你有沒有跟其他朋友，到現在為止……你已經離開學校幾年了？

受訪者：離開兩年了。

訪談員：等於是發生事情的四年、五年以後你才跟朋友講？

受訪者：對。

訪談員：這麼長的四年還五年的時間，你都當成心裡頭最痛的秘密是不是？

受訪者：就是不要想起那件事就好。

訪談員：可是如果想起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受訪者：對阿，會覺得……就是很不舒服這樣。

訪談員：那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受訪者：有，我有去看醫生。

訪談員：心理醫生還是精神科醫生之類的？

受訪者：心理醫師。

訪談員：有沒有比較好？

受訪者：有。我覺得至少去接觸心理醫師之後，我覺得聊過比較可以去面對這些事情，才能夠把這些事情講出來。不然我覺得以之前的我，是沒辦法講出這些事的。

訪談員：喔了解，是因為.....那也是畢業兩年以後才去找醫師嗎？

受訪者：沒有沒有，沒有畢業兩年。到了專四專五的時候，才有去接觸心理醫師這樣。

訪談員：那這個醫生有給你很強的支持跟鼓勵，要你把事情講出來嗎？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是正式拿健保去看醫師嗎？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你那時候是想說沒辦法了只好去找心理醫師，是不是？

受訪者：就是覺得.....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窗口讓我訴說這些事，不然我會覺得心理都一直都會有一個很壓抑的感覺。

訪談員：所以這個壓抑的感覺一直逼著你一定要去找心理醫師談一談這樣子？

受訪者：嗯。

訪談員：老師可以問一下嗎？你的學校是在北部、中部、南部？可以講一下嗎？

受訪者：是在北部。

訪談員：是在北部，所以你的醫師也是在北部？

受訪者：對，在北部。

訪談員：現在還有在 follow 嗎？

受訪者：我覺得適應比較好之後，就一個月才會去一次。

訪談員：一個月才會去一次喔？那之前呢？

受訪者：之前的話是兩個禮拜去一次。

訪談員：這樣兩個禮拜去一次多久。

受訪者：去一次大概三十分鐘？

訪談員：大概兩年嗎？

受訪者：對差不多兩年。

訪談員：現在就一個月去一次就對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謝謝你喔，因為我們現在才問你，你也治療一陣子才願意講，不然很多人也沒辦法講出來。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有沒有跟朋友講過這個事，除了醫師以外？

受訪者：有過朋友說過。

訪談員：也是在學校的時候嗎？

受訪者：沒有沒有，是已經畢業的時候我才告訴朋友的。

訪談員：對你剛剛有講。那父母親知道嗎？

受訪者：不知道。

訪談員：你還是擔心他們擔心對不對？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所以就維持至少他們的.....不講給他們知道。

受訪者：嗯。

訪談員：現在有正式上班了嗎？

受訪者：有有，現在有在上班了。

訪談員：所以畢業以後就能夠上班。

受訪者：嗯，可以上班。

訪談員：那不錯啊。去看醫生還蠻有效果的齣？

受訪者：嗯.....

訪談員：老師問一下，那這個醫師給你的建議是什麼？

受訪者：他覺得就是不要太執著在那個時候，要多做一些讓自己.....

訪談員：……快樂的事情。

受訪者：就是一種分散注意力的感覺。

訪談員：就是做別的事情、忙起來就對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不要讓思緒一直困擾在那個點上。

受訪者：嗯對阿。

訪談員：那現在對男女交往、性方面會不會有什麼比較負面的影響？

受訪者：我覺得有。

訪談員：你覺得有。就譬如說？

受訪者：就是其實從那件事情發生之後，我會很害怕去看到……會很害怕在人群中。尤其會害怕就是跟男生有對視的感覺，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訪談員：所以當下他的行為讓你覺得，他用眼睛看著你？還是從那之後，你對看到男性就會有不喜歡？

受訪者：接觸到那個眼光，就是我會閃避那個眼光，接觸太久會有不舒服，會有想起那件事物的感覺。

訪談員：所以，當下你還記得的話，是因為他兩隻眼睛看著你？要你做一些事這樣？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你馬上回憶起那個情境，那個情境因為他眼睛看著你，所以你會馬上回憶到那個事情。

受訪者：喔對。

訪談員：那這樣人際關係，除了男性的直視不喜歡之外，還有別的影響？不想要交男朋友嗎？還是交到男朋友不會想要……

受訪者：還是會想要交男朋友，只是就是……嗯……在交往的時候，可能就沒辦法，一開始就很坦然的面對彼此，還是會有一點防備心的感覺。

訪談員：就很害怕，可能會再發生這些不好的事這樣？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兩性關係會受到一些影響。

受訪者：嗯。

訪談員：會不會跟性……我不知道這樣問對不對……有關性的部分也會比較沒有興趣或比較害怕嗎？

受訪者：……嗯……我覺得有一點影響啦。就是我覺得還是會想到……在發生那種事情的時候，還是會想到那個情境這樣。

訪談員：對，所以你還是會影響到。這樣說好了，現在心理醫生好像還不錯，那其他的部分你覺得還有什麼……需要讓你更健康的方法？除了找心理師，找朋友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讓自己稍微……可能可以處理自己那麼久來的一些問題。

受訪者：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我現在已經算是……蠻接受這件事情，已經不會用比較逃避的心態。

訪談員：因為至少不是你的錯。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是很無辜的受害者，因為妳也沒有去做任何事，再怎麼說別人也不應該去做這件事情。是不是這樣說？

受訪者：嗯。

訪談員：如果是這樣的話，心理醫師協助你走過來，其實現在是最關鍵的。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我問一下，如果有其他受害者遇到跟你相同的問題，你會怎麼建議，會不會建議他們跟學校尋求協助？

受訪者：.....我覺得.....我覺得學校的尋求.....因為我覺得我們學校算是蠻沒有在宣傳這一塊，因為我其實也真的不太知道學校的這些機制是怎麼樣。但.....

訪談員：了解。第一個你不太知道學校的狀況。然後第二個你也不知道說到底求助會有什麼正向影響，反而可能會有負向影響.....像之前討論的，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相信。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第三個就是其實還有其他方式，向你現在找心理醫師的話，其實是不錯的選擇。是不是這樣？

受訪者：嗯。

訪談員：所以如果同學發生事情你還是會希望找專業的人去處理、去協助？

受訪者：覺得還是需要專業的人協助，因為我覺得自己其實還是.....要自己去面對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訪談員：很大很大。而且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走出來？

受訪者：嗯。

訪談員：如果你覺得學校是這樣的話，那你覺得還有什麼學校之外的機制可以幫助？就是說各縣市都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你覺得這比較像……性騷擾性侵害的部分，你有沒有想過 113 專線，然後如果能夠積極來協助也是不錯的選擇？

受訪者：我覺得會不錯，因為不是離學校近，就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訪談員：因為不在校園內嘛。

受訪者：對。

訪談員：可是你當初也沒有想過要去尋求校外的協助，對不對？

受訪者：沒有沒有，沒有想到。

訪談員：只覺得校內的不可信，但沒有想過去尋求校外的。

受訪者：對對。

訪談員：老師可不可以問一下就是，當下你受創以後，有沒有去做什麼心理上的量表？有沒有測什麼憂鬱阿，因為很多人都會憂鬱症。

受訪者：喔我有做過憂鬱評估量表。

訪談員：結果呢？

受訪者：嗯……就是有輕度的憂鬱。

訪談員：那你真的是找對了，如果不趕快去尋求協助，越來越惡化就麻煩了。好聰明的女孩喔！你是自己想到的嗎？

受訪者：因為我讀的科系也會去接觸到這些東西，所以就是比其他女生更了解這方面。

訪談員：喔……你讀了相關科系就對了。所以你比較了解怎麼尋求協助對自己是有帮助。

受訪者：嗯。

訪談員：我們之前也問過一些，他也是讀相關科系的，他比較敏於求助，敏於求助就是說，他會知道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去求助，當然敏感度高一點，是不是這樣說？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你發生的時候是專二的時候。可是到專三的時候你就去找心理醫師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是專二下學期，還是專二暑假的時候出事的？

受訪者：專二下學期的時候。

訪談員：幫老師幫多久了？

受訪者：你說幫老師……幫了半年了。

訪談員：幫了半年了。所以是下學期的時候，所以就是放完過年的假回學校了。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你除了功課以外，有沒有幫老師做工讀生以外的事情？譬如說幫忙帶小孩，或者是家裡面事？

受訪者：不會不會不會。

訪談員：就只有做一些工讀的事情？

受訪者：就一些行政的一些工作。

訪談員：你成績應該不錯吧，不然老師怎麼會選到你？

受訪者：嗯沒有，那個是我們自己去申請這樣。

訪談員：申請的喔，申請去要當工讀這樣？

受訪者：嗯對，申請當工讀。

訪談員：分配給老師這樣？

受訪者：嗯對，學校會幫我們分配，然後老師就看學校有沒有需要工讀這樣。

訪談員：老師在問一個問題喔。你覺得像這種老師，會不會也發生在其他學生身上。

受訪者：我覺得一定會有。

訪談員：怎麼說？

受訪者：因為我其實我覺得.....我覺得學校就是一個，因為他看起來很安全，但其實沒有很安全。

訪談員：有些老師看起來很安全但其實不是，不是只有校園還有老師的關係。所以一開始你也很相信這個老師？

受訪者：嗯對。因為覺得校園越安全，反而都會有一些漏洞。

訪談員：嗯哼。所以你曾經懷疑這個老師過去或未來都可能發生像你這樣不禮貌的事情？

受訪者：沒有。其實在當老師的工讀沒想過會發生這種事情。

訪談員：之後呢？

受訪者：會。

訪談員：會，這個老師還會繼續？

受訪者：嗯。

訪談員：你覺得他一天他對你做這件事是他有安排的嗎？

受訪者：我覺得……嗯……我覺得應該沒有安排。

訪談員：沒有安排。不然為什麼去停車場拿東西？

受訪者：這個……我也不確定。

訪談員：不確定……可是就很自然，你去了就出事這樣。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那停車場都沒有人嗎？

受訪者：嗯，因為那時候事已經下課時間了。其實都只剩下老師的車子了。

訪談員：就是放學以後的時間了？

受訪者：對對對。

訪談員：老師就也要回家了，還是他剛來？

受訪者：沒有就是老師還在學校加班。

訪談員：停車場是不是要回去的時候？

受訪者：嗯。

訪談員：所以車子已經很少了。

受訪者：嗯。

訪談員：老師不擔心他這種動作會不會被看到，或者是？

受訪者：我覺得.....停車場那邊就是比較.....嗯.....就算是一個比較危險的地方。在加上那一天就是比較晚上了，所以就.....對對對。

訪談員：比較暗了，而且又是比較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很少人會去。

受訪者：嗯。

訪談員：老師啊同學啊也停車停在哪裡。

受訪者：因為那時候已經放學了，所以已經沒什麼人。而且已經蠻晚了這樣。

訪談員：喔很晚了。那你怎麼那麼晚還在學校？

受訪者：就是當工讀啊。就是幫老師下班的時候，下課的時候會去學校當工讀，老師就是加班，幫他整理資料這樣。

訪談員：所以老師準備要回家了，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在他手上要你去拿。

受訪者：嗯。

訪談員：所以已經有點晚了？大概幾點鐘？

受訪者：大概六七點。

訪談員：傍晚的時候了。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天已經黑就對了？

受訪者：嗯。

訪談員：所以你沒有求助嘛。老師再問一個，如果你現在再回想一下，如果你現在去請求學校的協助，如果依照當時的想法不會更好啦。但如果你這樣想，如果你去處理了、面對了以後，那老師被調查了，你覺得會有什麼結果？

受訪者：我覺得會更複雜……

（因故訪談中斷約一分鐘）

訪談員：那你現在沒有上班啊？

受訪者：對今天沒有。

訪談員：那平常禮拜幾到禮拜幾上班？

受訪者：喔我們是排班，所以不一定。

訪談員：恰好今天沒有班就對了。

受訪者：嗯對對對。

訪談員：我再回到剛剛的問題，你覺得如果去申訴事情會變得比較複雜。那你覺得老師會得到公平……或是還給你公平正義的可能。

受訪者：我覺得有可能，但也有可能這件事情不會被公平的處理。

訪談員：有可能這件事情不會被公平地處理，所以你就放棄了。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如果有同學發生事情，你會建議他們向學校求助嗎？

受訪者：嗯……我覺得……可能還是不會吧。

訪談員：可能還是不會。這樣說，如果你求助能夠變成最後一個，你會不求助嗎？

受訪者：嗯……我會去求助。

訪談員：可是那時候你沒有想過不知道會不會繼續發生，所以你就算了？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那你之後有聽到老師發生類似的事情嗎？

受訪者：沒有。因為就已經沒有跟那個老師沒有任何的接觸了。

訪談員：沒有課堂的關係……修課的師生關係？

受；沒有。他只是我的任課老師。

訪談員：你就上課去，下課就這樣。

受訪者：平常在學校其實沒有什麼接觸到。因為不同科系的老師。

訪談員：不同科系的老師，那你還修他課嗎？

受訪者：沒有，沒有修過他的課。

訪談員：他不在你們你們系上。

受訪者：對。

訪談員：喔原來如此。不是你們系上的老師，所以不一定要修到他的課。對不對？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這個老師也不是人家介紹給你的，是你去登記的時候配到的？

受訪者：對。

訪談員：是學校本來就有工讀生，然後你配到這個老師？

受訪者：嗯嗯。

訪談員：那你覺得應該做什麼樣的改善嗎？

受訪者：其實我覺得學校應該……我覺得要讓這個管道讓更多人知道，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學校的這個管道到底應該怎麼去做，一些程序我們都不知道。對啊。

訪談員：一方面是學校應該把求助管道或可能發生的問題應該先告訴學生，然後讓學生有個警惕，然後發生事情的時候可以求助。這樣對嗎？

受訪者：對。

訪談員：你也覺得目前學校求助的管道還不夠……不夠可信賴，就你的觀點信賴度不高，所以你不建議同學，到目前為止最好不要去求助。是不是這樣子？

受訪者：對。

訪談員：另外你也提到就是，如果你可以讓這個事件話下一個休止符，你會去提報對不對？

受訪者：我會願意去。

訪談員：你會願意去。但是你不知道那個代價有多高，所以就沒有去提報。

受訪者：對。不知道那個代價有多高。

訪談員：所以你最後還選擇沒有去求助。

受訪者：嗯。

訪談員：因為有些人在求助的過程中，除了自己的狀況之外，他們也希望說學校知道這是一個不適任的老師，希望他可以離開學校。那他們就很勇敢地出來，這是一種人，一種小孩。另外一種即使即使還給你一個公道，但那已經是身心俱疲，他們不願意。那你聽起來比較向

前面那一種，因為你不太相信、但也知道能不能把這個老師排除到學校之外。因為一般來說，性騷擾性侵害的老師是不適任老師，學校有責任還給校園一個健康安全的環境。所以一般會按照教育部的指示，這些老師應該離開校園，不可以再繼續學術殿堂。應該說當下啦，當下你可能壓力實在太大，所以你選擇算了不要再提，面對一些求助的學校的協助。

受訪者：嗯。

訪談員：聽起來是這樣子。因為你沒有求助嘛。你後來是找尋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自己內傷或這是內在的傷害很深很深，所以你不能.....最後就尋求心理醫生。老師還想問，所以你覺得心理醫師，在你處理創傷的過程中，最大的功能是什麼？先談有沒有換過。你有沒有換過心理醫師？

受訪者：沒有沒有，都是同一個。

訪談員：那這個醫院是一個專科醫師，還是他是一個綜合醫院？但是有這個科。是心理醫生嗎？還是精神科醫師？

受訪者：心理醫生，是個綜合醫院這樣。

訪談員：綜合醫院裡面的心理醫師就對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但是健保可以給付，所以你會想要認真的使用。

受訪者：對。

訪談員：使用時間是差不多兩三年了嘛？

受訪者：對。

訪談員：現在是把那個時間拉開來，一開始搞不好是一個禮拜一次啊？大概兩個禮拜一次？

受訪者：對。現在已經改善很多了。

訪談員：變成一個月一次了。

受訪者：對啊。

訪談員：慢慢變過來，之後就是半年一次，一年一次這樣。那其實是很棒的，其實不容易。那我再問一下，你覺得心理醫師給你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受訪者：我覺得他給我一個可以去說出這件事的機會，然後我覺得去說出這件事情之後，我覺得心理壓力沒有那麼大，就不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像一個窗口的感覺。

訪談員：所以發出自己內在的痛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第二個就是他協助你在心理調適上的一些……讓你的復原力能夠更強一點。

受訪者：嗯對。

訪談員：因為你沒有換過心理醫師不能做比較，但這個心理醫師從頭到尾都是扮演他的角色扮演的不錯。你會不會覺得學校應該提供這一類的協助。不過學校應該有諮商系統吧？

受訪者：有有，有那個輔導室。

訪談員：輔導室。因為發生事情要尋求學校協助有兩種：一種是單純的心理協助，另一種是要經過專案小組調查這個事件，然後經過行政程序去尋求應該有的正義，還有加害者老師應該要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行政上應該要處理的部分。聽起來你這個部分完全是零。因為你沒有去申訴。

受訪者：對。

訪談員：但是另外一塊你有做，但不是在學校，你是在外面的服務系統，醫療系統，健保系統來協助你心理上的影響。所以學校的資源你沒有用到，包括輔導室。

受；對，都沒有用到這樣。

訪談員：能不能再請教發生事情之後，你心理上或生理上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受訪者：我覺得是，心理上第一個就是.....會影響到平常的情緒吧，就是會變得比較憂鬱，然後容易心情低落。

訪談員：心情上容易低落，就是淺憂鬱吧，輕微的憂鬱。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失眠的狀態或是人際互動上的尷尬或是不喜歡，或者是剛剛講人多的地方是一種因素。還有沒有別種？

受訪者：我覺得在社交方面的話，變得會比較內向，比較不會主動跟別人認識這樣。

訪談員：有沒有睡不著？或者是噁心？或者是.....每天都這樣懶懶散散，或者是沒辦法專心啦，有沒有這些問題？

受訪者：沒有，沒有這個情況。

訪談員：那老師可不可以說你有輕微憂鬱，但是輕微憂鬱並沒有影響到你，假設沒有去想這件事情的，生活能力。

受訪者：嗯，我覺得就只是情緒有影響到，但也沒有到很嚴重，就只是比較心情低落。

訪談員：如果你願意說就說，那個到底傷害的過程是什麼，就是稍微描述一下。就是他可能把你衣服拉起來，然後觸摸你的某些地方啊。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受訪者：他是把我的上衣拉起來，然後觸碰我的胸部這樣。

訪談員：是兩隻手？一隻手？還是有抱的情形？

受訪者：有抱。

訪談員：有搓？有揉？

受訪者：有碰到這樣。

訪談員：用手掌嗎？還是用身體？

受訪者：用手掌。

訪談員：所以應該很明顯。兩隻手？一隻手？

受訪者：所以那個動作讓你到現在為止還是記憶很深刻。

訪談員：嗯。

受訪者：所以你有大叫？或是把他推開？

訪談員：就是大叫，然後把他掙脫，然後趕快跑走。

受訪者：所以你那天是穿半節的衣服，我們現在衣服有連身裙，你是上衣跟褲子分開？

訪談員：就是上衣是一般 T-shirt，下半身是牛仔褲這樣。

受訪者：喔是是是，是穿著牛仔褲，所以是獨立的就對了。如果有需要幫忙的話可以跟我，沒有的話，謝謝你。

受試者 A03

訪談員：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紹一下。

受訪者：自我介紹？

訪談員：簡單就可以了，不用揭露你任何覺得敏感的身分。簡單就好，因為我們要做資料整理不叫不會 mix up。

受訪者：我的名字叫[受訪者姓名]是一名大學生，[科系]大三。

訪談員：你說學校嗎？

受訪者：學校是[南部公立大學]。

訪談員：[南部公立大學]喔，你現在是大三喔。

受訪者：嗯嗯，應該算升大三。

訪談員：沒問題。那你在學校知道有個服務系統叫性平會嗎？

受訪者：知道。

訪談員：那能不能告訴我你對性平會的認知？

受訪者：性平會的認知。其實我是知道有這個機會，但我對學校性平會的功能不太了解。

訪談員：不太了解。為什麼會不太了解，是因為你覺得沒有需要，還是你覺得沒信心所以不想要去了解他。

受訪者：其實是不需要啦。

訪談員：那我們今天要訪問的內容你大概知道嗎？

受訪者：大概知道。

訪談員：那我簡單講一下這些內容。第一個就是有沒有發生過性騷擾或性侵害的事情，那你可以適度去表達你想要講的內容跟狀況，這是第一部分。第二就是發生之後你有沒有尋求協助過，那第三個是協助之後你自己的感想是什麼。大概是三部分這樣子。所以能不能回到第一部分，你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在學校裡頭？或者是這些事情是發生在校外，是別的學校的學生所發生的？跟你有關，當然是，你可不可以談一下這部分。

受訪者：OK，其實小時候是有，但那是在家裡那就另外再說，然後在學校在國中的時候，大概在國一，那時候跟平常一樣走在學校的那個走道上面，然後突然就有一個學姊蹦出來，然後就把我拉到廁所裡面去。對……然後接下來的情況其實我是很驚訝啦，腦袋一片空白，因為……我也怎麼講，像個旁觀者在看現在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基本上那個學姊那就……那就是把我的衣服都脫光，然後他就把他的內褲拉下來這樣，把我用到有反應，然後就坐上去。然後接下來的情況就是……呃……到大概上課鐘響之後，然後他就跟我說這件事情不要跟別人說，他就跟我說，我先出去，你在出去。但那整個過程我還是處在很驚訝的狀況下。然後出來之後，在課堂上，基本上那一整天我都無法專心在課程上，因為腦海裡會一直 run 過那個過程這樣。對。

訪談員：所以那是發生在國一的時候？

受訪者：對。

訪談員：是在學校裡面嗎？

受訪者：對。在學校的廁所。

訪談員：學校的廁所。然後你後來呢？你那天沒辦法專心上課以外，你有沒有跟任何人講過這件事情？

受訪者：是等到我比較長大後……大學。大學耶，我是大學才有跟別人講過有關這一塊的事情。

訪談員：到大學。所以已經隔了六七年了。

受訪者：蠻久了。

訪談員：所以才跟人家講，曾經發生過這個事情。

受訪者：對。但其實也是跟比較好的朋友講過啦。

訪談員：所以那個傷害是很深，沒辦法跟任何人講。

受訪者：其實我自己本身也不太知道我該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感受。因為……怎麼想呢……他不像……我不到怎麼用一個好的形容詞來形容這樣的感受，但如果要用比較接近的詞彙的話，那應該就是：這件事情曾經發生過，除此之外我對這個感受就沒有其他的了。就只是會覺得說……要怎麼講……就真的只是這件事情曾經發生過。

訪談員：就如果老師問的話，你國一應該是在 2011 年嗎？2012 年？現在你是大三嘛？

受訪者：升大三。對，十二十三歲那邊。

訪談員：十二十三歲那邊。所以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已經推了很久了，老師只是想要澄清一下，那個學校在什麼地方？國一個那個學校是在鄉下嗎？還是在。

受訪者：鄉下，在鄉下。

訪談員：在鄉下。你知道學校有沒有輔導室啊還是什麼單位……

受訪者：有，有輔導室。

訪談員：有輔導室，可是那個當下你沒有想到需要尋求協助？或是不知道要尋求協助？

受訪者：呃……其實到也不是不知道，其實因為我們那個學校算是蠻小型的，大概從國一到國三每個年級都只有三個班，所以他蠻小型的，不像都市一樣。

訪談員：所以三個班加三個班加三個班不過九個班，非常小的學校。

受訪者：對。是有輔導室，但……怎麼講……應該是師資的問題吧，我覺得吧。所以其實，輔導的老師我覺得……比較不會像受過專業訓練的那種。因為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在加上那時候本身還是覺得不想把這件事情說出去，因為……

訪談員：……老師先澄清一下，你當下是不想把這件事情講給任何人聽，對不對？

受訪者：當下是不想。

訪談員：所以跟那個求助系統你知不知道，跟你講了有沒有用是沒有關係的？

受訪者：呃……其實我那時候是有想過，其實講了可能是真的沒有用。

訪談員：那是有想過講了是真的沒有用，所以你就沒有去講。

受訪者：對，我就沒有去講。

訪談員：那你知道學校有個性別平等的相關處理的機制，或這是性騷擾性侵害發生後有一個處理的機制。你知道嗎？那時候。

受訪者：那時候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嘛。那時候國中嘛，其實就是很愛玩，但也沒有……可能那時候學校有，學校沒有。那時候我只知道有輔導室，但性平委員會這個東西我可能不知道。

訪談員：那機制本身可能不太了解。老師在回到事件的發生，那個學姊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你會不會有點害怕他？或這是發生這件事情、做這些行為的時候，你當下有沒有覺得有點害怕，有沒有任何威脅感讓你去屈從這些事情？

受訪者：其實在那之後，學姊看到我也沒有特別……就很像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但是我見到他的感覺，其實在國高中的時候……

訪談員：國高中的時候怎麼樣？

受訪者：會覺得蠻生氣的。

訪談員：蠻生氣喔。

受訪者：對。會覺得說，是誰給你這個權利，就是……會覺得他很自私，可能他沒想到說這件事情會對之後的我有一些影響，但他不知道，國高中的時候會比較生氣，到大學的時候會比較釋然。

訪談員：所以我可以這樣說嗎？當學姊做這個事情的時候，他完全沒有想到他對你的傷害有多深。

受訪者：嗯……他可能沒有想過。

訪談員：你有沒有跟他分享過這件事情？事情發生以後？

受訪者：呃……沒有，因為其實在那時候我是會迴避他的，即使會見到也會當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訪談員：所以你覺得這個傷害是什麼？學姊做了這個事情對你的傷害是什麼？

受訪者：嗯……可能之後我在面對性這一塊，會有點抗拒，我個人其實是覺得性這個東西不應該這麼抗拒，但是在國高中那個階段，就是會很抗拒。就是可能就是女生太接近我的時候，

會想要把他推開，不知道會什麼就是會有一種心生恐懼、會有點害怕，然後就會想要遠離現場。

訪談員：所以對你的經驗，第一個是對性的感覺，就是異性接觸你的時候會有點抗拒。第二個是人際交往裡面，有沒有什麼困難？

受訪者：其實，我其實我不知道該不該把這些東西都歸納在這件事情裡頭，人際上其實是有。只要一個空間裡面太多的異性，他們如果出現一些開黃色笑話的、或者是想要偷吃豆腐，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那一種空間裡面，有一些我個人覺得，可能只是碰到肩而已，這類的行為，或這類的環境條件我會覺得，我會想要離開，就是會想要透一口氣。因為我在那裡面會蠻緊張的。

訪談員：你可能會有窒息感、或是有急躁感，所以不想要在那個環境裡面，因為異性人口比較多的時候，或者是關係比較複雜的時候，你就想要逃開。是不是這個意思？

受訪者：嗯。

訪談員：然後還有沒有別的影響，一定是異性關係嗎？還有沒有其他影響？

受訪者：大概就這樣。

訪談員：大概就這樣。那到大學後有好一點嗎？

受訪者：到了大學有比較好的朋友，就是因為那時候也在想說，因為一定有身旁的男生，一定會問我說為什麼你都沒有……就是你交女朋友的次數怎麼那麼少，或者是沒有，或是男生也會分享性經驗，因為這種現象持續有點久，我就在某一次我覺得有點煩的時候，我就私底下跟我一位很好的朋友坦這件事情。

訪談員：後來同學知道了嗎？就是這麼好的朋友你才願意講給他聽，後來這位同學怎麼說？

受訪者：一開始想很多耶，我怕我跟他講，他以為我在炫耀，但我沒有。但怎麼講……我跟他說了之後，他其實當下是覺得……

（因儀器問題，訪談中間約 20 分未錄到音）

訪談員：那這樣我們其實要訪問的內容都差不多了。那你有什麼擔心的，或者是想要跟我們這個研究的老師講的有沒有？

受訪者：其實對於……因為其實我還是比需要說每個人的情況雖然相似，但每個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樣，他可能不是像一個模式上的處理。但能有什麼建議呢？我也沒有什麼建議，但至少陪伴很重要。

訪談員：但現在問題就再來，如果對機制的認識跟了解讓你覺得陪伴不容易找怎麼辦？如果你身邊沒有很要好的朋友，你不知道這個機制的話，你怎麼去尋找正規的陪伴？也很難，對不對？

受訪者：嗯哼。

訪談員：那你要碰到身邊的同學或是比較親近的朋友，才可能變成你處理情緒的管道。我覺得你真的講對了，每個人的狀況不同，你特別就是用書寫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情緒，你也知道外面的機制。可是你很幸運的透過了這個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訪問過一些人，也沒有人像你這樣用書寫，目前你已經昇華到另一個情境了對不對，就是書寫不只是在書寫這個事件，書寫治療似乎對你整個生活的處理能力、面對問題的處理能力，都有不同的昇華了。這是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至於處理的機制，我不知道 [南部公立大學] 的處理機制怎麼樣，現在的機制好像一直都沒有變成可以信賴，或者是可以百分之一百完全信賴他可以走過這樣子。不知道對不對？

受訪者：嗯。

訪談員：大學以後應該資源比較多，而且人力比較豐沛。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一天突然跑去跟朋友講個事情、或者是跟學校講說透過諮商來處理？

受訪者：呃……你說單對我嗎？

訪談員：對，或者是對朋友。你剛剛講了，朋友發生的話你會評估嘛？但是如果對你來講，你現在是大二升大三嘛？

受訪者：對。

訪談員：你有一天會去對學校做什麼建議嗎？或者是說做一些什麼預防性的協助有效，或者是發生事情的策略嗎？

受訪者：我其實認真覺得防範這種事情可以做，但到時候還是要看那個……處理這方面人員的積極度。因為就是說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歷，也不是每個人對於處理這種事情的心放得很重，可能對一些人員來講，講難聽點，就是坐著等電話。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因為其實我身邊有一個學長他有發生類似的事情，但是學校的性平會只想要把事情壓下來。所以你問我這個事情的時候，其實我想的蠻多的。

訪談員：真的真的。如果你這個學長是在學校發生事情，他也尋求性平會，你覺得他做對了嗎？還是說學校本身可能專業部不夠，你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

受訪者：其實說真的我對那個學長的感受會覺得怎麼那麼無助，其實他到最後其實還到法院……

訪談員：是他自己去尋求法院協助，還是學校……

受訪者：他自己去尋求法院的協助。

訪談員：真的啊。所以學校沒有還給他一個公道。

受訪者：對，所以他還要再往上。但我最近接觸到消息，已經是往和解作為走向了。也是覺得……

訪談員：是發生在校內還是發生在校外？

受訪者：那個好像是發生在校外，但他們兩個是同一所大學的。

訪談員：喔。同一所大學。你的學長不是在[南部公立大學]嗎？

受訪者：喔不是，他好像是在[中部公立大學]那邊，對。

訪談員：那他現在還在學校讀書嗎？

受訪者：還在喔。

訪談員：還在你們學校念書嗎？

受訪者：沒有，他現在在[中部公立大學]讀[科系]研究所。

訪談員：研究所就對了，他是你國中還高中的同學？

受訪者：他是我大學的學長。但他到[中部公立大學]讀[科系]研究所，對對對。

訪談員：所以他尋求協助是在[中部公立大學]？

受訪者：嗯。

訪談員：[中部公立大學]不是很有名嗎？他們這一塊不是做得很成功嗎？

受訪者：我看一下他的文，我現在在看他的FB 在很後面，要不然這樣好了

訪談員：要不要讓他接受訪問，如果你推薦他的話，我們其實處理好，處理不好也都是我們目前.....其實我自己參加過很多調查事件，所以我知道學校很多的那個服務機制非常的關心，

可能會影響到小孩子一輩子的問題。所以不曉得你方不方便介紹他給我們，請他跟我們聯絡，因為聽起來他是有經過這個過程、流程的對不對？如果你願意多講也可以，因為我們知道也可以。

受訪者：嗯……這件事情可能……還要好好思考一下。

訪談員：沒關係，沒關係如果不方便，真的不用勉強。他有他的考量，你有你有考量，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其實每個人狀況不太一樣，對事情的理解也不一樣。那今天我想如果你有什麼要講的，如果沒有我們今天就到這裡，我們真的很感激你，謝謝你。

受試者 A04

訪談員：這是一個台灣科技部的委託研究，是要了解有關性騷擾、性侵害的受害者，他們的身心處境，跟他的受害的經過，主要是要問這些問題。

受訪者：好。

訪談員：所以想要了解說那時候是怎麼樣受到一些不好的對待或不良的影響，大概是這樣。那我們在過去訪問幾個的過程裡頭，大概都很順利，因為就是你想講的就可以講，你不想講的也沒有關係，因為這個沒有強制性，另外一個就是說，如果你覺得講到一半，你覺得不方便再繼續下去也沒關係，因為一般來說，我們都很有彈性，不希望變成一個負擔，那最重要就是，最後絕對不太可能有任何個人資訊的揭露，這倒是請你可以放心。

受訪者：好。

訪談員：好，那我現在就開始，可以錄音嗎？

受訪者：可以。

訪談員：好，那 [受訪者姓名] 你可以說明一下當初你可能發生一些事情的經過，好嗎？

受訪者：好，就是當初是我大一剛新生的時候。然後，因為學校的活動，比較晚回家，就是比較晚回租屋處。然後……就是……那時候回去的時候，就被那個管理員有點性騷擾。

訪談員：是。

受訪者：對，要更詳細一點嗎？

訪談員：對，這是大一是新生訓練，那還九月份的時候。

受訪者：不是，那不是新生訓練，那時候已經快，那時候是，嗯.....我記得隔天是我妹妹要考試，好像考基測那種的，所以應該是.....

訪談員：那應該半年了，大概四個月。

受訪者：對。

訪談員：所以就是說因為學校的活動比較晚回家。

受訪者：對，大一的活動。

訪談員：大一的活動比較晚回家，那回家是從學校回到住的地方，租的地方嗎？

受訪者：對，租屋的地方。那時候我跟房東一起住，就是房東他.....那個，那個地方，因為我那時候住在那個[地區]那裡。

訪談員：[地區]，喔，那學校在哪。

受訪者：學校在[地區]。

訪談員：OK，好，所以基本上是從學校回去。

受訪者：然後.....

訪談員：大概幾點鐘？

受訪者：對，嗯，超過十二點，那時候已經沒有公車了。

訪談員：那麼晚。

受訪者：對。

訪談員：那你們是二十四小時的警衛啊？

受訪者：那個，就是它那個地方，有點像.....就是山莊，它就是一上去，它就是警衛在門口，都

會有一個警衛亭，然後一個警衛就在那邊，然後一上去，就是它有點山坡路。

訪談員：OK。

受訪者：然後就是有一棟一棟的房子這樣，然後那時候我是跟我房東住在其中一棟，然後我是住在他們的最下面，就是有，房屋應該有兩三層樓這樣子，然後最下面那個是房東租給學生這樣子。

訪談員：嗯嗯，所以是在入口的那個警衛就對了，不是在.....

受訪者：對。

訪談員：不是像我們公寓一樣，就是一棟一棟裡面的警衛。

受訪者：對，不是。

訪談員：OK，那能不能稍微再詳細講一下那個經過？

受訪者：那時候就是我走到.....要上去的時候，那時候已經對警衛有一點戒心，因為之前我曾經去賣場，買一些我生活用品，比較重，然後那時候警衛看到我，因為警衛每次看到我都會跟我打招呼，他對我來說就是.....像.....外公那樣子，就是長輩，然後蠻親切的。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然後可是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就對他有警戒心是，我拿很重的東西，他說，騎機車說要載我，就是上，因為那個是有一段上坡，那時候我有點感激，可是又覺得不太好意思，

我有拒絕他，可是後來他就說，拿那麼重，他一下就到了，沒關係什麼的，然後那時候我就答應他，然後後來，就是在騎的過程中，短短的一兩分鐘的距離而已，可是他的手，後來就一直……放在我大腿上。

訪談員：OK，所以邊騎……

受訪者：對，他本來是兩隻手都在機車的握把上，然後後來就，有一隻手就，就是……就是往我大腿這邊，他是就是一直放著，然後揉的那樣，就是說啊你這間學校如何啊，什麼的，那時候我就有嚇到，然後我不敢跟別人說。

訪談員：OK。

受訪者：嗯，那是第一次的時候，所以那時候，晚回家的時候，他又找我攀談，我就有點緊張，因為平常打招呼還好，因為那時候他是從他的警衛室出來，我就有點緊張。

訪談員：嗯。

受訪者：然後後來他就……嗯，勾著我的肩膀。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對，然後我就有點不知所措，後來他就……他的，他的手就是碰我的……胸部。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嗯，然後不只一下。

訪談員：嘖嘖嘖。

受訪者：那時候……我有試圖要閃避他，可是……

訪談員：躲不開。

受訪者：就是，也是，他就是揉得很，很，蠻緊的，然後我也沒有，我也不太敢用盡全力把他推開，但是我是有試圖，就是，想要遠離一點，然後後來走到一段路之後，要更往上坡走，他就……可能他也累了，然後他就回去他的警衛室，可是那時候我就驚魂未定，然後我就……我就一路走，一路發呆，到家裡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就是我有個學長，他的家裡是往[地區]那個方向，然後那時候辦活動，大家都一起睡，那時候晚上的時候，我們就，就是比較晚的人，就這樣走回來，就跟他一起走回來。然後那時候……我不知道該找誰，然後我就，因為那個學長剛剛才跟我分開而已，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他說，我不確定我剛剛……這樣子是不是算是被性騷擾，還是什麼的。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嗯，對，然後之後學長就蠻機靈的，他就說，叫我現在，叫我走下去剛剛那個地方，就是要到警衛那裡，他就說他馬上過來這樣，然後他帶我過來之後，同時他也打電話給警察。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對，然後那時候，後來我們來一下之後，他就……警衛一樣後來又出來，好像有跟我們要，要講什麼話，然後那個學長就問他說，你剛剛是不是對這個女生，動手動腳什麼，然後那個，他就裝不懂，警衛就裝聽不懂，就說蛤沒有喔，你在說什麼，然後之後警察就來了。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嗯，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警察來的那一刻，我才……我才哭。

訪談員：太緊張了。

受訪者：我……對，我記得那時候我就是……包括在敘述事情的時候，我的心很抖，可是我完全沒有掉一滴眼淚，然後……嗯……然後後來我就跟他們到警察局。那時候就穿著夾腳拖，很快的下來到學長說要集合的地方，然後等警察來，然後我們……一起到了警察局，然後有一些警察我記得是留在那邊，問那個警衛話，就說就是可能可以把現場帶回去，帶去警局講話，這樣子。

訪談員：對。

受訪者：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帶，連身分證都沒有，警察還很好心，還載我進去再拿一次東西，然後那時候一整晚都在……

訪談員：處理。

受訪者：警察局，這樣子，就是警察就安撫我，然後有一邊警察留在那個……警察留在……一些警察是留在那個……警衛那邊，這樣子，然後後來他們就回來，就說監視器沒有拍，可能要調監視器，然後可能，可是好像也沒有拍到，對，然後後來才知道說……就是，警衛陪我走的那一段路，之後要……我要繼續右轉往更上面走，他陪我走的那段路是沒有攝影機的，就是是攝影機的死角。

訪談員：嗯。

受訪者：對，大概是這樣。

訪談員：那，謝謝你告訴我們詳細的一個經過，那當下，當下出事的時候，你有回到家裡嗎？回到你住的地方。

受訪者：嗯，我那時候，我那時候是隔天的高鐵，因為那時候我就是妹妹要考那個基測，所以我那時候警察做筆錄，做到好像凌晨六點多，我就很匆忙的，趕快趕回去，那時候好像是那個，那時候那個學長很勇，他就陪我，六點多的時候陪我回家，就是回那個租屋處，拿我

的東西，然後回來，然後就是去高鐵站這樣子。然後那時候還有遇到我房東，就是那時候有點尷尬，我不知道跟他講什麼，我就趕快跟他打招呼，然後就走了，然後那時候我.....我就是一下高鐵，我到[地區]的時候，因為我是[地區]人，然後我就一去考場，陪我妹妹考試，然後我不敢跟.....

訪談員：任何人。

受訪者：我那時候我不敢跟我媽媽跟我妹妹講這些事情，因為我爸爸在.....我爸爸那時候在國外上班，他那時候在[地區]上班，那時候我.....我在做筆錄的時候，我有打電話給他，因為他有時差，他剛好可以接電話，然後因為警察說一定要通知你的一個家人，那我當然選擇通知我爸，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要.....因為這樣子.....

訪談員：影響你的妹妹的考試。

受訪者：對，對，然後，那時候，後來等我妹妹那天，因為那要考兩天，那天是第一天而已，我就一下[地區]，我就去考場找他，那時候是遇到我的國中的老師，因為他女兒也要考試，然後他就看我臉色超級不對勁，他就問我，那時候我就哭了，然後我就跟他講，然後.....之後我就有跟他講說，我還沒有打算要跟我媽講，可是後來，等到考試考最後一節，第一天最後一節的時候，我媽就坐在外面，然後我媽可能也看得出來我.....我的臉色不太對，後來他就一直逼問我，然後我就跟他講這樣。

訪談員：嗯。

受訪者：他那時候當下很生氣，打電話給房東，然後房東就說怎麼可能，他早上看到我，還跟他打招呼，什麼的，然後那天我記得，那天我回家的時候，我們一直想要怎麼辦。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就是.....接下.....度過這個週末，我又要回[地區]上課，那我要住哪邊，對。就.....

訪談員：不想再回去那裡。

受訪者：有點不太敢再回去了。

訪談員：OK，對，因為曾經發生事情的地方，通常不會想要回去。後來回來有解決住的地方的問題嗎？

受訪者：後來我是住在我一個朋友家，他剛好他跟他的姑姑一起住，然後他姑姑就是人很好，也想說，就是反正他都照顧一個小孩子，也沒辦……就是也……收留我一個也沒關係這樣。然後那時候，那時候就是……嗯，爸爸媽媽一直在處理這些事情，因為喬不攏的是房租的問題。

訪談員：喔。

受訪者：對，然後房東，因為我那時候好像一次簽了兩年的……

訪談員：OK。

受訪者：……的租約，然後還要什麼，就是房東說這也……那也是他的損失什麼的，我也不太懂為什麼他的損失，所以就是，可能是因為我……臨時就是取消，我不想要租了這樣。

訪談員：頂多一個月吧。

受訪者：我想說，本來想說就是租到，再多租半年，然後請他把什麼押金什麼，都還給我們，然後也不要再額外罰錢，可是房東好像不願意。

訪談員：怎麼會這樣？通常解……

受訪者：我也不太懂。

訪談員：解約頂多是多一年，提早一兩個月。

受訪者：可是那時候簽了兩年，那時候才租了半年而已。

訪談員：喔。

受訪者：對啊，然後後來……警察那時候就有問我，他在第一天晚上就有問我了啦，就是發生事情的時候，他就說，他有很詳細的跟我解釋說，你要怎麼……走這條路，就是好像可以去訴諸就是……嗯，法院嗎？我有點忘記，反正他就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我那時候爸媽就想說，不然就是讓他，就是我們就付這幾年的房租，付過去，然後，不要住在那邊了，然後，嗯，錢什麼的房東要的話就給他吧。然後，嗯……就是……可是那個管理員欠我一個道歉，他必須要跟我道歉，這樣子。可是，管理員矢口否認，他有做這件事情，然後是有一次我媽就一直打電話給房東，一直煩房東，然後那時候，一個月之內，就是他就找他一個朋友，然後這樣子，每次就這樣子往返[地區]、[地區]，然後就是為了找房東這樣子，然後有時候他也避不見面，然後有時候他是有接，反正那時候後來，聽到房東透……不小心透露說，那個管理員之前有被投訴說，他被……就是他有騷擾過，就是他們社區裡面的一個外籍的勞工，就是傭人這樣。然後我媽就更生氣，就說那你們……

訪談員：你們都知道。

受訪者：你們為什麼要，他沒有怎麼樣，怎麼還可以當你們的警衛，然後他們就說，就是……可能就是因為只是外籍勞工吧，而且後來更恐怖的是還弄懂了一些……人際的關係，就是，照理來說，雖然那是一個小社區，它不是大樓，可是它也有那種管委會，應該來處置這個……警衛。

訪談員：對啊。

受訪者：可是我的房東，就是管委會的其中一個人。

訪談員：喔。

受訪者：所以跟他講不通，不通就是不通了。

訪談員：包庇了。

受訪者：對，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我的爸爸就是專程從[地區]回來，然後就.....就是為了.....就是為了去找房東，然後那時候他好像就，那時候就是有跑到法院了，然後我記得那時候，警察是勸我們私下如果可以和解的話，就和解，然後我爸媽，爸爸媽媽就覺得說，你只要承認，然後你道歉，就是跟我好好的道歉，就原諒你，就是不會再跟你有什麼，然後反正我們也要搬走了，就等於說給我一個.....就是可能一個交代，但是那個人一直不願意道歉，然後我爸媽就.....把他們之前往返[地區]、[地區]的高鐵票收集起來，然後我的房租契約什麼的，他們損失了多少錢，就是這陣子的花費，就是為了這件事情的額外的開銷，他們算一算列在一張紙上，然後就.....

訪談員：法院申告。

受訪者：然後就是他就列在那張紙上，然後就說既然你不道歉，那我們就訴諸法院，然後你必須要賠，我還記得金額蠻多的，好像將近十萬塊，也包含我的房租違約金，然後那些高鐵票什麼的，然後還有付剩下半年的房租那些的。

訪談員：嗯。

受訪者：然後，那時候，他就.....我記得那個人就擺爛說，反正我付不出來，你要上法院那你就上吧，那你就去吧，然後我爸媽那時候有問我的意見，可是他們問我意見的時候，我都不講話。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因為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然後後來，他們就是幫我就是.....那時候就，嗯，我還記得到了，那時候我大二上了，大概是十月十一月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就.....有去法院那一次。

訪談員：拖這麼久？

受訪者：我們跑了……對，我們跑了一兩次，可是因為都沒有結果，就是好像有一次是被傳過去，不知道幹嘛，然後第二次是事先沒有開庭，就是我記得是……反正我就被一個警察，我不知道他是刑警察，然後他就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然後問我說需不需要爸爸媽媽陪同，我說好，然後爸爸媽媽就……就陪我一起進去那個小房間，然後我的前面，我的前面是，就是一大片黑黑的窗，我看不到……

訪談員：床？

受訪者：窗，窗戶。

訪談員：窗戶。

受訪者：黑黑的窗戶，就是那個人就跟我說，你放心，就是他看……他不會看到我

訪談員：他看不到你，one-way mirror 是不是。

受訪者：對，可是我可以……

訪談員：你可以看到對方。

受訪者：我可以看到，可是就是黑黑的，我那個角度是……我的前面是……就是法官，還是檢察官，然後就是他是，反正我要再斜一點，我才會看到那個被告。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對，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媽也就是都是，一直情緒一直都很穩定，就是因為我也不想我爸媽擔心，然後那時候，嗯……應該是法官吧，還是檢察官，反正在裡面的人，他們就開始敘述，敘述我的案子的經過。

訪談員：嗯。

受訪者：那時候聽了，我就覺得有點不太舒服，然後，他們就繼續講，講到最後，之後，就問……再問一次那個人說，他有沒有這麼做，然後，然後還有我們家對他的一些求償，然後他……他完全矢口否認，然後到最後，就是我都沒有講話，就是……裡面的人一直問我說，那沒關係，那妹妹你要不要試試說說，說說看就是你的感受，或什麼的，我就一直就講不……那時候我就開始講不出話來，然後我的眼淚就一直掉。然後……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然後，那時候後來……後來那個人終於說了一句話，他說要我道歉可以啊，對不起，可是我沒有做。然後那時候我就……就是大崩潰，我在裡面就是那種，我沒有嚎啕大哭，可是我……我是那種很抽搐那種。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然後那時候我爸爸媽媽在我身後，還有一個警察，女警，在我身後一直拍我的背，然後那時候我爸媽就是覺得，就算了，就是好像……好像就算，我們也，我們本身就是不要錢，我們列了那一些，本來就是因為他不道歉，我們才列的，可是現在覺得，有沒有他的道歉好像不是很重要。

訪談員：對，因為那個過程很傷人。

受訪者：就是……應該是……遠離他，然後往後的什麼這樣，對。

訪談員：所以……

受訪者：反正後來的結論就是那個男生不承認他有錯，然後他講那句話之後，我就對這個庭，我就再也沒有印象，因為我就一直哭，哭到我的父母親跟那個女警察把我攙扶出去，對，這樣子。

訪談員：但是……法院的法官跟檢察官有沒有看到這些？你的狀況。

受訪者：我不確定那是和解庭，所以我……還是什麼，因為其實我們中間有很多次的蒐集證據什麼的，可是所以那時候就知道說那一段是沒有攝影機的。

訪談員：沒有攝影機就……對，其實法院比較難的地方它就在這裡。

受訪者：對，然後加上……嗯，房東之前就算說過他有那個前科，可是那也是房東說的，他也沒有真的留下什麼案底。

訪談員：嗯。

受訪者：對，所以這件事情就……就這樣，然後因為我現在，我今年剛畢業。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就是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訪談員：了解，你在那邊安全嗎？

受訪者：我在[地區]很安全啊。

訪談員：在[地區]很安全。

受訪者：我是來度，我來度假而已。

訪談員：OK，我還以為……

受訪者：我在[地區]的話，我那時候好像他們有說，就是他不可以靠近我，不知道什麼範圍內，他不可以靠近我這樣，可是那時候是比較怕他會找人來報復什麼，所以那時候就請我很多的男生朋友女生朋友一起去幫我把宿舍的東西這樣清出來，然後一次搬走。

訪談員：了解，他不應該在當警衛，他也不應該在……在那個地方工作，可是……

受訪者：嗯……他好像他，我不確定他有沒有不在那裡工作，好像有，可是我不太確定。

訪談員：但是這個很怪異，因為一般來說，這個時候，你如果是三年前四年前發生，我們應該有一個叫性騷擾防治法。

受訪者：嗯。

訪談員：可以跟那個當地的政府所在地，就可以申訴，那性騷擾防治法，它不需要經過法院，法院是屬於刑事賠償，或民事賠償，但是要定罪與否，嗯……在一般的性騷擾防治法法制裡面，就有強烈的規定，因為……就跟校園性騷擾防治一樣，不一定要有事實的根據，就是調查專案小組他們會做合理的判斷，對，而且會相信……

受訪者：我……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用這一條，因為……因為那時候我完全沒有參與他們找資料或什麼，我都是警察問我什麼，或是真的需要我出現，就是被問話，才……我才會，我才有參與這件事情這樣子，然後之前我記得，我的那個……我也是事後才，那時候快大二的時候我才知道，那時候我那個學長那個朋友，他被傳了兩次到，到那個法院那邊。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他們問他話，對，我不確定我是不是用性騷擾防治，我覺得也許是，因為警察他比我們懂，他們也有法律的一些素養，比我們還要多，所以也許他……他是用……對，也許他們是用那個，因為……可是真的太……他後來好像也有賠錢，他拿了快要三千塊的小零錢。

訪談員：你說你房東？還是？你說誰？

受訪者：我的那個……那個……那個警衛。

訪談員：為什麼他拿錢？

受訪者：我不知道，那時候我也覺得很奇怪，然後……我不知道他是，他意思是包紅包還是怎麼樣，可是那時候是在，我在那個黑色窗戶那裡，那個小房間裡面，那個人就有說，他……就是好像法官還是檢察官他們就說，他還是會包給我一個，可能是三四千塊吧。

訪談員：好奇怪喔。

受訪者：對啊。

訪談員：不知道誰給的。

受訪者：應該是，搞不好他是不想要付那些錢，然後就隨便拿，拿了一些錢來……這樣子吧。

訪談員：他想要和解。但是他不要……

受訪者：可是我們那時候，我們那時候應該也算是和解了，因為又不想要再吵下去。

訪談員：喔，但是本來想要訴求那麼多錢，目的就希望他一個道歉對不對。

受訪者：對，因為那時候也不道歉，然後我父母看我，就是哭成那樣，他們覺得好像最重要的就是陪我……就是走出來，而不是……就算給我一個道歉也不能撫平我什麼。

訪談員：沒錯，不過他至少講了一下，可能不甘情願的講了一下。

受訪者：那個不甘情願的講那個蠻受傷，就是聽到他那一句我才……大崩潰。

訪談員：對，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他一直否認這個是很……很沒良心的事，當然對他來講，他唯一能夠……就覺得能夠再保持他的顏面，就是說沒有……

受訪者：唉，對啊。

訪談員：我想這過程真的對你來講很傷，真的是很傷。

受訪者：嗯。

訪談員：嗯……所以你求助的時候是……其實主要是你的一開始，最一開始的時候是找同學嘛，也不是找房東。

受訪者：我不是找房東，我是一開始找我那個……

訪談員：你的同學。

受訪者：對，同學，學長。

訪談員：然後再來是家人，因為是媽媽，爸爸啦，爸爸在……

受訪者：對，因為那時候在警察局他們說我一定要打電話給家人。

訪談員：那，那時候你有沒有跟學校講？

受訪者：我沒有。

訪談員：沒有求助學校的那個什麼輔導系統，或者是性平會？因為是校外發生的。

受訪者：嗯，對，而且，我覺得……我不知道，我知道學校有什麼教官室，還什麼那些的，可是我就是……我完全沒有想到要去求助他們，我覺得……我可能……我不喜歡陌生人關愛我的眼神。

訪談員：陌生人？學校應該算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受訪者：可是如果你這件事情你去講了，那你……系上老師知道了什麼的，認識你的不認識你的老師，他都……搞不好經過你的時候，他的那個眼神，然後他那個……我覺得那樣子對我來說，我反而會更覺得奇怪。

訪談員：對，可能有壓力。

受訪者：我不喜歡，對。

訪談員：我了解。

受訪者：而且我也不覺得他們能處理什麼，我還……對啊，我覺得他們幫不到忙，他們可能把，嗯……我們系上老師抓去開一輪會，我猜想的啦，然後說要積極宣導什麼的，可是這樣子，對我來說還是沒有什麼幫助啊。

訪談員：我一般都是直接跟學校有一個叫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來處理。

受訪者：嗯。

訪談員：而且，就是申訴或什麼，可能也會經過，其實比較像輔導系統，不會經過系上，系上除非是你很信任的話，不過這不重要，就是說你當初也沒有求助於學校就對了。

受訪者：對。

訪談員：因為兩個原因嘛，第一個就是你怕引起更多人同時的關注，但並不是你想要的，第二個原因就是說，真正如果開始那個求助、協助的話，並不表示你可以達到你期待的目標，對學校的信任度好像不是那麼高，聽起來啦。

受訪者：對。

訪談員：就是說不知道能幫忙什麼大事嘛，類似這樣的概念，那你現在有什麼想法，如果你.....像這樣發生當然是很不幸，而且，可能傷痛也很久，那如果你.....那現在這麼幾年了啦，你現在的想法會是什麼，或者說，你對某些求助管道你想到的是什麼？

受訪者：嗯.....我那時候覺得.....因為那時候，就是警察跟我說如果要性騷擾的話，是你只要感受到不舒服，就可以跟對方講，就是構成性騷擾，那時候我覺得，就是好像，嗯.....說的好聽是說，好像就是很尊重受害者，可是如果有心人，因為這樣子想要，比如說，嗯，詐錢啊，或是怎麼樣的，好像也可以很輕易的就這樣，所以我覺得那個尺度還是很難拿捏吧，就是在法律上的。

訪談員：你說在定義上來講。

受訪者：對。

訪談員：我想不是那麼容易啦，因為第一個就是必須要合理的人講合理的話，就是說那個人，除非他有問題，否則他講出來的話應該是可以被相信，但是會不會被認為，或者說有些人會用這種方式去騙人，那是也有可能，但是這種，在調查的時候很容易出破綻，所以可能也沒那麼容易這樣。

受訪者：喔。

訪談員：那最重要就是性騷擾是 unwanted、unwelcome，所以你也知道，它是不歡迎不喜歡的一種帶有性暗示、性語言的語言跟非言語行為都算，那這些行為其實照專案小組它在調查過程，他們可以做很客觀的去判斷的，那只是說現在是你直接進入民事跟刑事的，又不太一樣。那如果經過 [地區]，像你發生地如果在 [地區] 的話，應該是 [地區] 政府它就可以直接來，直接來展開調查，而且那個調查比較不會像我們一般的民事刑事，一定要經過很嚴謹的這個法院的那種蒐證，因為證據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性騷擾常常，性侵害也是，常常很難有一些清楚的證據。

受訪者：嗯，之前聽別人的案件，也是就是，覺得說好像真的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訴諸，然後可以幫到忙，可是自己在其中的時候，覺得真的很受限。

訪談員：我覺得那個配套可能有問題，譬如說如果你去，在申訴的過程中，是不是有人來一起來幫忙，那現在聽起來好像你自己幫你自己而已，那事實上你可以.....

受訪者：申訴的時候是什麼時候？你指的。

訪談員：你在申訴，OK，應該有幾個管道，一個如果你經過性騷擾防治法，嗯，性騷擾防治法它，嗯，應該說，性騷擾發生的地點有幾種情境，所以適用不同的法制，第一個就是在學校發生的話，是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那學校必須要啟動調查的機制，第二個如果發生在職場的話，那就有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工法呢，它基本上是用職場性騷擾的方式來進行調查，所以它有它一套的那個處理流程，那你這個是在公領域，或者是在學校職場之外發生的，所以應該是適用一般的、獨立的法制，叫做性騷擾防治法，那它裡面也有一套啟動的機制，跟處理的流程這樣，那是不是要進入民事刑事，其實那個都是，嗯.....可以再討論的，因為性騷擾防治法，稍微，我看看，應該七八年以上，它當初立法的目的就是，不是像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一樣，要蒐集好多好多證據，才有辦法，畢竟是一個比較 private 的那種領域所發生的事情，那常常缺乏一些物證，然後或者缺乏一些人證，所以是不是以證據準則為唯一的考慮，在性騷擾防治法其實它有一些比較客觀的指標來協助。那通常在參與調查的人，也是比較有經驗，而且，也不是法院的人沒有經驗，不像法院它一定要什麼都要以證據為優先嘛，那這個就不是那個，所以我們在調查，像我自己參與很多的調查，我也可以告訴你，就是說，像你的情緒的反應，其實都已經那個，只是後來你們沒有繼續，不然其實可以用很多人的人身的一些身心的狀況，還有法官也可以，由你的同學，你有沒有什麼同學，學長，那天晚上所發生的立即性的一些所謂的你的求助的過程，做為很清楚的證據，其實這並不難的，只是說，我想.....

受訪者：有啊有啊，他有，有啊，所以他才被.....就是叫過去好幾次。

訪談員：沒錯，那都是很清楚的人證了嘛，所以他們都已經蒐集好證據，只是說最後，因為那個過程太傷，就是在處理這個，所謂正義的過程，讓.....讓受害者應該有更.....有強的

strength 去面對這個問題，可能才有辦法最後得到最終的治療，但這個過程就必須有人去協助像你這個狀況，讓最後還是可以得到應該有的正義，只是說或許有些人覺得很累，不喜歡，最後最重要的當然不是為了錢，只是覺得應該還給你一個身心上，我講的公道倒不一定說實質上的什麼什麼特殊的公道，而是說在那個心理上，這部分能夠得到釋放這樣子，那聽起來是他們好像沒有找到，沒有去找適合的人來陪伴你這一段，這大概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像警察他們好了也沒有辦法，或者那個女警也沒有辦法，也不是說他的問題，而是說我們整個配套還是有很多缺失，我們這個研究就想要找得到就是說，這個求助的問題，求助的經驗，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做，能夠讓想要求助的人得到應該有的協助，這大概是我們這個研究最期待的，所以我剛剛問了一個就是說，你這樣一個經驗你覺得，嗯，對你的影響是什麼，你這樣一個經驗，你希望將來在這個管道上，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對。

受訪者：嗯……我覺得應該要看怎麼對受害者就是，他們怎麼平復的吧，因為我其實……那時候我看到……就是在 PTT 上面看到這個的時候，我會願意參與是因為……是因為我那時候大四的時候，自己也有做那種學術的寫論文，然後我知道做研究就是不太容易，然後剛好我有這個經驗，然後再來就是……我……

訪談員：非常謝謝。

受訪者：就是再來是，再來是我自己也想要藉由這個機會，就是再面對我這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剛剛講的很冷靜，我已經比以前冷靜很多了，可是我還是會有一點點激動，然後就是還是會有一些就是眼眶泛淚或什麼的，我前一陣子，甚至看那個影集，看到，看那什麼漢娜的遺言，然後就是裡面就是有橋段是被強……就是他們是比較更嚴重是強暴什麼，那時候我看到那邊的時候，我記得我跟我一個女生朋友，在看這部影集，然後那時候看到那邊的時候，我就……他們也是到法院，然後他完全沒辦法伸張這件事情，然後我那時候就哭得很不能自己，然後我旁邊那個同……就是女生朋友，就嚇到，然後他，因為他那時候還沒有參與我大一的事情，所以他不知道我之前發生這些事情，這樣子。那時候，就是我都覺得我平常可以很正常，可是直到看到相關的東西，或是提起了之後，就會發現其實自己，還是會想到以前的事情，還是會緊張，會難過，什麼的。

訪談員：一定的，一定的，就是一般人都會，不要說你年紀那麼輕的時候發生事情。

受訪者：對，就是不可能一直提這件事情，可是當有機會去面對他，就像.....嗯，你們做的這個調查研究，剛好我有機會可以再正視我自己的問題的時候，就是也許靠這個機會.....

訪談員：不過我覺得你真的很勇敢的，對，現在這聽起來，是勇敢很多很多，但有人講說時間是最好的良藥，那我也要這樣說，這都不是你的錯，最重要是說，那個機制確實有問題，然後也加上不好的房東，機制我講的就是那個.....那個申訴的機制，要不然就是那個管理員的整個服務的環境，其實是一個大問題，其實黑箱的問題很嚴重，我不曉得那個管理員跟你房東的關係，但是聽起來好像很不正義的，那為什麼會不正義。

受訪者：是啊。

訪談員：一定中間有什麼問題發生，這個大概是可以，而且一般房東會非常保護房客的，哪有人這樣子的，那真的是也很怪異。

受訪者：那個房東沒有，我覺得他沒有保護，他很在乎他自己的房子租不租得出去，然後怎麼樣的。

訪談員：這是很畸形的，這是人身安全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只為了錢，而且說真的，如果房客出事了，在國外都要，你的房東都要負連帶保護責任的，而且他還知道說這個人可能過去都發生事情，說不定房東還會被處.....罪加一等，如果真的要追究。

受訪者：那時候也是我很難過的原因，因為其實我，你這樣子說我房東，可是那時候我那個房東，是就是，我沒有跟他很親近，可是他是跟我媽媽說，如果，因為那時候，我們在看房子的時候，也是，就是千里迢迢這樣子上來，然後他也說，有什麼事情就可以跟他講，然後所以，其實我沒有跟他很親近，可是他只要，就是他還是會很親切的問候我說，你最近還好嗎？什麼的。然後有什麼忙的，就是如果關於房間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是隨時 LINE 他，然後他就會，他也是就是很熱心處理的那種，可是殊不知那時候就是碰到，就碰到那些，就是想要退他的房租，可能會有違約金那件事情，他就變得很強硬，就是這點，我覺得，嗯，就是突然覺得說，好像可能都是蠻現實的吧。

訪談員：可是就那個簽約你也要有合理的違約的那個，違約的處罰條款，也沒有說全部。

受訪者：可是你，可是他說，那時候我們甚至還跟他講說，不然我們趕快幫你找下年度的，下個年度的租房，租的人這樣子，可是他還是不願意，這樣子他就沒有損失了啊。

訪談員：好奇怪喔，對啊。

受訪者：但是他還是不願意退那些，這樣子很多耶，那時候一個月我是租一萬，好像一萬零五百還什麼的，還不算水電，那算一萬塊好了，然後我的押金已經有兩個月，已經兩萬塊了，然後那時候，我還要半年六萬塊，加起來八萬塊，然後他還要罰兩個月的話，這樣十萬塊。

訪談員：太狠了吧。

受訪者：對，這樣其實很多。

訪談員：也太過分，對啊，一個是房東的不正義的問題，一個是就是法院，聽起來法院好像沒有很好的處理，要你要和解，但是在那和解過程又.....覺得怪怪的，對啊。

受訪者：可能那時候爸媽也覺得，因為我也有點忘記了，但也許那時候就是和解了吧，就算，就是這樣子放過他了吧，可能這種事情，這種小事在法院應該算是還蠻微不足道的吧，我覺得啦。

訪談員：不該是這樣，每一個人的那個人生的權利還是存在啊，雖然是小事，也要當成大事來處理，因為那個傷害是一輩子，這實在是很.....對，所以法院的機制本身也是讓人蠻大的失望，然後加上房東，加上對學校，因為學生理論上應該學校可以多協助，你知道嗎？對，如果這個學校有介入的話，就比較.....另外就是說，可能一開始用民事刑事的方式來求.....尋求協助，可能不見得是最好的管道，對，因為他們只要進入司法程序，要求的證據啊，什麼的，我不曉得，可能就特別特別讓人家覺得很失望，所以大家對恐龍法官啊，被罵，又警察，缺乏同理，都是這個原因來的，因為他們一天到晚要講求證據證據，所以當對方是.....

受訪者：我記得我那時候，那個法官是女生，他聲音很溫柔，我到現在還記得。

訪談員：了解。

受訪者：嗯。

訪談員：那他有什麼對被害人的訓斥？

受訪者：有，他有。

訪談員：有什麼？

受訪者：他就說你做這樣的事情還不承認，什麼的，可是那時候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內心也還蠻複雜的，我想說.....因為我會覺得說，反正都已經到這樣子了，我覺得說，我就在想說，反正你怎麼知道我說的是真的，你幫我訓斥他，到底是為了什麼，反正證據也不足啊。

訪談員：可是性騷擾不一定要證據，對啦，我一直要講這個概念，就是性騷擾其實是被害者的主觀感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沒有親自看到直接證據，這是最大的問題，不是一般法官他們在處理是要靠我剛剛講的心證，那心證他們就會蒐集很多旁證，對。

受訪者：之後法官就是很大聲的跟那個人說，他們都別無所求了，只要你一句道歉，你到底為什麼還不道歉，所以他才說了那句，好啊，我道歉啊，對不起，還很挑釁這樣，對不起，但是我沒有錯，我沒有做那些事這樣子。

訪談員：我覺得好像還可以繼續在處理，但他可能.....

受訪者：那他可能有處理，可是那時候我就開始情緒崩潰，我後面都不記得了。

訪談員：OKOK，對，那應該有處理，因為法官已經找到很多很多的證據，聽起來啦這樣，不過他講那句話，他不能隨便亂懲。

受訪者：嗯。

訪談員：聽起來他們已經相信所有的事證，就是說，因為你們這邊已經有點放棄了，媽媽也是對的啦，因為處理你們後面的情緒、後面的感覺，比那邊還要經過很多很多的程序還要重要，這也是事實，就是說如果有重頭來的話，有沒有任何解決方式，應該是這樣，或者說，在你們那個當下，因為學校或其他方面的求助管道，是不是都沒有讓你覺得很有安全感，或者說有點嫌棄，對你講的，就是走過了比較那個，你也覺得很……很不想要去走，很浪費時間，或者是說覺得意義也不大，這是一個最大的機制的背叛。

受訪者：房東那時候，就是媽媽尋求房東的時候，我本來想說大人出去講，還有一些希望，可是自從也知道房東也是什麼管委會，然後那個人他也知道他有前科什麼，那時候我幾乎就覺得他們應該，反正就是一夥的了，因為我也看過房東，就是站在那個社區的那個警衛室那邊，跟警衛聊天，我也看過啊，對啊。

訪談員：那就是很清楚了。好，那我們謝謝你。那希望如果還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們可以幫忙的就告訴我們，好不好。

受訪者：好，謝謝。

SWSD Conference 2018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ssion 174
Women's Issues Focused Stream
July 7th

Understanding campus sexual assault in Taiwan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formal reporting,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Lih-Rong Wang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ackgrounds

- Recently, campus sexual assault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Some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universities can sometimes fail to prevent and handle such incidents appropriately (e.g., *Sexual Violence on Campus, 2014*)
- In Taiwan, a 2015 student-to-student sexual assault case in a Catholic private university had raised national concerns, in which the teachers tried to cover up the case and denied the victim's experiences.

Backgrounds

- ▶ The “Enforcement Rules for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passed in 2004) aims to promote gender equity and deal with sexual misconduct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 ▶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regulations and measures remains unknown.
 - ▶ We also know little about the experiences of sexual victims in such systems.

Campus Sexual Assault

- ▶ **The prevalence of sexual assault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bout 0.7 % to 8.6 % for forcible rapes and 1.8% to 14.2% for incapacitated rapes (Fedina, Holmes, & Backes, 2016)**
- ▶ Sexual assault may cause sever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such as long-term sleeping difficulties, anxiety disorders and/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PTSD; 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 Black et al., 2011)
 - ▶ It also related to substance abuses and suicidal attempts (PTSD; 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 Black et al., 2011)

Campus Sexual Assault

- In samples of college students, victim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can also experience depression, anxiety, PTSD, sleeping and sexual difficulties (Smith & Freyd, 2013; Rosenthal, Smith, & Freyd, 2016).
-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non-victims, victims perceived university campus as a less safe place (Rosenthal, Smith, & Freyd, 2016)

Help-seeking Behavior

- However, the reporting rates of sexual assault are very low. Most people chose to seek help from their friends or family (i.e., informal disclosure) rather than report their cases to the police (i.e., formal reporting; Krebs et al., 2007;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4).
 - 64% victims of rape had told their family or friends about the incidents, while only 12.5% had resort to formal resources (Krebs et al., 2016)

Help-seeking Behavior

-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that prevent victims from formal reporting includes (Resnick, & Kilpatrick, 2013):
 - (1) being afraid of other-knowing
 - (2) not acknowledging the incidence as “rape”
 - (3) a lack of knowledge or trus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elp-seeking Behavi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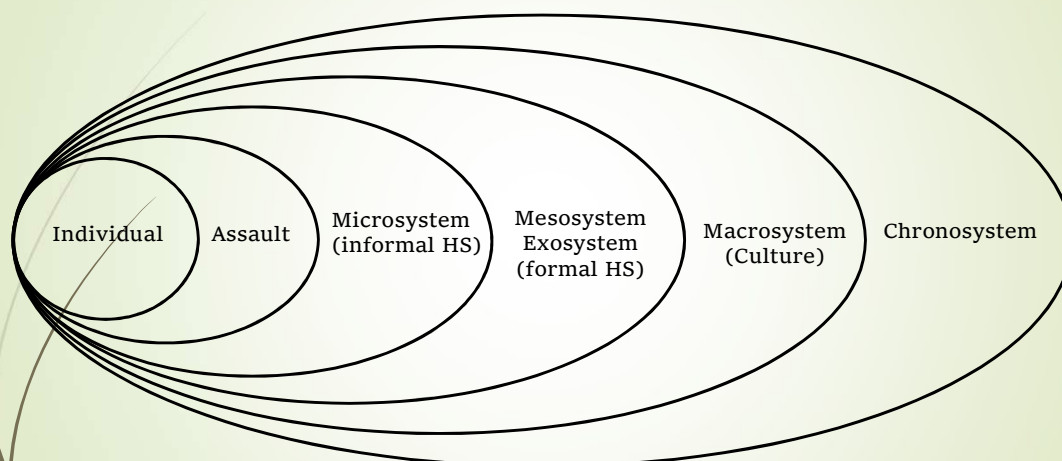
- In the case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institutional-level factors such as campus climate and training programs can also predict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report (Spencer, Stith, Durtschi, & Toews, 2017)
 - Importantly, Dworkin & Schumacher (2016) 's review pointed out that rather than simply encouraging victims to seek help, we should first make sure that system are able to provide interventions that are perceived positively.
- It is thu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issue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from a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 Ecological Model

- Campbell, Dworkin, & Cabral (2009) proposed an ecological model of different factors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sexual assault on victim's mental heal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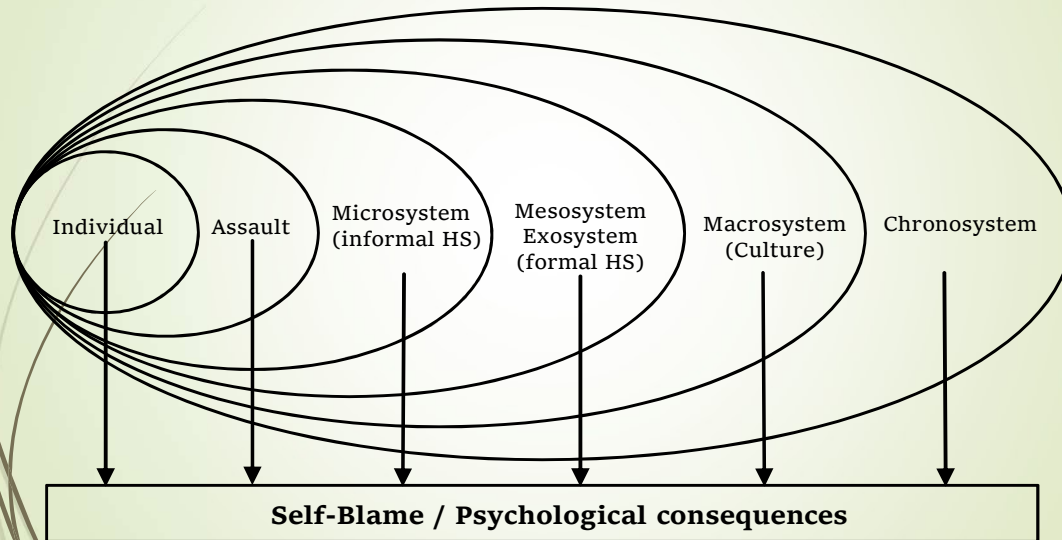
(1) Individual	demographic features, mental conditions, & coping strategies
(2) Assault	Victim-offender relationship, severity of injury
(3) Micro-system	Informal sources of support (e.g., family and friends)
(4) Meso-system	formal help resources (e.g., legal or medical system)
(5) Macro-system	rape myths and victim-blaming culture
(5) Chronosystem	a history of child sexual abuse or multiple victimization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SA on Mental Health



Campbell, R., Dworkin, E., & Cabral, G. (2009). An ecolog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exual assault on women's mental health.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0*(3), 225-246.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SA on Mental Health



An Ecological Model

- For example, some victims who disclosed his/her case to informal or/and formal resources may feel these resources unhelpful and unsupportive, which may worsen their mental conditions.
- Such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or “**secondary rape**” (Campbell & Raja, 1999; Campbell, 2008) is a well-documented institutional-level factors of sexual assault.
 -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may prevent victims from future disclosure their victimization (Ahren, 2006)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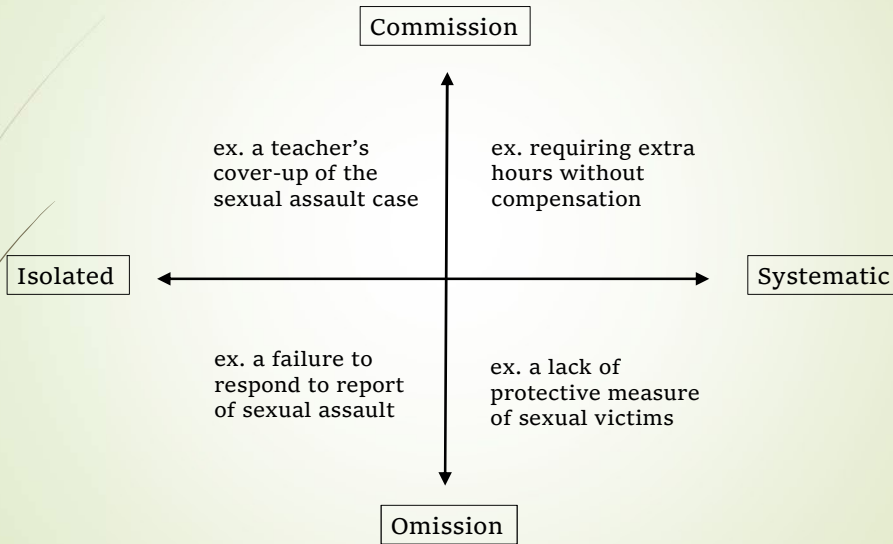
-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model, Jennifer Freyd and her colleagues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Institutional betrayal” refers to “*wrongdoings perpetrated by an institution upon individuals dependent on that institution, including failure to prevent or respond supportively to such wrongdoings by individuals (e.g. sexual assault)*” (Smith & Freyd, 2013)

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ory

- Since individuals had trusted or been dependent on the institution, any wrongdoings might be viewed as a kind of “betrayal” and be especially harmful.
- When institutions such as universities cover up violations such as rape, sexual assault and child sexual abuse, thi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undermines survivors' recovery (Smith & Freyd, 2013, 2014).

Two dimensions of IB:



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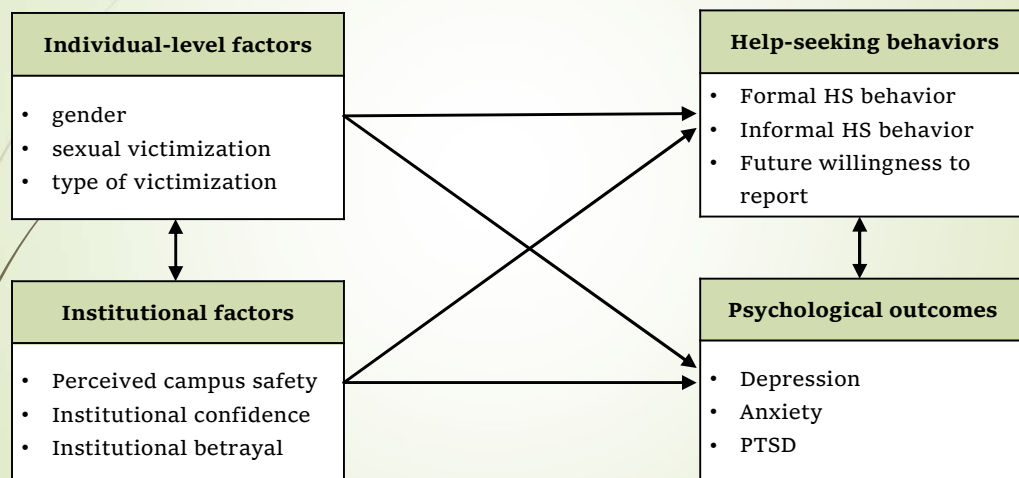
- Type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mong 233 college women who reported coercive sexual experience: (Smith & Freyd, 2013)

	N	%
Making your experience/s seemed like no big deal	50	21.5%
Making this experience seem more likely to occur?	39	16.7%
Not taking proactive steps	25	10.7%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port the experiences	21	9.0%
Responding inadequately	20	8.6%
Covering up the experience/s	9	3.9%
Punishing you in some way	5	2.1%

The Present Study

- ▀ Collectively,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sexual assault among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 Specifically, the study examined:
 - ▀ (1) the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in Taiwan,
 - ▀ (2)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help-seeking behaviors of victims, and
 - ▀ (3) the institution's reactions (i.e., institutional betrayal) to sexual assault cases and their influ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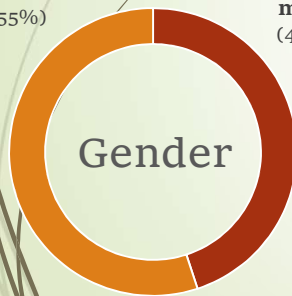
Research Framework



Participa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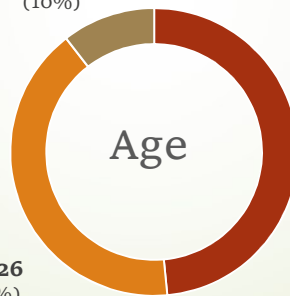
- 617 current or graduated (in two years) students of 114 (69.5%) universities in Taiwan

female
(55%)



male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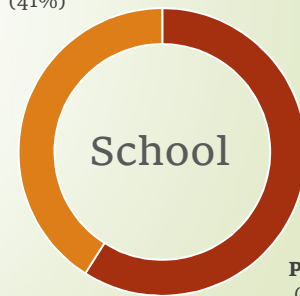
>26
(10%)



24-26
(41%)

20-23
(49%)

Private
(41%)



Public
(59%)

Procedure

- Onlin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via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PTT (a local student forum), etc.
- All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of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al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asurements

- ▶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Sexual Experiences Survey - Short Form Victimization (Koss et al., 2006, 2007)
- ▶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Kroenke, Spitzer, & Williams, 2001) & 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Assessment (GAD-7; Spitzer et al., 2006)
- ▶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 Index-Short Form (Wang, 2010)

Measurements (cont.)

- ▶ **Experiences and willingness to report sexual victimization.** We asked whether they had sought or are willing to seek help from the campus sexual violence center.
- ▶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and Betrayal.**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 in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were asked. For survivors, Rosenthal, Smidt, & Freyd (2016) '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Support Questionnaire Version 1"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fter the incident.

Results – Preliminary Analy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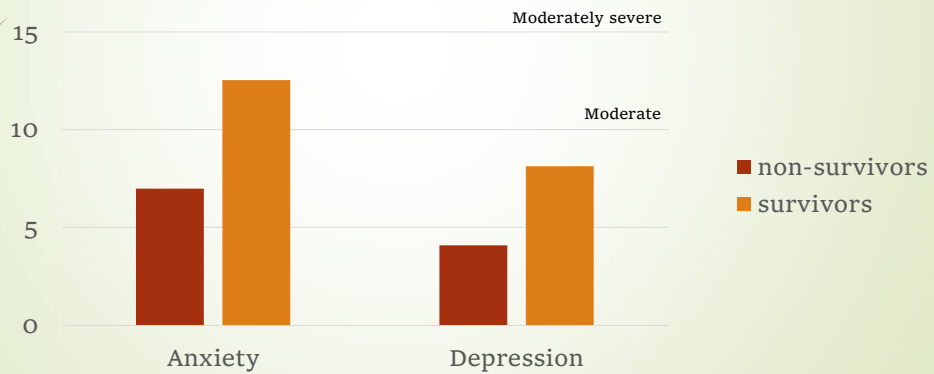
- ▶ Among 617 participants, 34 (5.5%) had experienced sexual assault after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 ▶ 30 (4.9%) perpetrators were in the university (e.g., classmates, teachers, faculties), while 18 (2.9%) perpetrators were outside the university (e.g., friends, relatives)
 - ▶ 18 (52.9%) of the victims were male, 16 (47.1%) of the victims were female
 - ▶ 19 (55%) of the perpetrators were male, 7 (20.6%) were female, 4 (11.8%) were victimized by both male/s and female/s.

Results – Preliminary Analyses

		number (percentage)
Non-survivors		683 (94.5%)
Survivors		34(5.5%)
Gender	male	18 (52.9%)
	female	16 (47.1%)
Perpetrator	someone in the university	16 (47.1%)
	someone outside the univ.	4 (11.8%)
	both	14 (41.2%)
Gender (Perpetrator)	male	19 (55.9%)
	female	7 (20.6%)
	both male and female	4 (11.8%)

Results – Psychological Outcomes

- Survivors of sexual assault reported more depression ($t(615) = 5.54, p < .001$) and anxiety ($t(615) = 5.33, p < .001$) symptoms than non-surviv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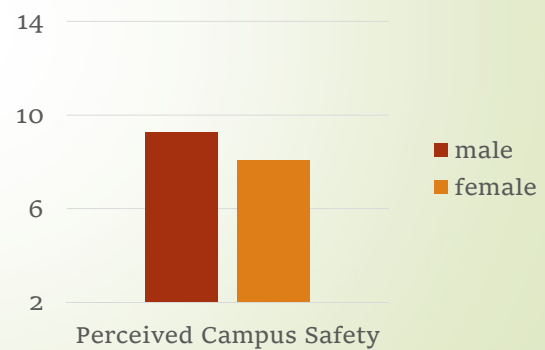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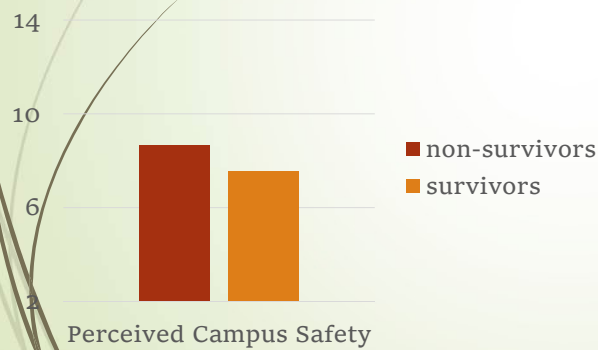
Results – Psychological Outcomes

-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severity):

	Symptom Severity				Mean score (SD)
	No symptom	Minimal	Moderate	Moderately severe +	
Depression					
non-victims	317 (54.4%)	134 (23.0%)	93 (16.0%)	39 (6.7%)	5.50 (5.23)
victims	8 (23.5%)	7 (20.6%)	7 (20.6%)	12 (35.3%)	10.68 (6.25)
Anxiety					
Non-victims	279 (47.9%)	198 (34.0%)	76 (13.0%)	30 (5.1%)	5.55 (4.67)
victims	5 (14.7%)	10 (29.4%)	12 (35.3%)	7 (20.6%)	9.97 (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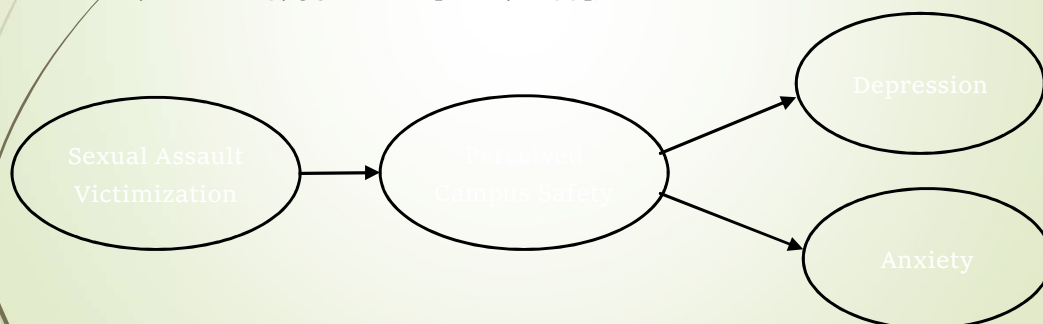
Results – Psychological Outcomes

- Survivors and Female also viewed the campus as less safe than non-survivors ($F(1,613) > 6.70, p < 0.01$).



Results – Psychological Outcomes

- Lower levels of perceived campus safety can partially explain the effects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on depression (*Indirect effect* = 0.25, *SE* = 0.16, 95% *CI* = [0.04, 0.68]) and anxiety (*Indirect effect* = 0.21, *SE* = 0.13, 95% *CI* = [0.02,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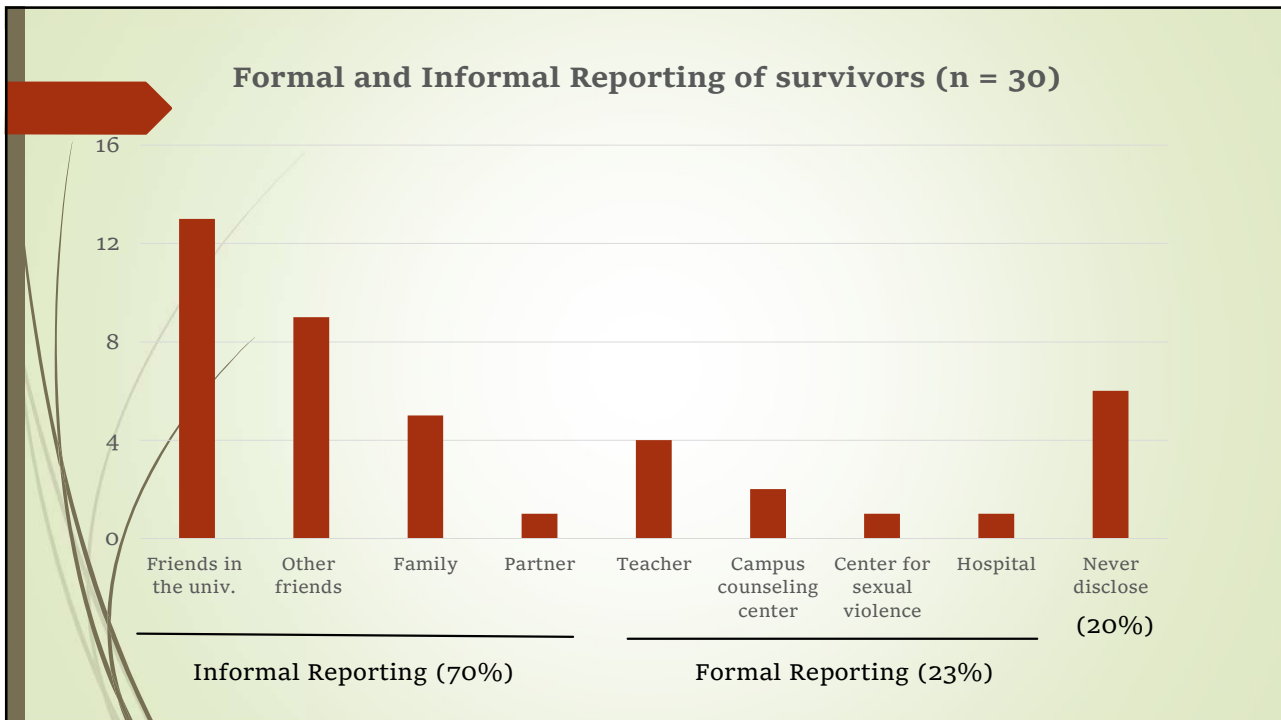


Results – Psychological Outcomes

- ▶ Survivors reported moderate lev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M = 19.20$, $SD = 11.34$; on a scale of 0 to 48).
 - ▶ There is so far no standardized norm of the PTSD scale in Taiwan, so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ir symptoms had reach clinical significance.
- ▶ **Gender differences:** No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TSD symptoms resulted from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Results – Formal Reporting

- ▶ Among 30 survivors, 21 (70%) had sought help form informal sources, 7 (23%) form formal resources, and 6 (20%) never told anyone.
 - ▶ 4 were excluded because they did not complete this p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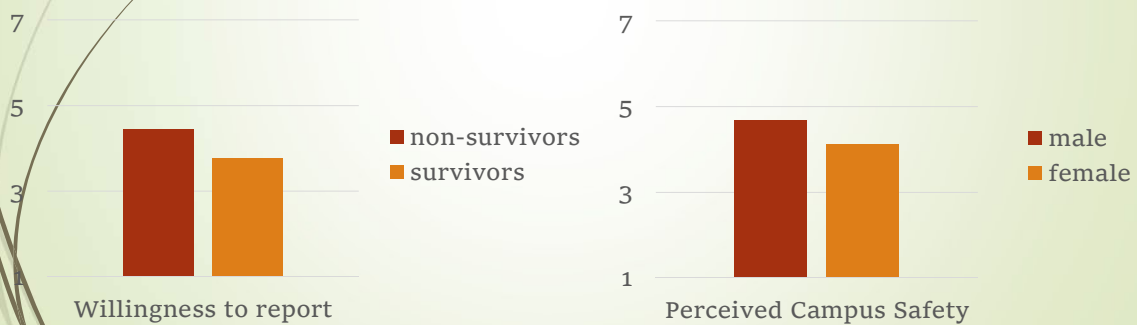


Results – Formal Reporting

- ▀ We also asked non-survivors and survivors their willingness to report to the university agencies if they experience sexual violence in the future.

Results – Formal Repor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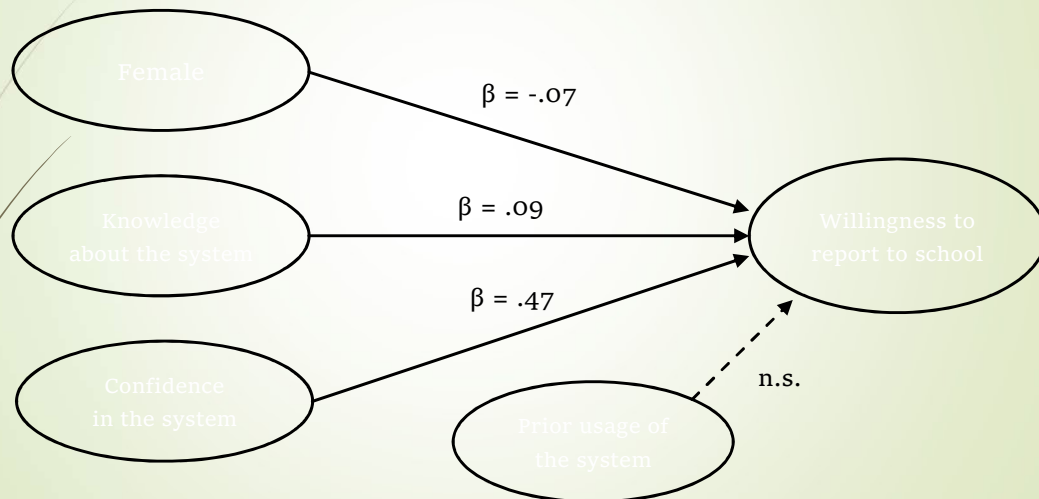
- Survivors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future victimization to school agencies than non-survivors ($t(615) = -2.34, p = 0.19$). Also, women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than men ($t(615) = 2.07, p = .04$).



Results – Formal Reporting

- A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beta = -.07, p = .046$), knowledge ($\beta = .09, p = .03$) and confidence ($\beta = .47, p < .001$) about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 prior usage of campus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 has no effect ($\beta = .01, p = .64$)
- That is, women and those who had less knowledge and/or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their further victimization to school agencies.

Results – Formal Repor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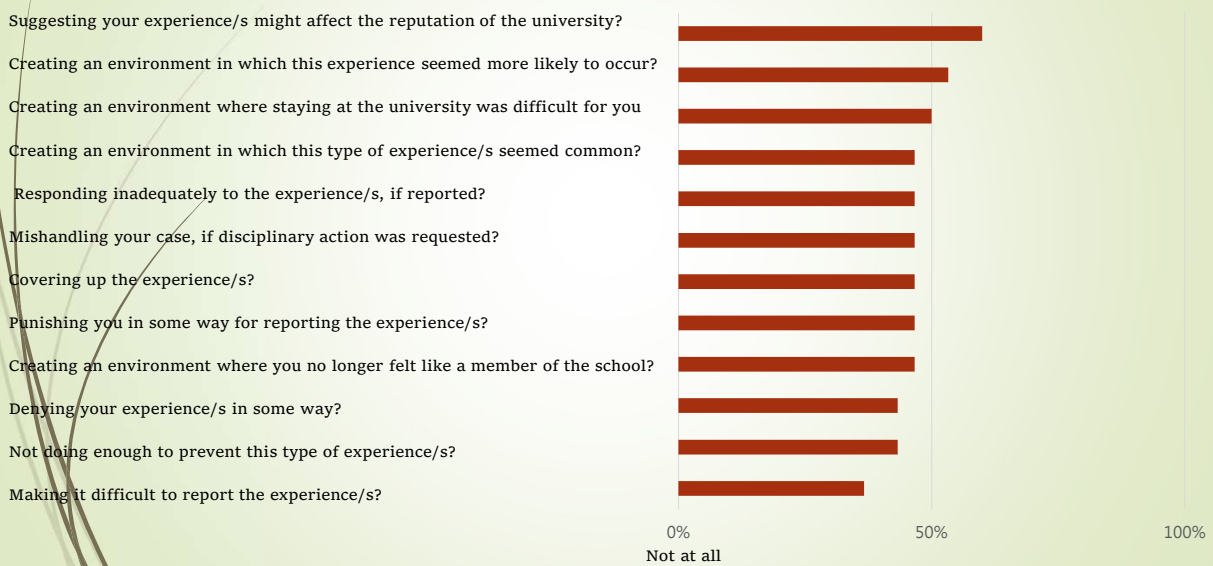
Results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 After the assault, participants may experience different kind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by the school agencies.
 - 0 = Not at all, 1 = somewhat agree, 2 = mostly agree, 3 = totally agree
 - Participants had report the universit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port the experience/s?" ($M = 1.07, 60\%$) and "Not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prevent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M = 0.97, 50\%$) the most.

• *In thinking about the experience/s, did your school play a role by*



• *In thinking about the experience/s, did your school play a role by* (Y/N)



Results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r_s = .37, p = .04$). The correlations b/w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anxiety reached marginal significant ($r_s = .32, p = .08$).

	Depression	Anxiety	Trauma	Perceived Safety
High Institutional Betrayal (n = 12)	11.92 (4.99)	13.25 (4.39)	21.58 (8.43)	7.67 (3.11)
Low Institutional Betrayal (n = 11)	11.50 (5.17)	11.70 (7.18)	22.50 (12.75)	7.30 (2.36)
Institution-unrelated (n = 8)	7.13 (4.48)	7.13 (5.61)	11.50 (10.90)	8.50 (3.11)
	.37*	.32†	.30	-.14

Results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 Institutional betrayal was also not related to the willingness to report future victimization ($r_s = -.10, p = .60$).
- The insignificant result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may be due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n = 30) of survivors. Future study should examine the effects using larger samples.

Summary of findings

1. The prevalence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mong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bout 5.5 %, and most (88%) of the perpetrator are in the university.
2. Both females and males can become victim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while the perpetrator are predominantly males.
3. Sexual assault can cause long-term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PTSD, and the lower perceived campus safety can partly explain the effects.
4.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influence male and female equally.

Summary of findings

5. Most survivors (70%) had sought help form informal sources, 23% form formal resources, and 20% had never told anyone.
6. Women, survivors, and those who had less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their future victimization to school agencies.
7. Over half of survivors felt their university had bee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port the experience/s?*" and "*Not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prevent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8. Institutional Betrayal seems to exacerbate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caused by sexual assault.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王麗容			計畫編號：106-2629-H-002-001-				
計畫名稱：校園性侵受害者受創與處置：「體制背叛」觀點分析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SWSD Conference 2018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級研究生三名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結合校園性平處理爭議事件，進行研究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再於國際會議中交流並闡述台灣經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本研究透過兩個子研究提供理解影響性侵受害者身心調適的體制性觀點之檢視。研究一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了解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侵害的盛行率、負面心理影響、求助意願，以及對校園體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二則是針對有性侵害或猥褻受害經驗的大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其願意求助或不求助的原因，以及對於校園體制的認知以及改善的建議。研究發現摘述如下：

發現一：性侵害造成受害者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以及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

發現二：70%的性侵受害者尋求非正式協助，23%曾向正式管道求助，20%從未揭露。

發現三：女性、性侵受害者未來較不願向校方求助，可說是處於多重弱勢的處境。

發現四：對於性平體制知識與信心的缺乏，造成大學生不願意向校方求助。

發現五：過半的受害者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的體制背叛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 內政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一：鑑於大學生對性平體制知識的缺乏，校園應該加強實體或網路的宣導。其中必須釐清性平體制的特性。

二：除了建立良好的通報體制，校方也應該處理對於校園體制缺乏信心的問題，以增進受害者未來的求助意願。

三：學校不應該將性暴力視為單一個案，應負起體制責任，並重新檢討其中是否包含體制背叛的問題。

(詳見報告)